

從華盛頓到北京

——中美關係解凍後的國際局勢

梅 之著

七十年代雜誌

HONG KONG POLYTECHNIC STUDENTS' UNION
PRESS COMMITTEE

香港理工學院
出版委員會
學生會

出版說明

近兩年來，國際局勢的變化圍繞着中美關係的解凍而展開，各種政治力量在分化，在重新組合。從華盛頓到北京，尼克遜的旅程只不過是橫越太平洋，但影響所及，中日關係、日蘇關係、美蘇關係、歐洲問題、中東問題等等，都發生了變化，其中還發生了一些震動世界的大事。

本書輯錄自梅之先生近年來在「七十年代」月刊上所寫的「國際專題」。它報導了上述的各方面的變化，分析了各種政治力量的經濟實力和前途，概括了近年來國際局勢的特點，和各種政治力量所集中注意的一些問題。對於關心國際問題的讀者，本書提供了近年來國際局勢發展的基本概念和線索。本書出版前，作者對各篇文章曾作了一些修改。

N61

從華盛頓到北京

——中美關係解凍後的國際局勢

梅　之著

·版權所有·

從華盛頓到北京

作　者：梅　　　　　　　之
出　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三樓
電 話：5-458564
承　印：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1973年8月初版・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目錄

從尼克遜訪華看世界五大經濟力量……一

一、服食了重藥的美國經濟——二、蘇聯的第九個五年計劃——三、從西歐六國到西歐十國——四、日本在三次震盪之後——五、中國正式公布的經濟數字——六、「五强」之外的新興力量——結束語

西伯利亞石油和日蘇關係……二二

一、爲什麽要日本「共同開發西伯利亞」——二、蘇聯自力開發進展遲緩的原因——三、蘇聯面對的石油不足困局——四、日本壟斷資本的想法——五、日本的北方領土問題——六、蘇聯企圖走杜勒斯老路——結束語

馬六甲海峽「國際化」問題……四四

一、馬六甲海峽的情況——二、日本對馬六甲海峽的覬覦——三、馬、星、印尼三國共

管聲明——四、科孚海峽事件的例子——五、蘇聯爲什麼支持馬六甲海峽「國際化」——六、海洋霸權與一九七四年的第三次國際海洋法會議——結束語

從「第三世界」看「南」「北」對抗……六五

一、前兩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情況——二、國際分工論的謬誤——三、外援搶走了資本、資源和勞動力——四、「利馬宣言」的出現——五、另外兩項因素——六、中國與「第三世界」——結束語

地球只有一個……八六

一、籌備經過——二、美日公害的嚴重性——三、工業國向外轉嫁公害——四、瑞典首相提到的「生態滅絕」（Ecocide）——五、中國有什麼經驗和意見——六、人類與環境的矛盾眞是無法解決？

朝鮮走向和平統一的開端……一〇三

一、歷史的回顧——二、經濟力量的對比——三、初步協議的內容——四、南朝鮮的轉變——五、光明的前途，曲折的道路——六、對局勢的影響——結束語

蘇聯軍官「出埃及記」……一二六
一、「不戰不和」的局面——二、蘇埃交涉的內幕——三、兩個「五月文件」的實質——四、有多少蘇聯人在埃及？——五、埃及利比亞合併——六、從蘇埃關係看蘇印關係——結束語
田中訪華的國際影響……一五〇
一、美國「舊金山體制」的失敗——二、美國希望不要這麼快——三、會引起「東南亞的雪崩現象」嗎？——四、「蘇聯努力防止中日接近」——五、美日軍約「恢復針對蘇聯」之說——六、西德同中國談判建交——結束語
不安全的歐洲安全會議……一七二
一、「西線無戰事」與蘇聯「七年之癢」——二、美國的態度如何——三、一些歐洲國家的想法——四、兩個軍事集團空前大演習——五、蘇聯依然在擴軍——六、「災難性的會議」、「無結果的談判」

從尼克遜訪華看世界五大經濟力量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遜到達北京。這是中美關係二十二年來的一個新發展。

在基辛格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中國安排此事的前三天，尼克遜在肯薩斯城發表了一篇演說，從「現在世界上有五個强大的勢力中心」，談到美國「跨出主動的一步」同中國接觸的意義。

自從肯薩斯城的演說發表以後，這五個被尼克遜稱爲「强大的勢力中心」的美、蘇、西歐、日本和中國，在經濟上又有了什麽變化呢？以下是一些初步的認識。

一、服食了重藥的美國經濟

尼克遜所說的第一「强」，一九七一年在經濟上出現了更大危機。

美元在一九七一年年底的正式貶值，使得自一九三四年以來長達三十七年之久的美元

特權地位開始破產。

這件事情表明，由於美國同西歐、日本等其他國家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再也不能要這些國家在它的周圍隨着它亂轉了。這是美國世界霸權急劇衰落的一個重要標誌。

本來，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時，美國當局爲了解救嚴重的財政經濟危機，曾經制訂了一個「新經濟政策」。但是，這個政策並沒有維持住美元的地位，只經過了四個半月的時間，就到處碰壁，而不得不走上美元貶值的途徑。

美國的「新經濟政策」在對外方面，採取了㈠暫停外國中央銀行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㈡徵收百分之十的進口附加稅、㈢對買美國機器設備的公司給予削減投資稅百分之七的優待等措施，企圖在美元不貶值的前提下，迫使其他國家把貨幣升值，爲美國承担危機的後果。尼克遜曾說：「如果美國要保持它在世界上的競爭地位，作爲病人的美國就必須服用某種非常烈性的藥，而且也要使我們在世界上的貿易伙伴服某種非常烈性的藥。」話雖如此，美國卻希望使其他的國家先行服藥，以免自己吞下那劑苦丸藥。

這個算盤並沒有打響。「新經濟政策」一經宣布，立即遭到西方各國的猛烈抨擊和抵制，美國和它的「貿易伙伴」矛盾更加增大。美國要求那些國家將貨幣大幅度升值，取消

貿易壁壘，分担美國國外軍費負担，而那些國家反過來要求美國把美元貶值，取消百分之十的進口附加稅，並且逐步取消美元作爲儲備貨幣的特權地位。大會、小會開了許多次，每一次都是爭吵不休，僵持不下，不歡而散，美國的處境十分孤立。

美國當局原以爲，「新經濟政策」即或不能爲其他國家所接受，起碼也能制止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急劇惡化的局面。但是，事與願違，美國對外貿易在一九七一年全年竟然出現估計達二十億美元的赤字，創造了一八九三年以來的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外貿赤字年；而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在一九七一年第三季度高達九十三億美元，又是一個歷史性紀錄。

在這兩個災難性的數字面前，美國看到，如果不把這一場危機應付過去，則由於西方經濟全面危機的影響，美國還會出現更大的問題，於是終於在年尾的「十國集團」華盛頓會議上，被迫同意將美元對黄金的比價，貶值百分之七點八九，同時立即取消百分之十的進口附加稅和取消鼓勵買美國貨的措施。其他國家也同意使它們的貨幣在不同程度上對美元升值。

這次調整貨幣兑換率以後，美國在短期內，可以從對外貿易方面得到一些好處，從而可能稍微緩和一下國際收支逆差。但是，由於美國的對外政策未變，它的國際收支還是一樣不能獲得平衡，美元危機就不可能消除。一九七二年年初，倫敦黄金市場又掀起了波

浪，就是一個明證。

美國的「新經濟政策」的另一個方面，是想用減稅和壓制工資的辦法來刺激經濟回升，美國從一九七〇年以來，就陷入戰後第五次經濟危機中。一九七〇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非但沒有增加，反而下跌了百分之零點三，一九七一年經過服用「非常烈性的藥」，也只不過是有了百分之三的增長。美國官方對於一九七二年的經濟情況，雖然又作了樂觀估計，認爲增長率可以恢復到百分之六，但是，美國失業率在年底已高達百分之六點一，「新經濟政策」顯然並沒有發生多大的效力。

美國自從一九三四年以來的「金元帝國」地位，在一九七一年中，由於美元貶值而出現了動搖，二次大戰後響噹噹的美元，從此一蹶不振，尼克遜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的肯薩斯城演說中曾經嘆道：「美國正遇到過去從未夢想到的挑戰。」這些挑戰都到眼前來了。

二、蘇聯的第九個五年計劃

美國的情況如此，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蘇聯在一九七一年四月舉行了蘇共第二十四屆代表大會，又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舉行了最高蘇維埃會議。這兩次會議，都是以經濟問題作爲討論的重點之一，爲第九個五年計

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作出安排。

但是，世界局勢的發展，衝擊了克里姆林宮的陣脚，使得蘇聯當局在下半年顯得手忙脚亂。從八月到十一月初旬之間，號稱爲「三馬車」的蘇聯三名最高領導人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活動，行程包括了東西歐、南北美和亞洲的許多國家。據西方報刊分析，由於外交上出現了被動狀況，國內問題只好暫時擱在一邊，這就使得最高蘇維埃會議對於新的五年計劃的最後安排，延遲了兩個多月之久。

第九個五年計劃已經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初公布出來。這個新計劃的內容，等於宣布了蘇聯從一九六六年開始推行的「新經濟體制」的失敗。

「新經濟體制」最核心的東西，便是「利潤第一」的物質刺激。它把資本主義的法則，推廣到蘇聯整個國民經濟中，起着統帥一切的作用，工業、農業、商業都因而發生了很大變化。

物質刺激帶來了極爲明顯的惡果，到了一九六九年，便告百症齊發。那一年，蘇聯國民經濟各項指標的增長率全面下降，工業的某些主要產品的產量，甚至農業總產值反而低於一九六八年。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兩年，雖然極力挽救，工業產值增長率也只能達到一九六八年水平。農業產量雖稍見好轉，但要求集體農莊劃出一定期間將土地作爲莊員私有

進行耕種的聲浪越來越高，對於集體制就造成了更大的威脅。

蘇聯的第八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實際就是「新經濟政策」實行期間。這個五年計劃原要求農業增產百分之二十五，結果只增產了百分之二十；原要求工業生產資料（指機器）增產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結果只達到增產百分之五十；原要求工業消費資料（指日用品）增產百分之五十二，結果只增產了百分之五十一。

蘇聯在這五年之中，自稱軍費增加比例不多。但是，它的國防預算編制，僅包括軍餉、作戰經費及軍事訂貨等等；新武器研究費用和軍需工業的費用都隱藏在其他預算項目之中。軍事工業始終是重工業的重點。據外國記者報道，在十月革命閱兵時，蘇聯的新式T—六二型戰車整隊轔轔而過，操縱自如，而普通汽車在嚴寒之中，引擎一再難以立即發動。兩相對比的鏡頭，看在各國武官眼中，印象甚爲深刻。（「每日新聞」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莫斯科電）

根據蘇聯中央統計局發表，美蘇兩國在一九七〇年的各項經濟力量對比，如以美國各項數字爲一百，則蘇聯所佔百分比如下：

國民收入，六五；工業生產，七五；電力，四二；鋼，九四；水泥，一四七；化學肥料，九一；農業（此項爲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平均），八五—九〇；棉布，一〇

一。

至於兩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有對比數字。據英國戰略研究所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軍力均勢」一文中估計，美國爲九千八百億美元，蘇聯爲四千九百億美元，恰爲二與一之比。

蘇聯國內生產停滯情況，以及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在經濟上也遭受到嚴重挑戰，爲克里姆林宮敲響了警鐘。勃列日涅夫在第九個五年計劃裏，已經提出了「到一九七五年、工農業趕上現在的美國水平」的口號，即將工業的一百（美）與八十五（蘇）、農業的一百（美）與八五—九十（蘇）的差距縮短。西方報紙分析說，這句口號，本來是赫魯曉夫下台時所被批判的內容之一，没想到現在又被重新提出來了。

有人認爲，這是蘇聯進一步與美國爭作世界霸主的另一反映，故此不惜再用這一口號向全世界作此表示；但也有人認爲，這是在「新經濟政策」的物質刺激失敗之後，不得不重新尋找一個精神刺激的目標。自一九五六年以來，不論是赫魯曉夫在位也好，勃列日涅夫在位也好，蘇聯經濟始終未見抬頭。五年看頭年，這個新計劃結果到底如何，到了年底年初也總會有端倪可見。

三、從西歐六國到西歐十國

尼克遜提到的另一個力量是西歐。

從一九五九年以來存在的西歐國家對峙局面在一九七一年打破了。經過多年談判，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英國加入西歐共同市場一事終於成了定局。

不僅英國終於放棄了同美國的「特殊關係」而加入共同市場；丹麥、挪威、愛爾蘭也將隨同進入。過去一直存在的「西歐六國共同市場」這一個固有名詞，即將正式改變爲「西歐十國共同市場」。這個地區將有二億六千萬人口，一億多噸的鋼鐵產量，有六千四百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後來正式簽字時，挪威退出，成爲「西歐九國共同市場」。）

在戰後以來，西歐國家的領導人，一直就有兩種政治思想。這兩種政治思想的交鋒，到了五十年代，就更加趨於顯著。

一種思想，可以用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爲代表。他的外交政策一向是以發展美英「特殊關係」爲重點，希望依靠美國的力量來維繫英國的殖民體系，抬高其國際地位；同時，他也希望位在西歐大陸上的國家，隨同英國行動。這二十幾年來，英國政府雖然由保守黨、工黨輪流執政，但所執行的路線，大致不出邱吉爾政策的窠臼。

另一種思想，則可以用前法國總統戴高樂爲代表。他不滿意於美國對西歐國家的頤指氣使的態度，主張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脫離美國而獨立，另組一個介乎美蘇之間的歐洲集團力量。

組織西歐集團的設想，英國和法國雖各有藍圖，但由於目標不同，就無法取得一致。一九五九年，在法國倡議下的西歐六國「共同市場」，由法國、西德、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組成。緊跟着，在英國倡議下的歐洲七國「小自由貿易區」也由英國、丹麥、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奧地利組成。西歐十三國的對峙局面於是出現了。

長年對峙結果，逐漸在具體問題上表現出來。主張擺脫美國覊絆的共同市場顯現了發展，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驚濤駭浪中，還能維持住一定的增長速度；相反，跟在美國後面亦步亦趨的小自由貿易區，就越來越爲捉襟見肘。一九六七年的美元危機時，英鎊反而成了犧牲品，被迫貶值一成餘，就是很大教訓。

英國當政者雖然把美英「特殊關係」放到重要地位。但多年以來，由於美國在主觀上總是首先考慮自己的霸主權益，而客觀上，美國的世界霸權又在急劇削弱，英國的依附美國政策不僅沒有得到預期效果，反而使自己的國際地位更加低落，經濟也越來越困難。爲此，在六十年代時，英國就開始在西歐尋求政治和經濟出路，要求加入「共同市場」，但

由於英國還不願意完全放棄美英「特殊關係」，英國兩次申請加入「共同市場」的要求，都被戴高樂饗以閉門羹。

一九七一年，由於國際形勢的進一步發展，英國終於做出了最後決定，放棄了在戰後長達二十五年但已名存實亡的美英「特殊關係」，同法國一起宣稱要建立「歐洲人的歐洲」，同「共同市場」達成了英國加入的協議。這是西歐局勢的一大變化。

一九七一年年底，英國首相希思和美國總統尼克遜於百慕達島的會談，進一步表明兩國之間的「特殊關係」已經消亡。儘管尼克遜在講話中十分强調保持兩國的「特殊關係」是「必要的」，希思却閉口不提此事，而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也只提到了美英兩國的「自然關係」。

英國「衛報」用這麽一段話把這件事作了畫龍點睛的描述：兩國「政治家之間的特

附表一

西方各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

	一九七〇年（百分比）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估計）
美	負〇・三	三	六
英	二・二	一・五	三・五
法	五・九	五・五	五・二五
日	一〇・七	四・七五	六
西德	五・四	三・五	二
意	五・二	〇・五	二・二五
加	三・三	五・七五	六

殊關係早已不復存在，但是爲了一個實際的目的，現在必須宣布它已經死亡」。

四、日本在三次震盪之後

被尼克遜稱爲美國的經濟上「强大競爭對手」的日本，在一九七一年經歷了三次震盪。第一次震盪，七月中旬有關尼克遜訪華的宣布。第二次震盪，八月中旬美國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宣布。第三次震盪，十月下旬聯合國通過恢復中國合法席位。

第三次震盪是美日共同嘗到的苦果。第一、二次震盪，則是美國完全撇開了日本這個「亞洲盟友」而逕行宣布的行動。這三次震盪，充分表現了美日之間既有共同利益、而又有利益衝突的矛盾關係。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早已經刋載了一篇以「美國對日本担心的背後」爲題的文章，提出了「今日的伙伴，明日的仇敵」的觀點。現在看來，美日的伙伴關係繼續存在，敵對的關係不過是剛剛開始，然而，矛盾越來越多，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日本三菱銀行總裁田實涉最近在對記者分析日本經濟情況時承認，日本的不景氣從一九七〇年七月起已經持續了二十幾個月，而其中，美國的「新經濟政策」的宣布，更加是

沉重的打擊。

日本政府所遭受的第二次震盪，就是在這一情況之下出現的。當時，東京官方還在宣傳，日本經濟可能在年尾開始好轉，没過幾天，尼克遜的「新經濟政策」突然宣布，一來是把日本官方的樂觀空氣吹得無蹤無影，二來是表示了美日之間存在着很大隔閡，使自視爲「經濟大國」又兼「政治大國」的日本很下不了台。

在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官方曾經有一個規劃，希望以百分之十點六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持續向前發展，使目前的兩千餘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在到了一九八〇年時到達五千億美元左右。到了那時，按人口計算，日本的經濟水平就達到了美國的水平。

但是，到了一九七一年，就出現了不大如意的局面。由於不景氣不斷持續，美國又將經濟危機强行轉嫁，日本在這一年中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只達百分之四·七五。據日本「經濟學人」雜誌最樂觀的估計，一九七三年的增長率最多只能恢復到百分之六。

最近幾年來，由於日本經濟不斷向外擴張，它的貿易對手在感到壓力之餘，便不斷給予新的綽號。「經濟動物」或「經濟畜生」的稱號已告過時，「日本株式會社」（把日本整個國家當作一個股份公司）、「新猶太人」（喻其比猶太人還會賺錢）的名稱，從太平洋對岸一一送到。

尼克遜「新經濟政策」宣布之後，感到最大壓力的是日本。因爲美國强迫日圓作大幅度的升值，美國的百分之十進口附加稅，對於大量依仗對美輸出的日本經濟，都有極大影響。

在一九七一年年度（一九七一年四月至一九七二年三月）裏，日本的鋼產由上年度的九千三百萬噸跌至八千八百五十五萬噸。電機、石油化學和有色金屬工業部門減產百分之二十左右，化肥工業減產百分之二十五。被美國壓制得最重的紡織工業，已經陷入了蕭條境地。

附表二

一九七一年度各國鋼產增減表

	增減	百分比
中國（全年）	增	十八
美國（頭十個月）	減	七
日本（全年）	減	五・一
西德（全年）	減	十・五
法國（全年）	減	三・八
意大利（頭十個月）	減	三・二

美國對於它在亞洲的盟國採取如此手段，無非是用經濟上的措施，來作政治上的運用：在經濟上，要日本人民分担美國經濟危機的惡果，在政治上，要日本亦步亦趨，以防「今日的伙伴，明日的仇敵」的惡夢再度重現。一九七二年元旦剛過，佐藤再度越過太平洋，往晤尼克遜，兩人所發表的共同聲明，就充分證實了這一情況。

五、中國正式公布的經濟數字

尼克遜在講話中提到的「將成爲一個龐大的經濟力量」的中國，在他於二月二十一日到達北京時，工農業生產情況達到了一個什麼地步呢？

最近的北京正式文件上提到了幾個數字，在這裏可以作爲參考。

第一個數字是個比例數，它表現的是工農業總產值。與一九七〇年比較起來，一九七一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

關於全國性的生產總值，中國的計算方法和西方有所不同，這一點，美國記者斯諾在他發表的與周恩來總理談話的紀錄中，已經用附言方式作了分析。據他估計，「中國一九七〇年的工業、交通運輸業和農業總產值大約爲一千二百億美元。然而，沒有任何可靠指數來把中國的『產值』按照西方的方法換算成『國民生產總值』。這是因爲西方的計算方法是把勞務價值計算在內的，而中國則以工農總產值爲限，不計勞務。」

按照斯諾所提及的一千二百億美元來推算，則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的一九七一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乃是一千三百二十億美元。

從絕對數字來看，正如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講話中所說，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經濟還比較落後。基數雖略後，人們却注意着表示發展速度的經濟增長率。

上文已經提到，西方經濟一九七一年是遍吹淡風的一年，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普遍不景。美國是百分之三，日本是百分之四點七五，西歐最高的法國是百分之五點五，最低的意大利則是百分之零點五。蘇聯的情況也是如此，它的經濟增長率，一九七一年下跌到百分之八，一九七二年還要跌至百分之六點二。

因此，中國的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長，在尼克遜所提及的幾大經濟力量中，就顯得比較突出。如果這種速度能夠長期維持下去，在七年多的時間內，工農業總產值就能翻上一倍。

北京文件還提到了一九七一年的糧食產量和鋼產量。這是農業和工業情況的主要指標數字。

一九七一年的農業是自一九六二年以來的連續第十年豐收。這一年的災情雖較重，但糧食產量仍比大豐收的一九七〇年又有增長，達到四千九百二十億斤。

回憶一九四九年時，中國的人口是四億七千五百萬人，糧食總產量是二千一百幾十億斤。如今，中國的七億五千萬人口比當時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中國的四千九百二十億斤糧食總產量却比當時增加了一點三五倍。

中國的糧食增長率比人口增長率快了一倍有餘，這對於爲中國糧食問題感到「担心」

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信徒，是個很有說服力的數字。

一九七一年的鋼產量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達到兩千一百萬噸。

和美國、日本的鋼產量比較起來，這個生產量是小的，但是，人們也不能不回顧一下過去的情形。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鋼的最高年產量是一九四三年，年產九十多萬噸，到了一九四九年時，只跌剩了十餘萬噸。用兩千一百萬噸與十餘萬噸比較，增加了百餘倍。

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羅德里奇在一九七一年歲暮時這樣寫道：「在一九七一年臨近結束之際，中國在經濟方面顯出一派繁榮景象，和它的外交活動相配合……經濟顯然取

附表二

中國一九七一年工農業生產發展情況

項目	產量	增長率（百分比）
糧食	四千九百二十億斤	
鋼	兩千一百萬噸	一八
鋼材		一五
生鐵		二三
原油		二八
天然氣		二五
煤		八
發電量		一八
水泥		一六·五
化肥		二〇·二
冶金設備		六八·八
礦山設備		二四·七
鐵礦		二六·一

得相當的躍進。」各國評論員也大都根據同樣的看法，推測中國的對外貿易還將有新的發展，而成爲各國爭取的對象。

澳洲記者貝芝在分析中國經濟情況時，提出了一個與衆不同的看法。他在美國「前衛」週刋上發表的文章這樣說：「中國正以最樂觀的心情邁入新的一年。這種清醒的樂觀不僅是基於已取得的實際成就，而且是基於對未來艱巨任務的明確體會。」

六、「五强」之外的新興力量

尼克遜在他的演說中只强調了五個經濟勢力，但是，人們在他所見的世界現勢之外，還看到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新興力量正在抬頭，那就是第三世界的力量。

從目前的經濟實力來說，位在亞非拉三大洲的第三世界國家所佔的比重也許並不很多，但是，人們都知道，這些國家擁有大量的寶貴資源，這是美國、日本等國所不得不進口的原料來源。如果這些國家採取了拒絕出售石油、銅、錫、農產品、稀有金屬等等重要資源的措施，那麼，那幾個自詡爲世界上强大經濟力量的國家，都將受到嚴重的打擊。

因此，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拉丁美洲秘魯首都利馬舉行的利馬會議，就值得特別注意。這個會議，原來被稱爲「七十七國集團會議」，因爲第一次開會時，有第三世界的七十七

國參加。在利馬會議舉行時，又有十八個國家參加進來，它已發展爲九十五國會議了。

這九十五個國家，除南斯拉夫一國之外，都是來自亞非拉三大洲。它們代表着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七二，世界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九點八。但是，它們的總收入只佔世界總收入的百分之九點二。

這幾個數字具體地表現出世界現狀的不平。美國只佔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一五，却佔有世界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二。如果加上歐洲，那麽，只佔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十八點七二的歐美「富」國，就佔有世界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八點二。我們還不該忘記，在亞非拉國家的總收入中，有一些根本是屬於西方資本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本已是不合理的現象，更何况本來是富有的第三世界，却因長期處在外國資本的掠奪之中，成爲貧窮落後的地區。爲此，利馬會議響起了必須進一步改變現狀的呼聲。

說必須進一步改變現狀，那是指已經有若干國家採取了具體的行動。這幾年，一個保衛資源的聯合陣線正在逐漸形成。石油、銅、咖啡、橡膠等原料輸出國都在聯合起來，爲自己的經濟利益而展開行動。

其中，最受注意的是一九七一年的石油戰。亞非拉石油輸出國爲提高原油標價和石油

稅率，相互支持，一致行動，挫敗了美國的壓力，打破了西方石油財團幾十年來壟斷這些國家原油標價的特權，並且迫使西方石油壟斷公司不得不把石油稅率從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這一戰打了下來，鼓舞了其他原料輸出國對西方國家的掠奪和剥削進行抗爭的信心。

利馬會議則又從資源方面的着眼點向前推進了一步。它的决議既號召每一個國家維護本國資源，並將其使用在本國經濟的發展上，也具體要求，應該舉行一次由全世界國家共同舉行的貨幣會議，藉此打破由十國集團决定西方貨幣一切命運的壟斷，以免因美元不穩而引起的危機被無端端地加在它們的頭上。

利馬會議的成就引起各方面注意。美國「前衛」週刋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專文說：「第三世界正在設法尋求對世界的收入和經濟資源，進行比較合理的分配。有關這項努力的第一次考驗，將於一九七二年四月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出現，屆時世界的『富』國和『窮』國都將出席第三屆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第三世界的『七十七國集團』，屆時世界經濟和政治集團就可能要進行一次重大的調整。」

「紐約時報」一九七二年元旦以「金錢、貧窮與和平」爲題發表社論，一方面指出：「北美、西歐和日本十二名經濟學家警告，儘管工業十國已就金融、貿易問題達成協議，但

一個更嚴重的危機還可能出現。」另一方面，社論也承認，「十個『富』國的華盛頓協議一言沒有提到貧窮國家，這十二名經濟學家認爲，應該採取有關改革措施，加强對匱乏國家的聯繫。」

所謂「貧窮國家」和「匱乏國家」，指的就是第三世界中的中小國家。尼克遜雖然不把它們看在眼內，但是，美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一二十年中，又何嘗把中國的經濟放在眼內呢？

世界正在急劇的變化。過去不能想像的事，現在出現了；過去的微小力量，現在壯大了。有些人的思想始終落後於現實，那就是因爲他們看不到新生事物的發展。

結束語

進入七十年代以來，西方就有了「美蘇中三角關係」的論調；到了尼克遜肯薩斯城演説發表後，國際間又有了「五極外交」的説法。這「五極外交」之稱，説起來不過是一種靜態的看法，並沒有把新生事物考慮在內。

中國是個大國，但絕對不是超級大國。中國雖然有七億五千萬人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但由於近百年來的歷史關係，經濟上還比較落後，中國屬於正在發展中的國

家。

世界正處在大變動過程中。各方面經濟力量的發展和變化，是上升，還是下降，將是更值得以極大興趣加以密切注意的事。

西伯利亞石油和日蘇關係

在美國總統尼克遜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達北京的同一天，東京也有一項日蘇會談開始。這就是以共同開發西伯利亞西部秋明油田爲主題的日蘇經濟聯合委員會的第六次年會。

年會年年有，今年大不同。在表面上看來，蘇日這次例會只是每年一度的經濟會談，但是不容否認，它却有着更加特別的意義。這是因爲，在這次年會舉行之前，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主動地打破五年來的僵局，在新年過後到達日本，與佐藤政府會談。他們在會談之中，就開發油田問題先行取得了協議，然後才將此事交給日蘇經濟聯合委員會進行具體安排。由此可見，對於西伯利亞石油的開發，與其說是兩國之間的經濟問題，毋寧應該說是兩國之間的政治問題。

蘇聯爲什麼要以石油爲重點來闢發西伯利亞？爲什麼要拉攏日本去共同開發？又爲什麼在這一時刻迫不及待地邀請日本趕快去共同開發？

要提出這幾個問題的答案，就不得不把二月二十一日同時出現的北京中美會談和東京日蘇會談放在一起來衡量了。

一、爲什麼要日本「共同開發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是一塊廣袤的未開墾處女地，蘊有極爲豐富的資源。

與蘇聯歐洲部分比較起來，西伯利亞的面積幾乎是前者的三倍。就是把美國、墨西哥兩國國土加起來，也只及西伯利亞的三分之二。據近年的調查，那裏盛產石油和天然氣，煤的蘊藏量幾佔蘇聯全國蘊藏量八成五，水力約八成，鐵礦約五成三，非鐵金屬約八成，木材約八成。

西伯利亞地廣人稀，在偌大的土地面積上只有二千五百萬人口居住。蘇聯當局千方百計鼓勵蘇聯人口到那裏去安家落户，繁殖人口，開墾荒地和發展工業，但是，在過去十年間，西伯利亞人口不但毫無增加，反而減少了七十三萬人。

開發西伯利亞的口號，是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時提出的，直到現在，成效始終不大。一九七一年三月舉行的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又把這句口號着重提出，希望作爲今後工作的重點。

蘇聯一再强調這個問題，有它的許多考慮。裏面有經濟原因，當然也含有政治、軍事因素在內。

近年來，蘇聯經濟發展停滯，克里姆林宮因此打算，把開發西伯利亞作爲手段，刺激經濟發展，無論從短期和長期來看，都有好處。蘇聯科學院院士尼古拉索夫在一九七〇年十月發表的「區域性經濟平衡問題」一文章，企圖從理論上說明這件事。

尼古拉索夫筆下的區域性經濟平衡，指的就是西部地區（蘇聯歐洲部分、烏拉爾地區）與東部地區（西伯利亞、遠東、中亞細亞）間的經濟關係。他主張東部地區應當着重於動力（包括電力與燃料）的開發，同時建設爲開發西伯利亞用的鋼鐵基地和機械工業基地，西部地區則在原有基礎上逐漸減少依靠大量電力的生產，這樣，蘇聯全國的工業構造就將發生巨大變化。他最後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〇年間的十年中完成全盤設計，並着手進行。

一個國家開發本國的資源，本來是主權範圍之內的事。但是，蘇聯這樣的安排，却分明與它的爭奪霸權世界戰略有關，再加上它不擇手段地使用對日本壟斷資本開放門户、大量拍賣資源的辦法，來加速開發西伯利亞，這就更加顯示出來，這一部署暗含着特定的目標和特定的時間表，力求如期如願完成。

蘇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曾遭遇到十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日本帝



國主義出兵七萬五千人，佔領西伯利亞東部，在那裏一直盤踞了三年多，刧掠了大量木材、煤炭，才被迫撤兵，蘇維埃人民爲了保衛祖國領土，曾付出了鮮血的代價。而現在的蘇聯當局竟然完全忘記了五十年前的這段歷史，主動地把大量資源，送到日本壟斷資本的眼前了。

蘇聯首次把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問題向日本提出，是在一九六六年三月蘇日經濟聯合委員會第一次年會上。日本從那時起，就擺出了高姿勢，利用每一次經濟會談的機會，一樣一樣地提出要求，蘇聯也就只得一樣一樣地讓步。一九六七年，蘇聯開放了西伯利亞天空，准許日航舉辦航線直飛莫斯科；一九六八年，蘇聯準備開放北冰洋航線，希望

日本商船經北線駛往列寧格勒；一九六九年，日蘇達成了西伯利亞木材協議；一九七〇年，蘇聯又邀請日本助建納霍德卡港以北的蘭格爾港。此外，蘇聯還向日本提出了烏德坎銅礦、庫頁島天然氣、烏拉爾鎳礦的共同開發，其條件，都是由日本進行投資，將來由蘇聯以開發出來的天然氣、銅、鎳來償還。

當時，蘇聯已經把西伯利亞西部的秋明油田開發問題向日本提出，但日本並沒有表示最大的興趣。這種情況，與日本的石油壟斷資本同美國石油壟斷資本有密切聯繫有關。蘇聯在其他方面向日本提出了上述許許多多利益，其目的就是要吸引日本在秋明油田工程上進行一筆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投資，把秋明油田生產出來的石油，通過油管，沿着中蘇邊境，一直輸到伯力、海參崴，這才是主要目標。

蘇聯的目標，固然是希望以秋明油田這項巨大工程來帶動西伯利亞經濟的發展，但是，更大的原因則是政治上的考慮。第一，它希望把日本壟斷資本勢力拉進西伯利亞，希望日本在中蘇問題上與蘇聯站在一起。第二，它希望藉着與日本的經濟聯繫，用蘇日關係來牽制美日關係和中日關係。除此之外，人們還必須從軍事角度來衡量問題。蘇聯那時已經在西伯利亞增駐了大量軍隊，進一步對中國進行軍事恫嚇，蘇聯的太平洋艦隊也加强了在從鄂霍次克海到印度洋的活動，爲此，這些軍隊所使用的石油，最好是就地取材，而不要把

運輸線拉得過遠。

因此，蘇聯對西伯利亞的開發，在表面上掛的招牌雖是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却分明是隱藏着政治、軍事目的的戰略部署。

二、蘇聯自力開發展進遲緩的原因

西伯利亞雖然蘊藏着如此龐大的資源，一九五六年的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也開始提出了「動員東部地區資源」的號召，但是，這十幾年來的開發工作，進展絲毫不大，其原因何在呢？

這裏，先看一看蘇聯方面自己的解釋。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日的蘇聯「消息報」，刋載了該報派駐新西伯利亞市記者的一篇通訊。通訊提出，開發西伯利亞的困難，存在於三個方面：運輸工具不足、氣象條件太差、勞動力不足。

關於運輸問題，通訊寫道：「對於西伯利亞地區地下資源的調查，在想像以外的廣大地區，而且完全没有道路的地方進行。人員和行李雖然可以由直昇機運到出發點，加速作業的進展，但機械設備和有關文件就難以由空中運輸或地面運輸。特別是沉重、巨大的鑿

岩鑽井設備就更加難以處理。一般來說，夏天（由於泥淖和洪水）根本無法運輸，這些設備用過之後，便只能拋棄在密林之內，等待冬天的到來。」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日的「真理報」，發表了該報突擊檢查組的報告，也說在濕地密林地區內的機械化工作隊只在冬天工作。

至於氣象條件，「真理報」認爲是難以克服的困難。它指出冬天是零下數十度的酷寒，夏天則是泥海一般的濕地和漫天飛舞的蚊羣，除了廣大人跡未到的龐大密林之外，還有北方特有的凍土問題。該報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報道說，「關於凍土的深層構成、物理性質以及地下的一般情況，還沒有充分研究。因此，怎樣打井，怎樣開採石油和天然氣，怎樣鋪設油管和建築公路，都還難下決定。」

至於勞動力的不足，蘇聯在這方面很是强調，因爲，克里姆林宮一直還沒有拿出具體的辦法，來對西伯利亞的工廠、礦山、森林地帶供給穩定的人手。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報告書曾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不把勞動力輸送到西伯利亞，則東部地區的龐大資源就無法得到很好的開發。」

上述的「消息報」通訊提供了有關這方面的一些具體數字。它說：

「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八年間，每一千人中有十八個人離開西伯利亞。一九六一年

到一九六八年間，勞動力的流出就更加有了顯著增加。西伯利亞人口流出的主要原因是對生產和消費的基本投資的不平衡。例如，蘇爾古特（在西伯利亞西部油田附近）的對生活文化設備的投資，只及工業建設的十分之一。

「男女人口的比例也被忽視。女人的事被忘記了。

「由於休假旅行的費用高，衣食費用也高，西伯利亞的工資毫無好處。得失既然大致一樣，人們當然要向實際工資高的地方流動。主要說來，由於生活設備的缺乏和不足，因此人們並不願意移居西伯利亞，而是願意遷離西伯利亞。」

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的「真理報」，刊登洛里爾斯爾克通訊員的通訊，也承認這個新興城鎮甚至出現了幹部流動的慢性病。一九六九年中，有一萬九千名幹部調至該市，却有一萬八千五百名幹部離開該市。離開的人有一半是不滿一年的工作人員。該市每接納一名工作人員，要付出二百二十盧布，因此，每年單是這筆費用就甚爲龐大。該報說，今後如不興建更多的住宅，就更難維持幹部長駐了。

「真理報」還刊載了科學院通訊院士的一篇論文，題目就是：「誰繼續來西伯利亞調查地質呢？」文章裏面提到幹部不足，而且流動性太大的苦惱。他們說，年輕的地質學家來到西伯利亞，學會了實際經驗之後，就一定會到莫斯科那邊去。因此，他們提出了何以

爲繼的疑問。

除了「消息報」提出的三項困難理由之外，前文提到的蘇聯科學院院士尼古拉索夫的文章還提出了機器設備問題，希望用新式設備去抵銷氣候嚴寒、勞動力不足的因素。他說：「對新區的開發和利用，是先進技術地區的重要課題。怎樣把毫無交通網、而處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下的貴重資源開發出來，就需要生產使用最少勞動力的生產設備和運輸工具。」然而，文氣至此一轉，暗示蘇聯就是有技術可以製造這些新設備和新機器，但還需要使用相當的時間和大量的資金，因此，「利用外國的技術，反而經濟實惠，迅速有效。」這就爲導入日本資金和技術作了心理準備。

以上這些，便是蘇聯官方爲開發西伯利亞工作所遭遇到的困難而作出的解釋。人們看到這些原因，却不由得進一步想起，儘管自然條件的惡劣是真實的，蘇聯現在的幹部却顯然缺乏了早期的爲祖國獻身、人定勝天的工作精神，有的却是對高工資的追求，和對生活設備房屋住宅的渴望。這顯然是蘇聯近幾年來一切以「利潤掛帥」、進行「物質刺激」的結果。

三、蘇聯面對的石油不足困局

蘇聯目前遭遇到的石油不足的困難，從一九七一年三月舉行的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

會、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舉行的最高蘇維埃會議的報告中，已經清楚地反映出來了。

根據這兩項報告已訂定出來的「發展國民經濟第九次五年（一九七一——一九七五）計劃」，西伯利亞西部油田（秋明油田）的開發，列爲重點項目，而且具體規定，到了一九七五年，秋明油田的原油產量必須增加到一億二千萬到一億五千萬噸，比該地的一九七〇年的三千二百萬噸產量要提高三倍到四倍。

蘇聯一九七〇年的石油產量，一共是三億五千三百萬噸，比起一九六九年的產量只增加了百分之七。但是，石油是工業的關鍵環節之一，石油產量的增長率如果每年達不到百分之九，則工業產量的增長率連維持百分之七都有困難。

蘇聯自己發表的一九七〇年工業產量增長率是百分之八·三，把這個百分比與石油增長率的百分比來對照一下，事實已經清楚地表現出來，蘇聯的石油已有供應不足的傾向。這一傾向，不僅牽連到蘇聯自己，而且牽連到圍繞在蘇聯身邊的那些東歐國家。

據西方有些評論員分析，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的起因，捷克人民不滿蘇聯的干涉固然是主要原因，蘇聯對捷克所需要的石油不能充分供應也是因素之一。自一九六七年夏天開始，由於蘇聯不能將原已規定數量的石油輸送至捷克，捷克人民生活受到極大限制，早已起了反感。這些國家的經濟停滯，也都與石油不足有關。

第九個五年計劃規定，蘇聯的石油生產要在一九七五年達到四億九千六百萬噸的年產量，即比一九七〇年產量提高四成。這項增產任務的主要依靠，即要靠西伯利亞秋明油田的大增產。按比例數字來說，即全國石油增產量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要由秋明油田負担起來。秋明油田產量在全國產量中所佔的比重，要由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九左右，提高到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單是這幾項數字，便已經反映出蘇聯官方對於秋明油田是如何重視。

按照上述計劃，秋明油田產量在今後五年間要提高一億噸，每年平均提高量達二千萬噸，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增產數字。但是，西方有一些人分析，就算這個規劃能夠實現，由於需求的不斷增加，而東歐國家又完全依仗蘇聯石油，蘇聯和這些國家今後還會在石油問題上遭到重大困難。

據一般估計，在西伯利亞低地進行開發，由於冬季酷寒、夏季又遭到泥濘和洪水，困難甚多，投資效率很差。據說，就是西伯利亞開發條件最好的地方，所需要的投資也比蘇聯歐洲部分多出兩倍，接近極地的地方，成本就更高。

現在，蘇聯極力拉攏日本壟斷資本投資，希望他們協助解決秋明油田向東鋪設油管的工程，關於這一點，有待另述。它的另外一個辦法，便是通過華沙條約組織附屬的「經濟

互助委員會」，來壓迫東歐國家向西伯利亞投資。

但是，蘇聯同東歐國家之間，由於石油價格問題，早就存在着磨擦。一九六七年時，蘇聯向外發售的石油存在着兩種價格。它賣給法國、意大利、日本等國的價錢，每噸約爲十點二五美元，但是賣給波蘭的價錢是每噸二十一點九七美元，匈牙利是二十點三六美元，捷克是二十二點五八美元，比起賣給資本主義國家的價錢約貴出一倍。這些國家由於手中外滙都是蘇聯盧布，只能滿肚怒氣忍受這一高價勒索，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一九七〇年底的波蘭事件，未必不與石油問題有關。

從以上的事實來看，蘇聯對於西伯利亞西部的油田產量期望甚殷，對於日本壟斷資本的期望也就更加急切了。

四、日本壟斷資本的想法

一九七一年年底，蘇聯特別把日蘇經濟委員會的日方石油委員會負責人今里廣記邀到莫斯科去，跟他「懇談」開發秋明油田問題。不僅將秋明油田的技術資料一一攤給今里廣記過目，而且提出了希望援助的項目，以及蘇聯給予的「報酬」。今里廣記回到日本之後，便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個書面報告。

這個書面報告名爲「秋明石油開發輸入計劃和庫頁島大陸棚石油探查計劃」。內容大致分爲三個部分。一、蘇聯對於秋明油田的期望；二、日蘇經濟委員會的日方石油委員會的設想；三、庫頁島大陸棚石油探查工程。

據今里廣記從蘇聯官方得來的資料，蘇聯認爲秋明油田蘊藏着石油達四百餘億噸，其中以低度硫磺、中度石蠟的輕質原油居多。這個油田於一九六四年開始開採，一九七一年年產量達四千五百二十萬噸，至一九七一年十月底爲止，該地區已有十二個石油礦床在開採中。

與石油資源開發的同時，以西伯利亞西部低地爲中心的油管建設工作也在進行之中。第一條油管鄂姆斯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伊爾庫次克的油管（長二千五百公里）已輸油，第二條亞歷山大羅夫斯科耶—伊爾庫次克的油管在籌劃中。目前的最大問題是怎樣把到達伊爾庫次克的石油輸送到四千三百公里以東的太平洋港口納霍德卡和海參崴。

如果用鐵路運輸的話，則根據蘇聯的資料，從烏拉爾山脈每運一噸石油製品到達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界處的哈巴羅斯克（即伯力），約需十一美元，成本太大。因此，蘇聯急需從伊爾庫次克鋪設伸展到太平洋的油管。這便是蘇聯對日本所期望的工程了。

日本石油委員會據此，提出了一項設想，即準備接受蘇聯方面的邀請，給予鋪設這四

千三百公里油管的援助，用分期付款方式供給必要的鋼管、泵油設備，其他器材及日用品，但代價是完工之後，蘇聯必須將秋明油田的石油供應二十年，每年三千萬噸到五千萬噸。（二十年即六億噸到十億噸）

按照該委員會推算，如果只協助蘇聯鋪設四千三百公里油管，需要投資十六億二千七百萬美元；如再協助建設納霍德卡港石油海運基地，則需要投資共爲十七億美元；如再協助改進秋明油田到伊爾庫次克的油管輸油能力，則總投資應爲二十五億美元。二十五億美元之中，以十億美元爲貸款。

照該委員會估計，如日蘇共同開發秋明油田談判能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完成，則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時，日本可以拿到蘇聯的石油。

關於庫頁島大陸棚石油的探查，乃是一九七一年出現的新問題。據蘇聯官方宣佈，一九七一年六七月間，蘇聯在庫頁島東北海岸打了三口斜井，有兩口噴出油來。因此，蘇聯方面對於今里廣記也當面作了保證，願意考慮「兩國共同勘探庫頁島大陸棚石油資源」，因此，今里廣記的報告也特別向日本政府提到，希望將這一問題放在秋明油田之後，加以考慮。

以上便是日本壟斷資本對於日蘇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石油的設計詳情，但是，人們如果

仔細對比一下蘇日兩國的計劃，却會發現其中的一個關鍵性矛盾。

在今里廣記的報告中，提到了這樣一段話：「以上的總投資及貸款額的推算，都是以每年供給日本三千萬噸到五千萬噸石油，蘇聯國內使用二千萬噸石油，因而必要輸送量爲每年共五千萬噸到七千萬噸的輸油管建設爲基礎的。」

因此，日本雖然準備與蘇聯共同開發秋明油田，其着眼點却完全是在於每年由蘇聯供給日本的三千萬噸到五千萬噸石油。這與蘇聯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所規定的一九七五年要在秋明油田開採出一億二千五百萬噸石油的計劃，立場顯有不同。

由此可見，名爲共同開發，說到底，還是同床異夢。再加上蘇日兩國間還存在着締結和約問題與北方領土問題，這就更加牽絲攀藤，難以解決了。

五、日本的北方領土問題

日本的北方領土問題，指的是千島羣島中的齒舞、色丹、擇捉、國後四島由蘇聯歸還日本問題。它與由美國歸還冲繩的南方領土問題，一直是日本自戰後以來，在對外關係上長期存在的重大事件。

千島羣島是一串弧形島嶼，東臨太平洋，西接鄂霍次克海，與庫頁島相對，處於蘇聯

堪察加半島和日本北海道之間。它共分三部分：北千島、中千島、南千島。

成爲日蘇之間領土問題的這四個島嶼，實際上又分作兩組。一組是齒舞島和色丹島，它們距離日本北海道最近，其中，齒舞島又由五個小島嶼組成，盛產魚類，經濟價值很大。另一組是國後島和擇捉島，它們是千島羣島中最大的四個島（北千島的幌筵島、中千島的得撫島、南千島的國後島和擇捉島）中的兩個，比齒舞、色丹大得多。

這四個島嶼的歸屬，在歷史上很早就是這兩國間爭論的問題。十九世紀的俄國說，它們都屬於千島羣島，所以應以千島羣島的整個歸屬爲依歸；日本則指出，無論從歷史、地理、人文環境來看，這四個島都與俄國無關，島上的居民屬於蝦夷族，是最早的日本人。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日俄兩國曾就領土問題進行談判，在一八七五年簽訂了庫頁島與千島羣島交換條約。當時的庫頁島情況是北方有俄國人居住，南方有日俄兩國人雜居；當時的千島羣島情況是北千島、中千島有俄國人往來，南千島則有日本人定居。這項條約所達成的交換，便是庫頁島南北全歸俄國，千島羣島三部分全歸日本。

但是，這個條約只維持了三十年便被推翻。一九〇四年，日俄兩個帝國主義爲了爭奪東北亞（特別是朝鮮和中國東北）而開戰，帝俄戰敗，翌年兩國簽訂樸資茅斯和約，條款之一，便是將庫頁島的南半部（北緯五十度以南）劃屬日本。

這個局面，一直又維持了四十年。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蘇聯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發表聲明，將庫頁島南部收回，同時也把包括南千島在內的千島羣島全部劃入蘇聯領土。

日本認爲，庫頁島南部、北千島、中千島的主權問題屬於另案，但南千島這四個島嶼應由蘇聯歸還。因此，這二十幾年來，日本不斷就此問題向蘇聯提出交涉。但蘇聯始終拒絕接納。

據日本方面幾年前分析，蘇聯事實上已將擇捉、國後兩島變成對日基地，並以色丹、齒舞兩島作爲前哨。色丹、齒舞各駐步兵一團，水上國境守備隊兩中隊，配備巡邏砲艇十四五艘，擇捉駐步兵一師，國後駐步兵兩團，國境守備隊司令部也設在那裏。游弋鄂霍次克海的蘇聯太平洋艦隊以希德加希灣爲基地。國後島建築大小機場四個，擇捉有機場六個，並擴建了烏爾甫島機場，可昇降軍用噴射機，與庫頁島南部的空軍基地互相呼應，恰如一雙蟹鉗。不僅北海道首當其衝，就是本州、四國、九州也都在蘇聯空軍的飛行半徑之內了。

蘇聯與日本在一九五六年經過會談，宣佈恢復外交關係。但是，由於這四個島嶼所帶來的領土問題，蘇日兩國之間正式結束戰爭狀態的和平條約始終未能簽訂，這一拖，就又

拖了十六年之久。

在這十幾年中，蘇聯的態度出現了幾度變化。一九五七年時，赫魯曉夫曾一度表示，只要美國將冲繩歸還日本，則蘇聯可以考慮歸還齒舞、色丹兩島，但擇捉，國後兩島絕對不能考慮。但是，葛羅米柯後來轉了口風，宣稱蘇日之間已無領土問題，領土問題在戰後已經處理完畢。

以上的情況，便是六十年代的基本情況。日本一方面希望與蘇聯早日簽訂和平條約，一方面要求蘇聯歸還這四個島嶼。而蘇聯則宣稱，日方如續以歸還四個島嶼爲前提條件，則和平條約可以不簽。因此之故，前日本外相三木武夫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訪問蘇聯，舉行第一次日蘇定期會談時，雙方會談公報就完全沒有提到領土問題，而兩國定期會談也一下子停頓了五年之久。這就表明，北方領土問題始終是一個無法打開的僵局。

蘇聯堅持了一二十年的立場，最近却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日本參議院議長河野謙三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中旬訪蘇時，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樸哥尼主動表示，希望將北方領土問題暫時凍結，而進行商討簽訂和平條約。這一表示，說明了現在是蘇聯方面急於要同日本簽約，而不再以日本必須放棄要求歸還四島作爲前提條件。這一次，葛羅米柯訪日，完全避開了領土問題，只就一九七二年開始舉行和約談判達成了協議。

然而，開始談判是否就等於蘇聯願意歸還四島呢？在日本方面看來，這其間恐怕還有甚大距離。因此，他們還要堅持，蘇聯如不歸還四島，則不僅談不到簽訂和約，就是蘇聯邀請日本投資開發西伯利亞問題也一樣談不上。照此看來，這兩個國家還將有更大的討價還價。

六、蘇聯企圖走杜勒斯老路

葛羅米柯這次訪問日本，一共停留了六天。這一次訪問的特點是到處笑臉迎人。日本報紙對此，不約而同地予以調侃。有的標題說：「一向不笑的人展開了『微笑』攻勢」。有的標題說：「Mr. Nyat 連聲稱是」。（Nyat 是俄文的 No，Mr. Nyat 的稱號是他在任職常駐安理會代表時獲得的。由於他經常投否決權票，一聲 Nyat，便又否決一個提案。）

美國「時代」週刊當然也不放過這一點，它在二月七日的一期中，報道葛羅米柯的訪日行，而且劈頭一句便說：「過去五年間，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一向自稱忙碌已極，一直抽不出時間來履行一九六五年蘇日雙方協議的訪日之行，但是，現在他突然不再忙碌了。」

是什麼理由使得葛羅米柯改變了態度呢？這家美國雜誌自己也作了解答。它說：「這一變化並不神秘。由於尼克遜總統就要親往北京，而東京華盛頓關係還一直殘留着外交和經濟的『震盪』，蘇聯因此認爲，同日本對話的最好時機到了。在日本來說，他們也很希

望蘇聯來一些表示，以便使華盛頓北京有所遲疑。」

美國雜誌能看到的事情，作爲當事國的日本報紙當然也看得到。「朝日新聞」在一月二十三日的社論寫道：「葛羅米柯外長決定作五年來第一次訪日之行的動機，各方有着各種意見，包括防止日本與中國建立正常關係，把日本拉離美國等等。據說，有關西伯利亞的發展方案，就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

「每日新聞」則把葛羅米柯之行稱之爲「蘇聯的亞洲攻勢」，而且在報道中清清楚楚寫道：「面對着這一攻勢，日本方面也準備予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換句話說，日本覷準了蘇聯的打算，準備提出更高的價錢和條件，商談這宗交易。

據日本「經濟新聞」分析，葛羅米柯此行一共達成了三點協議。第一，兩國政府首腦在一九七二年會談；第二，兩國在一九七二年內就簽訂和約問題開始進行談判；第三，兩國政府就秋明油田鋪設問題達成初步協議。

然而，葛羅米柯此行任務，單單限於這些嗎？

人們曾記得，葛羅米柯一九七一年八月曾到印度活動，在那裏簽訂了一個實際是軍盟的「蘇印友好和平合作條約」。這一合作條約簽字之後，時間只經過了三個月，不「和平」的事情便出現了——印巴次大陸上出現了一場戰爭。

因此，當美國自由投稿作家紀爾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中旬，從東京發出一篇通訊說，蘇聯繼續希望日本參加它所擬議的亞洲安全條約，人們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葛羅米柯有沒有向日本當局提出以「安全條約」爲名的軍約問題，目前雖不得而知，但是人們已經看到，他這次日本之行，其實就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印度之行的繼續。他在亞洲的西南部進行了一番部署之後，現在又到了亞洲的東北部進行新的安排了。

從印度劃到日本的這一個大弧形，目的何在，大家都可以一目瞭然：那不過是想對中國設下一個包圍網。其實，這樣的包圍網也並不是什麽新東西，而不過是五十年代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封鎖中國」政策的翻版。杜勒斯政策失敗，其人墓木已拱，現在却輪到蘇聯的新領導勃列日涅夫等人，重新走上這一條舊路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的美國「新聞週刊」用了整版篇幅來分析蘇日會談的背景。它說：「近月來，蘇聯毫不掩飾，它是以追求日本來對抗中美會談。如果蘇日之間真的簽訂了和約，從秋明油田鋪向太平洋的油管工程真能實現，則東亞均勢將有很大變化。」

結束語

蘇日的接近，是進入一九七二年的新發展，但是，這裏面實在包含着很多爾虞我詐的

因素。

蘇聯派出葛羅米柯前往日本拉攏，除了邀請日本對西伯利亞投貨之外，它是真的想歸還四島來換取對日和約，還是作爲一個手段，來誘取日本的靠攏，一時還難分曉。

日本明知道蘇聯對於太平洋大有野心，對於蘇聯的新姿態，如何「予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也要看事實的發展。

至於蘇聯如此不擇手段地設置對華包圍網，在亞洲西南同印度結盟，在亞洲東北又拉攏日本，從長期來看，却只能把自己套在網裏。

當美國總統不遠千里飛到北京會談的時候，蘇聯忙不迭撲向日本，用同一天舉行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石油的會談作出一個姿態，人們當然已經清楚看到，此事所爲何來了。

馬六甲海峽「國際化」問題

國際局勢正經歷着巨大的變化，一些令人矚目的新情況陸續出現。一九七二年三月初旬，，蘇聯官方正式宣佈，支持日本佐藤政府提出的馬六甲海峽「國際化」的主張。一個遠在歐洲（領土也包括亞洲部分）的國家，支持一個位在東北亞的國家，就東南亞地區的一處重要海道表示立場，這件事情，所爲何來？

馬六甲海峽情況如何？日本佐藤政府爲什麼要它「國際化」？蘇聯爲什麼在這一時候支持日本佐藤政府的主張？有關國家的立場是怎樣的？以下是一些初步的認識。

一、馬六甲海峽的情況

馬六甲海峽位於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之間，是連接安達曼海和南海的狹長水道，因爲臨近馬來半島的馬六甲而得名。

馬六甲海峽長約四百四十浬（合八百公里），南邊入口處是新加坡港海峽，海峽最狹

處寬約八浬，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海上交通要道。船隻從印度洋東駛太平洋，如果不經馬六甲海峽，就必須繞過蘇門答臘島，經過印尼的異他海峽、龍目海峽、松巴海峽中的任何一個，起碼多添三日航程。

馬六甲本身的歷史，充分說明了馬六甲海峽對於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最先到達馬六甲的西方勢力是葡萄牙人，他們在一五一一年用武力征服了這一地方，盤踞了一百三十年之久，並且以此爲據點，穿過海峽，繼續向東伸展，直達香料羣島。繼葡萄牙人之後到達馬六甲的是荷蘭人，他們的佔領勢力也在那裏維持了一百五十多年之久，直到十八世紀末期。荷蘭人走了，英國人接踵而至，英荷之間訂定了一個交換條約，把英屬東印度公司在蘇門答臘等島的勢力範圍全部劃歸荷蘭殖民主義者，荷蘭在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等地勢力範圍則全部劃歸英國殖民主義者。英荷兩國都是以這裏爲落脚點，從此處繼續東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馬六甲海峽兩側的土地，經過不同的情況，在不同的時間，分別回到當地人的手中。但是，由於這個海峽的溝通兩洋的地理位置正當要衝，隨着國際局勢的發展，人們除了從海運航行的角度對這一水域加以衡量之外，最近因爲印度洋上風雲變幻，就更加對海峽的軍事價值加以注意。

這條水道的最近一次勘測是在一九三六年，其後就沒有經過詳細勘測。一九六八年，英國海軍發現這條三十多年未加勘測的水道上，有兩個主要危險地點，一是巴生港外距離四英里餘的一潯灘燈塔附近，有一艘沉船擱置在海底，離水面僅有六十呎；二是在新加坡南面與印度尼西亞交界處的狹窄海峽「水牛石」一英里處有一暗灘，離水面也僅六十呎。在船隻行駛越來越趨頻密，船隻噸位越來越趨大型的形勢下，馬六甲海峽的船隻航行就會出現一些困難。

過去馬六甲海峽是由英國控制的，自從英國「蘇彝士以東」國防政策有了改動以後，英國勢力逐漸後退。這時，日本佐藤政府對於馬六甲海峽的「興趣」倏然提高。它一方面抓住了航道的題目，以日本有大量船隻須要通過馬六甲海峽爲藉口，要求有關國家准其進行勘測；在另方面，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和壟斷資本家則公然叫出了「馬六甲海峽是日本生命線」的口號，甚至主張派出日本軍艦前往「保護」。

至此，日本佐藤政府對馬六甲海峽的若隱若現的覬覦行動，正式走到舞台前面來了。但是，他們忘記了在當今的許多國家裏，民族主義高漲，三十年前軍國主義的老辦法，是更加難以行得通的了。

二、日本對馬六甲海峽的覬覦

日本某些人士對於馬六甲海峽的覬覦，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有過去的歷史，有近年的事實，可以作爲佐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馬六甲海峽是日本作戰目標之一。日本在發動了珍珠港事件後，首先佔領了新加坡，控制了這個海上通道，隨後佔領了整個馬來半島和印尼。

這些年來，隨着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起，馬六甲海峽這一地名便又出現在日本的政治報告和軍事計劃裏。一九七〇年年初，日本佐藤政府在它出版的「海上防衛與日本的決心」小册子中，用十分明確的語言寫道：「必須確保馬六甲海峽這一海上生命線。」

這句話，也就解釋了日本佐藤政府爲什麼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派出了由四艘軍艦組成的日本海軍艦隊，對東南亞和大洋洲作了一百二十七天的遠洋訪問。這個艦隊的司令本村在到達馬來西亞的巴生港發表談話時，特別强調了馬六甲海峽對日本的重要性。

曾經策劃偷襲珍珠港、戰後任日本航空自衛隊參謀長、現任日本參議員、自民黨國防委員會委員的前日本將領源田實，在一九七〇年下半年發表了「日本國防論」，也着重指出，在國防部署上務必重視馬六甲海峽。

日本這些人士對於馬六甲海峽的覬覦，其主要根據爲日本的石油來源主要仰仗中東。估計到了一九八〇年時，日本的石油消費量將增至五億公升。要從中東運送如此大量的石油到日本，就算使用二十萬噸級的運油船，也需要在從波斯灣到日本東京灣的航線上，像一串珠子一般，每隔四十公里就要有油船一艘航行。這樣川流不息，才能滿足屆時日本對石油的需要量。

石油的運輸固然要通過馬六甲海峽，仰仗於海外資源及海外市場的日本經濟，爲了發展同歐洲及非洲的貿易，也要使用這條航線，因此，這就是日本這些人士把馬六甲海峽作爲生命線的根據。

日本佐藤政府在表面上强調的只是這一海峽的經濟和航運價值，實際上做的事情却是把它納入了軍事部署。由過分膨脹的經濟利益發展到政治干涉，最後牽引出軍事野心，乃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最根本原因及必經過程，這當然要引起有關國家的警惕。

據亞細亞通訊社（ＡＮＳ）一九七一年五月報道，日本佐藤政府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向三個國際組織提出了有關「使用」馬六甲海峽的問題。這三個組織是聯合國的國際海事諮詢機構（Inter-Governmental Maritime Counsultative Organization，簡稱ＩＭＣＯ）；西太平洋區理事會；東南亞經濟發展部長級會議。

當時佐藤政府所表現的態度，還只是提出，海峽之內有暗灘，有沉船，三十年來未經勘測，航行不便，爲了便於加强航運，有必要進行勘測，設法疏濬。同一年，日本與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會談，終於決定聯合勘測，從一九七〇年七月開始。

但是，進入一九七一年以後，佐藤政府的真意就逐漸顯現出來了。它根據勘測結果，提出疏濬計劃；技術、資金，都由日本提供，但要求設立一個包括使用國代表在內的董事部，掌握對馬六甲海峽的管制權。很明顯，這是要從經濟援助發展爲政治控制。

這一發展，使得海峽有關國家生出了戒心，原定在一九七一年五月發表的第一期勘測工作報告，也告推延發表。到了七月，日本代表正式在IMCO會議上提出了「馬六甲海峽國際化」的主張，而且公然反對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把領海權擴大爲十二浬。圖窮而七首現，佐藤政府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馬六甲海峽有一些地帶僅寬八浬，日本堅持海峽兩側國家的領海權爲三浬，故此聲稱仍有二浬寬的水路是國際水域，可以自由通行。）

綜上所述，佐藤政府使用了兩種手法，企圖對於馬六甲海峽進行控制。第一種手法是使用經濟與政治力量，與海峽兩側有關國家拉攏關係，以便達成地區性的國際協議，由日本參與管理權，享得航行權；第二種手法則是通過國際性組織，達成廣泛性的國際協議，

即運用大國力量，强使海峽兩側國家同意海峽「國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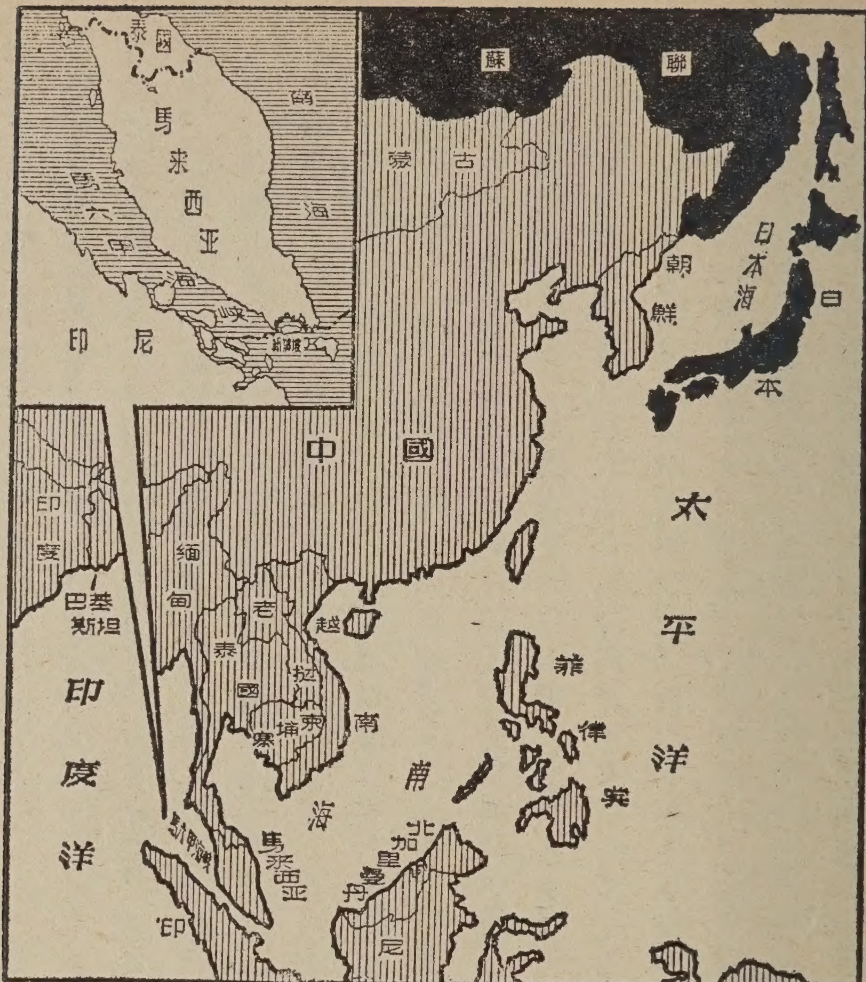
這兩種手法顯然都在運用之中，由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針對日本的圖謀，發表了有關問題的聯合聲明，日本雖然還在今年二月開始進行第二期勘測工程，但是，迫使馬六甲海峽「國際化」的趨向，看來是在加强之中了。

三、馬、星、印尼三國共管聲明

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對於佐藤政府關於馬六甲海峽的圖謀，是有戒心的。早在一九六九年，亦即佐藤政府一連向三個國際機構提出「使用」馬六甲海峽問題之後，馬來西亞和印尼就各自宣布領海權爲十二浬。印尼由於本身是千島之國，並且提出羣島理論，主張本國羣島外沿十二浬以內的所有水域，都屬於本國領海。

一九七〇年三月，馬來西亞和印尼簽訂了劃分領海界線條約。條約除了各自聲明領海範圍十二浬之外，還對馬六甲海峽的劃界作出了原則性的安排，即按照國際慣例，海峽之內，凡是不足二十四浬的狹窄水域，以流域的中央爲國界線。由於馬六甲海峽最窄處僅有八浬，這個條約就清楚表示，這個海峽絕非國際水道了。

自從日本代表一九七一年七月在IMCO會議上正式提出了馬六甲海峽「國際化」主



張之後，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針對這一主張，採取了進一步措施，在去年十一月十六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共同管理馬六甲海峽和新加坡海峽的事務，並決定組成合作機構，負責海峽的航行安全問題。

這個聯合聲明的重點，大致如下：

一、三國政府達成協議，共同負責馬六甲海峽和新加坡海峽的安全航行。

二、三國政府爲了對於兩海峽的安全航行進行一致

的努力，决定成立只限於三國參加的合作機構。

三、三國政府同意，馬六甲海峽的安全航行問題與「國際化」問題，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印尼和馬來西亞兩政府基於無害航行的原則，充分理解到兩海峽可提供給國際船舶航行，但雙方認爲，馬六甲海峽並非國際性海峽。新加坡政府表示注意到了兩國的立場。

四、根據上述的瞭解，三國政府同意繼續進行航道勘測。

在聲明發表的當天，美聯社的新加坡電訊引述了馬來西亞一名官員的話指出，這份聲明表示：「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對航行馬六甲海峽航道的船舶，保留着拒絕權。」據事後的進一步解釋，吉隆坡和雅加達當局認爲，根據這一聯合聲明，它們有權搜查一切通過海峽的船隻，也有權拒絕任何不友好國家的軍艦運載武器通過海峽。

日本共同社認爲，三國聯合聲明的出現，實際上是對「國際化」主張的反擊；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刋登該報駐新加坡記者內藤的專電說：「這一地區的日本人在紛紛議論，馬六甲海峽問題，實際上是多年以來日本與亞洲各國之間的糾葛的縮影。一切只以日本利益爲先的做法，反而會招出反效果，現在應該從這些事情得到一些教訓了。」

三國聯合聲明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因爲這裏面還牽涉海底資源問題。根據調查，馬六

甲海峽的大陸架，蘊藏着豐富的石油和錫礦等資源，如果航道一經「國際化」，海底資源也必然同樣的變成「國際化」，這就造成了海峽兩側國家的損失。同時，海峽的漁產資源，也會受到相同的影響。

三國聯合聲明雖然表示了同意繼續進行勘測，繪製航海圖，但對於日本提出的下一步驟——疏濬海峽工程，却顯示了保留態度。一九七一年九月底，印尼官方已經表示，拒絕由日本疏濬；年底的三國聯合聲明，則完全避開了這一問題，根本未予觸及。

據報道，三國之所以要組成只限於有三國參加的共同管理機構，除了是針對日本佐藤政府的圖謀之外，同時也由於美國、蘇聯的海軍艦隊越來越多地通過馬六甲海峽，因此認爲，海峽如經疏濬，將有更多、更大的美蘇軍艦頻繁經海峽往來，潛水艇也將潛入活動，這對於沿岸地區的威脅，將更加增大。

日本佐藤政府要求疏濬海峽的理由之一，是由於海峽過淺，不利於越來越大的運油船航行。一九七一年九月，日本新建成的三十七萬噸油船「日赤丸」自中東載油回程，因船腹已近馬六甲海峽海底，太過危險，不得不改繞印尼的龍目海峽。目前，油船已在向五十萬噸級發展，而馬六甲海峽連二十萬噸的油輪都無法通過。二十萬噸油輪繞航龍目海峽，航程增多三天，開支增多二十萬元港幣，而且，印尼對於龍目海峽的使用也勢將採取主權

措施，所以佐藤政府覺得不如徹底解決馬六甲海峽的航行問題，免得多事周章。但三國對於油船失事的染污問題，頗爲恐懼。據稱，馬六甲海峽目前每小時有十二艘船通過，如果今後航運繼續增多，則在油船失事可能性大增之下，反而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照此看來，海峽今後是否進行疏濬，以利更大油船或更大軍艦通過，一時還難決定。在「國際化」的爭執之下，長期拖延下來，也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四、科學海峽事件的例子

各國之間關於水域的主權和法律地位的解釋如有分歧，那就不可能只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爭執，或遲或早，總會因此而發生國際糾紛。

以目前的拉丁美洲國家厄瓜多爾與美國關係來說，就是由於彼此對於領海權的主張大有出入，因而這幾年來，兩國時時發生磨擦。

厄瓜多爾爲了保護本國的主權和資源，宣布領海範圍爲二百浬，外國漁船不得進入沿岸二百浬範圍之內捕魚。而美國則一方面堅持要厄瓜多爾接受以十二浬爲領海範圍的主張，一方面支持美國漁船在厄瓜多爾沿岸十二浬外的地區捕魚。這樣，美國漁船就一再闖入厄瓜多爾所宣佈的領海範圍之內；進入一九七二年以來，被厄瓜多爾捕捉了近二十艘之

多，一一判罰。美國國會則以停止對厄瓜多爾的經濟援助爲報復。此事至今仍在發展之中。這一事件，在一九七二年三月初的聯合國海底委員會上再度引起激辯，厄瓜多爾獲得不少國家的支持。

國際間的二百浬領海運動正在方興未艾，主張每個國家都有權決定本國領海範圍，不容其他國家代爲決定的呼聲越來越高，有關領海權的爭論，現在已經成爲國際間的很大問題。

至於因海峽問題而引起的國際糾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同樣曾經出現。發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科孚海峽事件，就值得提出來，作爲參考。

科孚海峽在歐洲巴爾幹半島的西南側，北接亞得里亞海，東南接愛琴海。由於這個海峽的地理形勢比較特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僅僅一年，那裏便發生了英國兩艘驅逐艦遭遇水雷爆炸事件，於是引起了科孚海峽是不是國際海峽的爭論。

科孚海峽以科孚島而得名，地處阿爾巴尼亞與希臘海岸線接壤處。海峽西側是科孚島，屬於希臘；海峽東側的南半是希臘海岸，北半是阿爾巴尼亞海岸。當年，英國軍艦從科孚島首府科孚港北駛，在科孚海峽北半遇雷，遇雷地點是在與阿爾巴尼亞薩蘭達灣相同的緯度上。

事情發生後，英國立即在聯合國安理會投訴，指稱阿爾巴尼亞有意挑釁，阿爾巴尼亞在答辯中則抗議英國侵犯主權。安理會的討論並没有得出任何結論，英國又在一九四七年向聯合國國際法院投訴，要求阿爾巴尼亞賠償損失。

英國的要求最初是以科孚海峽水雷在戰後已清掃完畢，故該水雷爲阿爾巴尼亞所佈爲理由。但國際間證明，英艦所遭遇的水雷是德國納粹在戰時生產的水雷，而阿爾巴尼亞當時並無佈雷能力。至此，英國改變了說法，指責阿爾巴尼亞明知水域中有雷，而未通知英艦，知情不報，故應負賠償責任。阿爾巴尼亞的答辯則仍與在安理會中一樣，指出英國侵犯了阿爾巴尼亞主權，就無權要求賠償。這樣一來，科孚海峽是不是國際海峽，成了關鍵所在。

阿爾巴尼亞向國際法院表示，科孚海峽不能被看作國際海峽，因爲它不是亞得里亞海與愛琴海之間的唯一通道，它主要是用於近海航行；因爲海峽的寬度没有超過由海峽隔開的兩國（阿爾巴尼亞和希臘）領水寬度的一倍，所以海峽的水（按地理意義來說）在法律上應看作領水，只有經過有關主權者的准許，外國軍艦才可以進入該處。

這一意見，在許多國際法學者的著作中，是可以找到根據的。

例如，法國國際法學者吉捷爾在他的著作「關於海洋的國際公法」中這樣寫道：Le

Passage des bâtiments de guerre étrangers dans la mer territoriale n'est pas un droit mais, une tolerance.（外國軍艦通過領海不是一種權利，而是根據一種容忍。）美國法學家、前美國國務卿路特則主張，外國軍艦必須徵得沿岸國同意，才能通過有關海峽（見哈佛大學法學院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國際法研究」），到了沿岸國不願容忍時，外國軍艦就不得强行通過。

科孚海峽事件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巴爾幹半島上有好幾個國家採取了新制度，希臘國內局勢也極緊張，那個地區，一時成爲國際問題的焦點。西方國家，先是由英國支持希臘，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美國也公布了支持希臘、土耳其的「杜魯門主義」，因此，英國軍艦當時沿科孚海峽北上，實有更多的含意。在這種情況之下，聯合國國際法院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作出了一個兩面性的判決：一方面判處阿爾巴尼亞向英國賠款，一方面判定英國破壞了阿爾巴尼亞的主權。判決的本身雖有矛盾，但是一般認爲，關於英艦破壞領水主權的判決，乃是海峽國際爭端的一個重要判例。

五、蘇聯爲什麼支持馬六甲海峽「國際化」

蘇聯對於馬六甲海峽的重視，早爲週知，但是，它正式出頭宣稱支持日本佐藤政府所

提出的馬六甲海峽「國際化」主張，却是到一九七二年年初才出現的新動態。

三年以前，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的美國「洛杉磯時報」，發表了亞諾德·布拉克曼所寫的一篇專欄，文中這樣寫道：

「在東南亞，俄國人並不是正在到來，而是已經到來了。

「從莫斯科來的友好代表團、貿易代理人、文化藝術團、外交人員、軍事觀察員等等，源源而至，而掛蘇聯旗的船隻，也川流不息地通過星馬和印尼之間的馬六甲海峽，平均每天有一艘。

「在東南亞一帶水域，蘇聯海軍的存在也被人感覺到了。去年，蘇聯軍艦經過馬六甲海峽的數目，是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最多的一年。六個月前，蘇聯向印度洋試驗火箭，一若前在太平洋者。『普韋布洛』式的蘇聯電子情報艦，也經常在這個區域出現了。」

一九六九年，正是蘇聯海軍進一步把力量伸入印度洋的時候，單是這一點，大家已經可以看得出來，蘇聯既要推行它的全球海軍戰略，現在又把在印度洋擴張勢力作為當前的戰略部署的重點，那麼，馬六甲海峽在它的部署中佔有什麼位置，自可一目瞭然。

前面引述的亞諾德·布拉克曼的文章，裏面提到了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那次戰爭的經過，對於當前的蘇聯海軍來說，一定被視為歷史借鏡。

一九〇四年，日俄發生戰爭，帝俄決定將波羅的海艦隊調來遠東，與新興的日本帝國海軍決戰。但是，英日兩國存有同盟關係，英國首先不准帝俄波羅的海艦隊使用蘇彝士運河，該艦隊只好繞道非洲好望角東駛，多使用了幾十天時間，日本海軍因而得以從容待戰。翌年，波羅的海艦隊到了馬六甲海峽後，英國又拒絕它借用檳榔嶼或新加坡歇脚休整，該艦隊只得直駛越南金蘭灣，在那並無良好港口設備的地方，稍停數日，即啓碇北駛，隨即被日本海軍全殲於對馬海峽。

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情，現在幾乎是一一重現。蘇聯正在極力插手於以蘇彝士運河爲中心的中東北非局勢，同時希望使其軍艦得以自由往來於馬六甲海峽，以便進一步推行其全球海軍戰略。同時曾在一九〇五年展開大海戰的兩個國家，現在却聯起手來，一前一後地共同提出馬六甲海峽「國際化」的主張，這毋寧應該說是局勢的新發展。

這個新發展出現在一九七一年年底的印巴戰爭之後，說明了蘇聯全球海軍戰略的部署有了進一步擴大的跡象。

最早，蘇聯海軍加强了在地中海的活動，然後將力量滲進了印度洋。在印巴戰爭之後，一個孟加拉國在東巴地區上出現。到了一九七二年，一個從太平洋北部南下的鉗，與另一個從印度洋向東伸展的鉗，正在圍繞着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帶，一步步地靠攏。

從太平洋北部南下的鉗，首先指向日本。一九七二年一月，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到達東京舉行談判之後，日蘇有關「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秋明油田」的交涉，凖備拍板成交，日本有意給予十億美元貸款，協助蘇聯在西伯利亞大鐵道之南，鋪設一條通向太平洋沿岸的油管。

從印度洋向東伸展的鉗，則從這一次蘇聯主張馬六甲海峽「國際化」的問題上表現出來。它既支持了日本佐藤政府的主張，作爲拉攏蘇日關係的手法；又是爲了取得蘇聯海軍往來於太平洋及印度洋的便利，以利於推行它的全球海軍戰略。

這兩個鉗，是否凖備合於一處？如想滙合，合於何處？這需要大家拭目以觀。在亞洲局勢不斷變化的情況下，說不定答案在不久之後就會出現。

六、海洋霸權與一九七四年的第三次國際海洋法會議

蘇聯有關馬六甲海峽問題的聲明發表後，引起了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强烈反應。

馬來西亞外交部發言人宣稱，馬來西亞目前只承認國際船隻可「在無害通過的原則下」使用馬六甲海峽，但是馬六甲海峽本身絕對不是國際海峽。

印尼外長馬立克也宣稱，印尼不能同意蘇聯的主張。據日本「每日新聞」駐雅加達記

者小木曾三月七日報道：印尼當局還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內稱，「日本勾結蘇聯策動馬六甲海峽國際化，令人十分遺憾。」

一九七一年年底印巴戰爭發生時，美蘇艦隊曾在印度洋上對峙多日。當時，美蘇兩國艦艇分別兼程趕往孟加拉灣。以「企業號」原子航空母艦爲中心的美國艦隊，在十二月十四日通過馬六甲海峽；由太平洋艦隊派遣分隊前往的蘇聯海軍，於十二月十八日通過馬六甲海峽。馬六甲海峽一時艦艟不絕，成爲全世界注意的焦點。

美蘇兩大國加强在印度洋稱霸之勢，已經非常明顯。那麼，除蘇聯之外，美國對於馬六甲海峽問題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截至目前，美國官方對此尚未表示正式立場，但是，美聯社三月六日從吉隆坡發出的電訊，有過這樣一段透露：

「此間西方外交官指出，英國、美國、日本、蘇聯認爲，馬六甲海峽多年以來就是國際水域，因此對此（印尼和馬來西亞）態度表示躭心。

「有些人士說，印尼和馬來西亞在海峽問題上取得了迅速協議，就是爲了當國際海洋法會議一九七四年開會時，它們可以宣稱早已表明立場。

「這些人士說，蘇聯現在表示態度，就是爲了一九七四年開會時，印尼和馬來西亞再

也不能說當時無人反對。

「這些外交官說，美國、英國也準備向兩國政府提出它們的反對。」

這一封電報雖然是從吉隆坡發出，却並不是站在馬六甲海峽兩側有關國家的立場，而是站在相反的立場上講話的。話雖如此，通過這封電報，人們却可以瞭解到一些事情：

一、電訊中所說的「此間西方外交官」，指的既不會是蘇聯外交官，也不會是日本外交官，最大的可能是美英外交官。

二、美英兩國同樣也贊成馬六甲海峽「國際化」。

三、這些國家，準備將這個問題提到將在一九七四年舉行的國際海洋法會議處理。

四、這封電報用間接引述的形式發表，說明了美蘇在這個問題上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各懷打算的地方。因此，美國一時還不打算與蘇聯同時行動。

把這四點綜合起來，人們正可以看到兩個超級大國推行海上霸權的縮影，它們是既有爭奪，又有聯手的。在拉丁美洲國家發起的二百浬領海權問題上是如此，在馬六甲海峽問題上可能也是如此。

美聯社電訊中所提到的國際海洋法會議，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決定召開的。戰後以來，由於海洋問題逐漸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需要解決的爭端也越來

越多，以前已經舉行過兩次國際海洋法會議，一次在一九五八年舉行，一次在一九六二年舉行。因此，一九七四年舉行的會議，將是事隔十二年的第三次國際海洋法會議了。（前兩次會議詳情，請參閱「國際問題叢談」中「領海權及海底資源問題」一篇）

在第三次會議裏，前兩次會議未能解決的領海範圍問題固然要繼續提到議程，但第三世界國家所提出的公海、領海、大陸棚資源、深海資源、漁業資源、海洋污染等等問題，也將提出討論。

美蘇在十幾年前策動召開國際海洋法會議，本來是想在這一國際會議上，對於中小國家加以種種限制，自己拿到海上霸權，但是，它們没有想到，許多沿海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爲了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和國家主權，在會上進行了堅決抵抗。

這十幾年來，世界局勢又有了大變遷，美蘇在海洋上的霸權主義雖然更加明顯，第三世界國家的力量則也在不斷抬頭。有人估計，在這第三次國際海洋法會議上，美蘇可能陷於比起前兩次會議更加不利和孤立的地位。

結束語

馬六甲海峽「國際化」問題，關鍵在於，有關海洋的種種問題，應該依照什麼原則來

解決。

爲了自己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軍事利益，而强迫海峽的沿岸國家放棄主權，在本質上，這是强權手段，大國主義。

規定領海權的範圍有多大，那屬於各個國家的主權。各沿海國家有權根據自己的地理條件，考慮到本國的安全和民族經濟利益的需要，合理地規定其領海和管轄權範圍，而不容別國强將其意志加在自己的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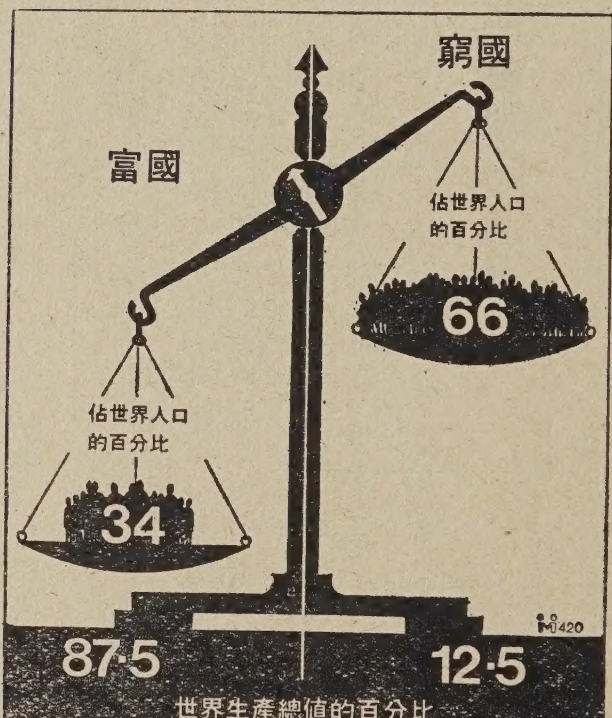
任何把本國「生命線」劃在別國領土、領海上的理論，任何把本國的軍事部署放在別國領土、領海上的安排，任何爲了勾結一個國家、而侵犯或犧牲第三國家主權的手段，都必將受到有關國家和人民的反對，到頭來，必然遭到失敗。

從「第三世界」看「南」「北」對抗

一九七二年五月在拉丁美洲國家智利的首都聖地牙哥舉行的第三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被稱爲「南」對「北」的會議，或「窮國」對「富國」的會議，「第三世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對工業國的會議。

所謂「南」對「北」，是因爲工業國——北美和歐洲的工業國以及亞洲的日本，在地理位置上都在北半球，而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大都在南半球，或起碼是北半球的南半部。

「南」和「北」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南」，集中了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六，却只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二點五；「北」，只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却佔了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五。

「第三世界」國家處於不堪忍受的條件下，它們的經濟命脈、貿易大權掌握在外國工業大國的手中。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外國資本繼續大量滲入「第三世界」，給「第三世界」造成了無數億美元的損失，還使它們負下了六百多億美元的債務。

「南」對「北」開始對抗了。它們在會內會外進行的對抗，真相如何？發展又將是如何呢？這裏是初步的探討。

一、前兩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情況

首先，看一看會議的歷史和經過。

第一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是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正式批准召開的。這個日期，有它的特殊意義。

五十年代曾經被稱爲非洲年代。因爲，在那十年之中，非洲有許多國家獨立。亞非拉三大洲的新興力量滙集在一起，「第三世界」的呼聲逐漸受到更多的注意。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十年代的末期，隨着美蘇兩大國大衛營會談的實現，這兩個大國開始建立了有聯手、又有爭奪的關係。當時的傳說便是，「東」「西」已告「和解」，在新的十年裏，要針對着「南」的日益的抬頭，將「南」「北」問題加以解決。於是，在聯合國內，有人喊出了六十年代是「聯合國開發戰略的十年」的口號。

根據一九六二年年底的決定，第一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一九六四年三月底到六月中在日內瓦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一百一十八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以及各種國際組織的代表。

在這次會議上，亞非拉三大洲國家的代表爲了發展民族經濟，維護國家權益，與以美國爲首的工業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週旋。阿根廷經濟學者弗蘭維休在會上發表了「尋求新貿易政策的報告」。他指出，工業國如果不協助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困難，而繼續把不均衡現象保持下去，那麼，局勢就會更快地發展到與它們的願望相反的方向。這些國家，必須重新考慮對發展中國家的包括貿易和援助在內的經濟政策。

在這次會議上，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主要是質詢以美國爲首各工業國，要它們明確交代對外經濟政策。

在第一次會議結束之後，發展中國家共七十七國，組成了「七十七國集團」，這是

「第三世界」力量集結的一個開始。從此，這「七十七國集團」在每一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舉行之前，都先舉行本身的預備會議，決定作戰目標，這個集團的預備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一再發揮了很大力量。

根據四年舉行一次的原則，第二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初至三月底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會議之前，「七十七國集團」先在非洲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舉行會議，共同商討對策，通過「阿爾及爾宣言」，作爲向第二屆會議的建議。

在六十年代舉行的兩屆會議裏，討論的項目雖然紛紜，但大致決定了以下三件事。第一，各工業國應各自提供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共同援助發展中國家。第二，爲了天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價格的穩定，應當簽訂有關的國際商品協定。第三，爲了鼓勵和方便發展中國家改進輸出，工業國應給予它們以一般的特惠關税制度。

這兩屆會議所取得的一些決議，雖然並未能完全實現，有的雖然已經實行，而後來又告撤銷，但是，會議的本身情況，使人們接觸到不少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亞非拉三大洲國家開始認識到，單是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還没有取得經濟上的獨立，那麼，政治上的獨立還是不穩定的。

第二個問題是三大洲國家開始體會到團結起來的力量，「阿爾及爾宣言」在第二屆聯

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所起的作用就是明證，以美國爲首的工業國在大多數力量的面前，不得不接受了一些要求，儘管它們還不心甘情願全部實行和馬上實行。

第三個問題則是，關於怎樣獲得經濟上的獨立，怎樣使國家經濟力量好轉，各國還有不同的認識。很明顯，有不少國家在期望工業國高抬貴手，給予援助、給予關稅優待、給予初級商品價格的保證。但也有些國家認爲，在這些條件之外，還要有更進一步發展民族經濟、維護國家權益的措施。例如，有的國家没收了本國資源生產部門內的外國資本，有的國家訂立了保護本國漁業資源的條例，這就是說，開始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而不單是等待人家的照顧。

二、國際分工論的謬誤

在六十年代裏，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雖然舉行過兩屆，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處境非但没有好轉，反而有了每況愈下之感。

在六十年代的十年中，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每年平均有二十二億美元的赤字；「無形」的貿易以外的收支，又是每年平均有七十九億美元的赤字。這兩筆加起來，就是

每年有一百〇一億美元的資金，從發展中國家流到工業國去。

像這樣龐大的漏洞，是如何填補的呢？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是由工業國用撥款或投資的辦法，進行填補。

像「紐約時報」副社長賴斯頓那樣的評論家，也認爲這種情況是富對貧的剝削，是國際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是「富國」無視「窮國」的直接結果。他認爲，這個情況如果不加以注意和糾正，則將來崩潰的並不只是發展中國家而已，那些依賴發展中國家的天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工業國，也會遭到難以挽救的危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貿易，是按照美國在布列敦森林所制定的原則，通過關稅貿易總同盟來進行的。這個總同盟推動的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在兩項原則之下，擴大貿易量。這兩項原則便是：

一、加盟國家相互間受到最惠國待遇，不受保護主義的差別待遇。

二、減低關稅的談判，應該是根據相互主義的。

這樣的原則，外表上看起來雖屬平等，但實行起來，它只對於工業力量强大的先進工業國有利。毫無疑問，它對於工業基礎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在這樣的貿易制度之下，發展中國家只能被迫集中於初級產品或大量使用勞動力的生產。也就是說，發展中國

家只能引頸就戮，把自己國家的經濟命運長期交付到別人的手裏。

有一些西方經濟理論家，還特別鼓吹國際分工的說法。他們主張，缺乏資本而有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應當集中力量於需要大量勞動力的農業和輕工業；有資本而無勞動力的工業國，應當集中力量於需要大量資本和高度技術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然後，兩方面通過正常的貿易，達到商品的交換，各得其所。

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不過是企圖將工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剥削，加以定型。這些年來，也有人在香港等地兜售這種貨色。

難道拉丁美洲國家和美國的關係，還不能回答這種國際分工論嗎？事實證明，初級產品生產國（即發展中國家）和工業產品製造國（即工業國）的垂直分工體系一旦固定化之後，立竿見影的效果，便是那些發展中國家只能生產單一產品，其經濟情況就永遠不能翻身，其外滙儲備就永遠沒有增加的可能性。

這樣的分工如果長期保持下去，則資本豐富的工業國所積累的資本越來越多，勞動力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所積累的廉價勞動力也越來越多。兩者力量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就是這樣，戰後以來，在「南」與「北」、「窮國」與「富國」的問題上，總是那些對工業國或富國有利的制度佔着上風。「窮國」與「富國」的貿易實力本不對等，關稅貿

易總同盟所要求的各國互惠，其實只是爲工業國開放綠燈；「南」與「北」的國家的生產能力本不對等，却有國際機構本着國際分工的理論，勸說發展中國家集中力量從事於需要大量勞動力的生產。再加上「重新分配國際資源」的論調出現，弱小國家的資本、工業生產力、經營權和經營力量、天然資源等等，便一一從本國飛了出去。

赤字的漏洞越來越大，單憑外國援助或投資來填補，後果如何呢？

三、外援搶走了資本、資源和勞動力

作爲外國援助的外國資本投到了發展中國家之後，到底是誰援助了誰？這裏，可以看一看表面上的說法，以及實際上出現的事情。

在表面上的說法之一乃是：外援投到發展中國家之後，這些國家的外滙儲備就可以有所增長，輸入工業設備的迴旋餘地就可以有所增大。

實際上出現的事情則並不是這樣。外援大量流入之後，國家債務增大，私人投資增多，這就牽連到投資的還本及投資的利潤滙回美國等工業國的問題。以一九七〇年爲例，把兩者對比一下問題就能表現得非常清楚。在那一年，各工業國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援助

是一百四十七億美元，而回收的資本及資本的利潤則是一百二十七億美元，也就是說，一共有援助的九成數額從發展中國家還流到工業國。這幾年來，發展中國家在「無形收支」項目下，回流出去的款項，已經完全像拉丁美洲國家那樣，超過了資金的輸入。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外滙儲備並不是增多了，却是越來越縮少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它們就不得不變成對於各工業國更加依賴。

智利總統艾連德在第三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致詞時指出，「據美洲國家組織的材料，拉丁美洲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七年之間接受了三十九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却付出了一百二十八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們地區每接受一美元就付出四美元。」這當然是一個十分有害的現象。

在表面上的說法之二乃是：有了外援，可以增加購買力，這樣，投資率就可以提高，而促進了固定資本的形成。有人甚至認爲，由於外國資本的流入，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率有了增長，按照美國經濟學者羅斯托的說法，一個國家的投資率如果達到國民總產值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就算達到了「起飛」的標準，而現在，上述這些國家的投資率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多。

表面上的現象雖是如此，但實際情況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爲，各工業國對發展中國

家所進行的投資，有大半是投在天然資源上，不是石油，就是銅，或是其他種種的寶貴原料或初級產品。投資雖然多了，但寶貴的天然資源向外流出也多了。這樣，對於這個國家長期性資本的形成，非但沒有好處，反而會引起更加惡劣的後果。因爲天然資源一經開採出來，便被運往外國，這就阻撓了本國的資源加工工業的發展。沒有基礎工業的發展，就不會有資金的積累，也不可能改善貿易赤字。再加上工業國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或初級產品）的壓價，及工業國本身產品的抬價，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貿易中的剪刀差就越來越大。據「愛爾蘭時報」指出，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五年，由於貿易條件的惡化，發展中國家受到的損失達到一百三十億美元。哥倫比亞在一九五四年用十四袋咖啡可換一輛吉普，到了一九六九年，却需要四十三袋咖啡才能換到一輛。說這樣可以促進固定資本的形成，豈非緣木求魚。

在表面上的說法之三乃是，工業國提供最新的技術，可以協助發展中國家養成技術力量。

實際的情況則又不是如此。工業國固然把新技術介紹到了所投資的國家內，但那不過是一種以小換大的技術投資，當地的一些技術人員學會了工業國的知識以後，反而作爲「頭腦流出」，回流到工業國去。這一來，並不是工業國提供了技術力量，反而是發展中

國家向工業國提供了掌握技術的人才。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美國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只有二千人，到了一九六七年，却增加到二萬二千人了。

從以上三點看來，外國資本是從資本、資源、熟練勞動力等三個方面對接受援助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巧取豪奪。這到底是誰援助了誰，已是不解自明了。

四、「利馬宣言」的出現

第三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前夕，發展中國家「七十七國集團」在一九七一年初冬時分，先在秘魯首都利馬開會，商訂對策，是爲「利馬會議」。它所發佈的最後文件，就是著名的「利馬宣言」。

「利馬會議」是按照第二屆會議前夕的「阿爾及爾會議」的先例而舉行的，但是，經過了四年的時間，它又有了很大的變化和發展。

首先是參加國的數目。它雖然還以「七十七國集團」會議爲名，實際却有九十幾國代表到場參加，力量壯大了許多。

第二點是在「利馬會議」之先，亞洲國家、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各自分別舉行了

小組會，有了初步意見之後，又把各種看法集中到「利馬會議」上。因此，「利馬宣言」有着更加廣泛的基礎，更加具體的建議。

第三、從「阿爾及爾宣言」到「利馬宣言」，形成了一大飛躍。因為，在前兩屆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上，發展中國家所提出來的不過是三大要求——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一的援助、初級商品協定的締結、一般特惠稅的建立。但是，「利馬宣言」所包括的建議，有了極大的不同。它們並不是單純的只與貿易有關的問題了，而是提出了許多政治問題，要求加以解決。

「利馬宣言」共分四章，約為一萬五千字。裏面，極為引人注意的是它對於各國經濟在六十年代十年中發展情況的對比。

一、在六十年代裏，工業國按人口平均值計算的國民收入，每個人增加了六百五十美元，而發展中國家只增加了四十美元。

二、在世界總出口額中，發展中國家所佔比例，從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下降到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七點六。

三、發展中國家的對外債務大幅增加，在一九六九年底增至六百多億美元。

四、國際通貨危機和工業國的保護主義抬頭，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開發，有嚴重的

惡劣影響。

五、在工業國的經濟協助中，私人投資越來越大。

這五點，總結出一個情況。那就是聯合國雖然打出了六十年代是「開發戰略的十年」，而且曾經組織了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八年兩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通過了一系列決議，結果却是亞非拉三大洲國家的經濟情況越來越壞。

在發表「利馬宣言」之前，「利馬會議」出現了不少更爲尖銳的聲音。有些國家代表指出，以美國爲首的工業國進行的乃是掠奪和貿易歧視政策，所以「七十七國集團」必須聯合起來，反對大國霸權主義。

「利馬宣言」譴責了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殖民主義、種族主義、佔領別國領土和對別的國家施加壓力。宣言指出，發展中國家「對它們領土和海洋的原料資源有完全的、無限的主權」。宣言又說，由於發展中國家收回民族資源而從外部進行報復以及施加任何外來壓力的做法，都是對各國人民自決權和不干涉原則的粗暴破壞。

「利馬宣言」還要求發展中國家能「充分參加改革世界貿易和貨幣制度的任何事先的磋商和決策」。宣言要求美國取消百分之十的進口附加稅及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貿易產生不利影響的措施。

從具體項目來說，「利馬宣言」提出了國際通貨問題、海運問題、領海權問題、環境污染問題、技術交流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顯然都超出了貿易的範疇，一個又一個地接觸到了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基本關係，在西方工業國看來，問題不但更廣泛了，而且更爲尖銳，比起以前更難應付了。

聯合國繼六十年代之後，又把七十年代定名爲第二次「開發的十年」，而且提出了要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每年維持到百分之六。這個目標能否實現，還有待事實證明。

五、另外兩項因素

有人認爲，「利馬宣言」之所以能夠比「阿爾及爾宣言」有了飛躍發展，有它的客觀因素的存在。

第一項因素已如上述。六十年代十年的現實使很多國家更加看清，單是等待恩賜的平等和照顧，人家是不會用金盤子把你所希望的東西托到你的眼前的。

第二項是「利馬會議」前夕，聯合國出現了劇烈變化。「利馬會議」開始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就在這個會議前的三天——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就中國代表權問

題作出了決定，扭正了二十二年來的錯誤現象。

有人分析，在投票支持中國席位的七十六票贊成票中，約有五十五票，即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餘，是「七十七國集團」國家所投的票。

在聯合國大會表決後，出現在大廳裏的歡樂景象，顯示了中小國家的信心。這個信心，從聯合國大會大廳傳到「利馬會議」的大廳裏，因此，「利馬會議」開得比起過去的「七十七國集團」會議更爲活躍，更有內容，更富於改變現實的挑戰性。

除了聯合國大會裏的因素之外，還有第三項因素，那就是出現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底的美元貶值。

「利馬會議」於十月底十一月初舉行，美元貶值是十二月底的事，這樣説法，豈非是將時間倒置！

情況並非如此。因爲美元不穩，行將貶值的跡象在「利馬會議」的時候已告出現，西方工業十國那時已經頻頻會商貶值的可能性了。

美元貶值、西方貨幣調整幣值，本來應該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共同負担的責任。但是，這些國家本着有好處我自享受、有風險你們分攤的一貫做法，硬行飛象過河，把一部份損失推到發展中國家的頭上。

這次貨幣調整，完全是西方工業十國一手決定的，根本沒有徵求發展中國家的意見。這樣單方面地調整下來，發展中國家手裏本來並不是很多的外滙儲備（據聯合國估計，在一九七〇年底是一百八十億美元），就平白無故地減少了五億美元（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佩羅斯—格雷羅的估計）。

問題當然還會發生在貿易及外援方面。美元貶值之後，亞洲、拉丁美洲對美元圈的出口競爭力大大降低，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國內通貨膨脹加劇，這都是不利影響。而西德馬克、日圓的升值，也使接受升值貨幣的發展中國家在債務上增添了負担。這一樣是不利影響。

因此，有人認爲，夾在聯合國大會和美元貶值兩大事件之間的「利馬會議」，實在是適逢其會地遇到了超級大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遭到了兩大挫敗的時機。在這一背景之下，第三世界國家，多年積累下來的反感和不滿，就更進一步爆發出來。

爲此，前面提到的「紐約時報」副社長賴斯頓，在評論中一再促請美國政府，對於「利馬宣言」及第三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要加以重視。他認爲，如果美國在這次會議上無法消除發展中國家的不滿，那麼，在七十年代裏，亞非拉國家將進一步採取外資企業國有化、限制外國產品進口、限制石油等天然資源出口等等措施，到了那時，各工業國的

經濟將遭受到更大打擊。

西方固然還有人不重視新的形勢，不把亞非拉國家看在眼內，認爲可以繼續像過去那樣，予取予携；新的力量正在抬頭，其總的趨勢却是不能否定的。有人把發展中國家滙集起來的力量，比喻爲寬濶的河水，它的發展，看似緩慢，這股歷史潮流所要流去的方向，却絶非任何力量阻攔得住的了。

美國政府真能按照賴斯頓的建議，採取另外一套措施，來拖住或攔住發展中國家所要採取的行動嗎？這也一樣有待事實證明！

六、中國與「第三世界」

在反對大國霸權政治的浪潮中舉行的第三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有了中國的登場，就特別受到矚目。

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第一次出席聯合國大會的發言中，曾有一段話談到了中國與第三世界的關係：

「沒有經濟上的獨立，一個國家的獨立是不完全的。亞、非、拉國家在經濟上的落

後，是帝國主義的掠奪造成的。反對經濟掠奪，保護國家資源，是獨立國家不可剝奪的主權。中國仍然是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也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中國與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一樣，是屬於第三世界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拉丁美洲國家和人民帶頭興起的捍衛二百浬領海權，保護本國資源的鬥爭；堅決支持亞、非、拉石油輸出國以及其他各種區域性和專業性組織展開的維護民族權益、反對經濟掠奪的鬥爭。」

許多國家報紙的評論文章認為，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本來就是「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與以超級大國為首的工業國進行鬥爭的場所，因此，有了屬於「第三世界」的中國的代表到會，這個會議勢將出現與歷屆會議不同的情況。

有些報道把中國的對外援助與常見的各工業國的援助作了對比。它們所舉出的最具體的例子，便是中國援助東非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所建的東非大鐵路——坦贊鐵路。

根據以往的統計，西方工業國的對外援助平均情況如下：利息百分之二點七，償還年數二十九點七年，開始償還年份，第七點五年。日本對外援助平均情況則是：利息百分之三點七，償還年數二十一點四年，開始償還年份，第六點七年。

而中國援助興建的東非大鐵路的貸款數目和條件如何呢？據坦贊方面的消息說，這筆貸款是四億美元，無息，償還年數五十年。

根據英國政府調查，中國的對外援助貸款近年也有增加。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〇年，一共是十六億四千萬美元，但是，單是一九七〇年之間，便在其中佔了七億零九百萬美元。

中國出席第三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代表團團長、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周化民在大會上發言時，首先指出，超級大國的對外政策是開發中國家爭取完全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嚴重障礙，也是開展平等互利的國際貿易的絆脚石。然後，他特別提到了中國對於貿易、外援、國際金融制度等等方面的意見。

簡單說來，中國認爲，國際貿易應當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相互尊重對方的主權和願望，符合雙方的需要和可能，促進彼此經濟的發展。堅決反對假借貿易之名，行控制和掠奪之實，通過各種損人利己手段，搜刮重要資源，榨取巨額利潤，阻礙別國經濟的發展。

在對外援助方面，不論何種形式的經濟援助，必須嚴格尊重受援國家的主權，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要求任何特權，真正幫助受援國家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而不是加重他們的負担。援助的貸款應當是低息或無息的，並充分體諒受援國的實際困難，決不追債。

（後來，中國另一個代表晏家華在另一次發言中說，中國對外提供的援助貸款，早已

全部無息。）

在貨幣制度改革方面，主張由所有有關國家共同參加，按照中小國家一律平等、共同協商的原則，做出決定。堅決反對少數國家或集團背着大多數國家作出損人利己的片面決定。

中國代表團是以「第三世界」一員的身份參加第三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因此願與絕大多數國家站在一起，共同努力。

結束語

「第三世界」在二十幾年的積累下，身上揹着工業國的六百多億美元債務。這些債務，除了歷史原因外，同當前一些工業國對發展中國家採取不符合平等互利原則的經濟貿易關係和苛刻的貸款條件，也是有關的。

「利馬宣言」的整個基調是積極主動，發展民族經濟、維護國家主權，但裏面也還夾雜某些過多地依仗外援來解決一切的想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很多的具體例子表明，以自力更生爲主，爭取可能的外援

爲輔的方針，是發展中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根本途徑。在這裏，同屬於「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的相互支援、共同前進，就有着重要意義。

「南」與「北」的對抗是七十年代的重大課題，它形成了超級大國肩頭上的更大壓力。

地球只有一個

一九七二年六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是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的以此爲專題的國際會議。

現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區，人類環境受到污染和破壞，有的甚至形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空氣受到毒化，垃圾成災，河流、海洋遭到污染，動物和植物的生長繁殖受到影響，經濟的發展受到阻礙，廣大人民的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威脅和損害。

維護和改善人類環境，既是關係到世界各國人民生活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人類環境會議的舉行也必然受到各國人民的注意。

各國的公害情形如何？原因何在？這個會議討論的情況如何？對於會議的認識又是如何呢？

一、籌備經過

「人類環境會議」是在一句口號之下召開的。這句口號是「Only One Earth」(地球只有一個)。有一些國家認爲這樣直譯不能傳神，而譯意爲「地球是不可掉換的」。那意思是說，人類居住的地球並不像可遷居的房屋一樣，在一處住得不滿意、不舒服，甚至於住得舊了、破了、爛了，還可以另遷新居。地球是不可掉換的，它只有一個，因此，必須維護地球上的人類環境。

首先提出人類環境問題的國家，是北歐的瑞典。它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初向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同年九月又向第二十三屆聯合國大會，提出建議，希望召開國際會議，討論這一專題，這一建議獲得了全體通過。

當時有人這樣解釋：瑞典之所以對環境問題如此熱心，並不是單純地自人類福利的角度出發，經濟理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瑞典是個盛產製紙木漿的國家，紙漿工業的廢水污染了瑞典的食水。它如果自己單獨處理此事，勒令紙漿工業撥出款項來改善廢水的去路，瑞典的食水問題雖然得以解決，但瑞典的紙漿工業將因成本增加而減弱了國際競爭能力。

因此，瑞典希望通過它的呼籲，導致出國際性的措施。那時，各國紙漿工業的成本都告增加，瑞典紙漿工業的廢水和成本問題都可以獲得解決。

瑞典的意圖是否只在於解決紙漿工業的難題，後面再作交代，這裏暫且不提。

在一九六九年的第二十四屆聯合國大會上，環境問題的討論又有了新的進展。會中決定，首次會議應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進行，並且推選了二十七個國家組成籌備委員會，進行具體安排。

第一次籌備會議於一九七〇年三月在紐約聯合國大厦舉行。會議之中，單是「人類環境會議」的「環境」兩個字作何解釋，就有不同意見。有的國家認爲，公害是環境問題的核心；有的國家認爲，貧窮是環境問題的核心。主張前者的大都是工業國，主張後者的大都是發展中國家。

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又是「窮國」與「富國」、「南」與「北」、工業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對立，這與剛剛舉行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中的情況，完全是相同的。

經過討論以後，籌備會議最後決定了六項議題如下：

㈠人類的居住環境——人口、住宅、交通、娛樂設備、食水和下水道等。

㈡天然資源的管理和自然保護——土壤保存、農業、林業、漁業及野生動物的保護，水、大氣、能源、地下資源等等。

㈢環境污染——對農藥、水銀等等污染物品的監管，規定對食品污染的安全標準。

㈣環境問題的教育、社會、文化等方面——專家的培養，政府間的交換資料。

㈤開發和環境——爲了協助開發中國家將環境保護和經濟開發結合進行，由工業國提供技術和財政援助等等。

㈥成立國際機構問題——成立聯合國人類環境委員會、人類環境基金等等。

以上這六個專題，在大會中分成六個小組委員會進行討論，然後議出有關的守則。如果可能的話，訂爲國際條約，共同遵守。最後，大會在閉幕時發表一篇「人類環境宣言」。

以上就是會議的緣起和籌備的大致情況。

二、美日公害的嚴重性

在工業國家裏，美國、日本的公害在世界上已經是有名的了，西歐荷蘭的鹿特丹港一帶，也是出名的公害區，那是各大公司集中的煉油地點。

據美國報紙的報道，美國至少有二十個州的河流，已查明受到了污染。也就是說，大約半個美國的河水，都遭到了污染。

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波托馬河，越來越爲渾濁，而且發出了惡臭。過去那裏曾是釣魚的好去處，現在河裏的魚已經越來越少，生命力也越來越減弱了。

美國既有「燃燒的河流」，又有「彩色的河流」出現。克利夫蘭市附近的凱霍加河，一九六九年曾經發生了一次大火，火焰有五層樓高。這個「燃燒的河流」把兩座鐵橋都燒毀了。起火的原因，是由於凱霍加河遭受了嚴重的石油污染。

「彩色的河流」並不限定是某一種顏色，因爲這要看附近的工廠排除出來的廢水來自什麼原料。顏色雖有多種，却絕對不是河水的蔚藍顏色。波托馬河受到染料廠廢水的衝擊，有時是紅色，有時是綠色。特拉華河被石油工業的廢液染成黑色。賓州的一部分河流則被礦山染成鐵銹般的紅黃色。

被黑人歌王羅伯遜唱得有名的「老人河」——密西西比河，已經成爲美國墨西哥灣的人爲禍患。早在一九六八年，美國聯邦水污染控制局官員曾經宣稱：「認爲巨大的密西西比河是無變化地流着，那只是想像而已。老人河正處在危機之中。」

「紐約時報」也談到這條河流，指出工業廢棄物、農業殺蟲劑和化學肥料的流失，仍

是主要的污染源。

日本的情況也是同樣嚴重。它的最著名的山峯——富士山，已經被稱爲垃圾山，它的最著名的內海——瀨户內海，已經被稱爲水銀海。顧名思義，便知道那裏的情況如何了。

富士山被許多工廠噴出的烟屑加了一層棕色，現在，在東京除了極其晴朗的天氣之外，已經見不到這座山峯的面目。

瀨户內海的漁產，本來是日本漁業的重要來源之一。但是，那裏的沿岸漁源這幾年已經被各種工業排出的廢液戕害殆盡。風光美麗的瀨户內海，不僅威脅了魚蝦的生存，而且也威脅着日本人民的生存。

日本人民現在直接和間接面對着的公害，不可勝數。他們喝的牛奶，吃的鮮魚和蔬菜，無一不對健康上有影響，公害的嚴重性，有增無已。

然而，兩億美國人民和一億日本人民所面對的公害威脅，並不是人人等量的。也就是說，每個人所遭遇到的威脅，並不是相同的。不容否認，居住環境好的，購買力高的，所受到的威脅就極少或較少；與此相反的人，其所受到的威脅便較大或很大。這一情況，在美國是如此，在日本是如此，在西歐各工業國裏也是如此。

以日本來說，這次前往德斯哥爾摩並特地到人類環境會議上現身說法的，就有「水俣病」

病人在內。這種病發生在九州水俁鎮，是由於附近的氮肥公司不顧居民生活，排出了含有水銀的廢液，污染了河裏的魚類，居民吃了這種含有水銀的魚類，從此得了不治之症，手脚麻痺，或永遠殘廢。

這一切事實說明，在工業國裏，各種公害問題的出現，並不單純在於工業技術的發展，而在於壟斷資本爲了追求最大利潤，盲目發展經濟，它不擇手段、不重安全、不顧別人死活地污染環境，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大多數還是連自己的小環境都照顧不全的下層居民。

三、工業國向外轉嫁公害

工業國的壟斷資本並不是僅僅污染了本國的環境而已。由於本國的環境畢竟還是本國的，令人多少有所顧忌，因此，工業國對於怎樣將公害向外轉嫁的問題，也越來越注意了。

美國和加拿大接壤處有五大湖，由東到西：安大略湖、伊利湖、休倫湖、密執安湖和蘇必利爾湖，這五大湖現時都成了受污染的湖。

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批加拿大學生發現伊利湖湖底的泥土中含有危害人體健康的高濃度水銀。後來又發現，不僅五大湖成了有毒的湖泊，就是流入五大湖的河川，也都受了污

染，成了有毒的河水。

湖泊、河流既是如此，海洋也不例外。法國的「世界報」的一名記者在英國「泰晤士報」上發表文章，指出廣闊的海洋正在逐漸變成「公共的垃圾桶」，使得海洋逐漸受到污染。

最突出的例子發生於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那一天，美國公然把一批神經毒氣傾入大西洋海底。在運輸該批毒氣的時候，美國火車、輪船都加以嚴密戒備，運輸路綫上的居民甚至躲避一空。

美國自己生產了這種戕害人類的毒氣，却借着不願意危害美國人民的名義，硬把它拋到大西洋內。這件事，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界公正與論的激烈反對。因爲毒氣筒沉入海底後，毒氣受壓，就會泄漏出來污染海水，從而危害海洋生物和海洋附近的居民。

除了各國的污染物質通過河流流到大海（另外也可以從陸地通過氣流落到海裏）之外，石油對海洋的污染也是重要因素。一九六九年，美國聖巴巴拉海峽附近一個油井出了事故，結果有四千噸油從加利福尼亞沿岸冲進海岸；一九六七年，英國二十萬噸大油輪托里亞峽谷號在英國南部沉沒，大量油污污染了英法海峽。這些事件雖然是出自意外，但是，工業國不斷污染屬於全人類的海洋，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法國記者克·朱里安在「美利堅帝國」一書中指出，美國對於自然資源的運用，總是

以先用外國資源，後用本國資源爲原則，以便在戰爭時期，還有本國資源可用。同時，在使用外國資源時，也從來不用長期觀點，不從資源供給國的利益着想，只根據用最少資本在最短時期内賺得最大利益的原則，加速搶奪。

以印尼的木材爲例，那裏的茂盛林源，在美日壟斷資本的胡亂開採之下，許多林山已經變成禿山。這與又開採又培育的正當開採辦法有着天淵之別。爲此，印尼有些有心人士嘆道，像這樣開採下去，水土流失情况會越來越爲嚴重，這將使得地形地貌發生大變化，使得農田水利都遭到破壞。

美日石油壟斷資本近年還在亞洲不少地方設立煉油廠，發展石油化學工業。日本的一些評論家就說得明白，這樣的安排，有着許多方面的作用。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是一個方面；減少原料和成品的運輸，現地製，現地銷售，又是一個方面。而日本由於公害過多，這樣可以使得煉油的公害出現在其他的國土上，又是一個方面。

美國記者湯瑪斯·B·李夫遜寫了一篇以「山崗、海濱都是走上死路——日美公害向南朝鮮轉移」爲題的文章，具體說明了南朝鮮蔚山市在美日化學工廠的襲擊下出現的慘狀。一向名聞朝鮮半島的南朝鮮蔚山梨園，現在已走上了絕路，一百五十二萬平方公米的果樹園，已有九成以上的果樹，變成了枯樹。

轉嫁公害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了，這對於「第三世界」國家又是嚴重威脅。

四、瑞典首相提到的「生態滅絕」(Ecocide)

人類環境會議的代表們，不僅看到了工業對本國的公害問題，工業國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公害的問題，而且還有人提出了另外的更大規模、更直接、更驚人的公害——近年在戰場上出現的科學破壞和屠殺。

例如，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在會議上的第一個發言中就講道：「狂轟濫炸，和大規模使用推土機和除草劑所帶來的巨大破壞是一種舉行，這種行徑有時被稱爲生態滅絕(Ecocide)，需要國際上迫切注意。這種事情迄今爲止只能在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作初步的討論，這是使人震驚的；而在我國及其他國家，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

帕爾梅首相提到的「生態滅絕」這個字，是從生態學(Ecology)和種族滅絕(Genocide)兩個字變化出來的。他雖然没有明白指出這是美國在印度支那戰場上的行徑，但是，連華盛頓國務院官員都這樣說：「作爲一個東道國家的首相，在會議的第一個正式發言中，就這樣抨擊美國，真令人吃驚。」

美國的反應既是如此，那麽，這也回答了前面所提到的一個問題。有人認爲瑞典提倡舉行人類環境會議，不過是爲了瑞典紙漿工業的公害問題。瑞典的意圖果眞只是如此嗎？在瑞典首相的發言裏，大家找到了答覆。因爲他强調指出：「無論如何，最重要的問題是：那種生態戰爭必需立即停止。」

「生態戰爭」指的是什麽呢？那是美國軍隊在印度支那戰場上進行的化學戰。美國宣稱，爲了不使印度支那人民軍隊獲得糧食和在樹林中掩蔽，於是在印度支那的森林與農田中撒下了大量的枯葉劑，使稻禾枯萎，使樹木枯死。

攝自空中的照片顯示出：原來是濃蔭蔽天的林區，如今只剩下光禿禿的樹幹；原來是綠色如油的稻田，如今只剩下寸草不生的水潭。這就是今天印度支那某些地區的寫照。

美國軍隊在狂轟濫炸的同時，大約用這些枯萎劑摧毀了印度支那最富饒的森林的總面積兩成多，和可供數以百萬計的人吃用一年的莊稼。强烈的藥性給植物和動物帶來了巨大的災害。對印度支那人民來說，這還是增加畸型嬰兒甚至胎死腹中的原因。

這就是瑞典首相所說的「生態滅絶」。戰場上的情況，與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人類環境會議會場上的情況，形成了尖銳的對比。

並不是只有瑞典首相一個人在發言中提到了這場戰爭。坦桑尼亞、幾內亞、叙利亞、

贊比亞代表也都作了同樣的發言，而且把美國的名字正式提了出來。

尼日利亞代表團團長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儘管有的工業國說盡了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漂亮的話，而實際上富國已經變得更富，窮國變得更窮了。「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聞所未聞的規模和水平上用炸彈對越南的城市和農村進行蓄意的轟炸，並且用化學物摧毀植物，面對着這種情況，所謂保護資源的言詞和防止污染的行動都是虛僞的。」他要求美國結束在印度支那的屠殺，以表明它對人類和人類環境的真正關心。

在這次人類環境會議進行的同時，來自世界各國真正關心人類環境會議的私人團體代表和個人，也在斯德哥爾摩另外舉行了一個私人性質的人類環境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私人團體，包括反對美國進行越南戰爭的團體。

自海防前往瑞典的越南小姑娘武氏梅來到了會場上。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美國B—五二型轟炸機轟炸海防時，她一家十一口，頃刻之間就失掉了母親和兄弟共七人，她作爲一個受害者，携同親人被炸的照片和從死者頭部、皮膚、毛髮中取出的大量殺人炸彈碎片，對「生態滅絶」作了有力的控訴。

斯德哥爾摩人民廣場上舉行的「反對在印度支那大舉破壞環境大會」，參加者十分踴躍，當武氏梅出席大會時，羣情鼎沸，許多出席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代表對於廣場上的

這個大會，表示支持。

五、中國有什麼經驗和意見

參加人類環境會議的一百多個代表團之中，由燃料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唐克、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顧明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受到注意。

中國本來不在二十七個參加籌備委員會的國家之內，但是，在大會期間，也當選爲二十七個副主席之一。（主席是瑞典代表團團長）

這一兩年來，曾經到中國參觀的各國賓客，大都提到，中國對於公害問題頗爲注意，而且已經找到了一些處理公害的辦法和經驗。這些賓客認爲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周恩來總理在接見英國著名記者菲列克斯·格林時，也曾經提到這個問題。據格林寫道，周恩來總理對他說：「最近幾年我們看了一些資料，防止公害在一小部分企業中已經開始實行。要消除公害就必須提倡綜合利用。可以說，這個問題已經引起我們的注意，但還不能說已經成效很大。」

在中國的報道裏，提到綜合利用，時常提到的是北京郊外、燕山脚下新建的大規模石

油化工基地——北京石油化工總廠。

在世界上，石油化學目前被認爲是公害最大的部門之一。北京石油化工總廠從建廠初期就考慮到要把工廠排出的污水處理好，變害爲利。這個廠克服了重重困難，建成了污水處理場。含有油、硫、酚、碱等大量有毒物質的污水，在處理場經過處理後，變成了含氮的淨化污水。工廠周圍的公社用它灌溉稻田，使產量增加了一成到兩成。因此，農民們稱之爲「肥水」，這種淨化污水，還可以飼養魚鴨。

美國科學家C・弗拉托（C. Flato）在訪問了上海之後，曾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專題報告，專談上海怎樣處理公害問題。他在文中特別提到，一個工廠負責人告訴他，「儘管爲了處理廢液而增加了成本，而却一定要這樣繼續做下去，因爲我們不能損害我們的鄰人。同時，我們辦工廠並非專門爲賺錢，而任由環境惡化下去。」

弗拉托認爲，這幾句話使得他耳目一新。他並且認爲，中國在這方面的迅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在人類環境會議上提出報告的。

中國代表團團長唐克在大會上所作的總發言中，果然提到了這一點。他認爲，只要真正關心人民的利益，工業發展與人類環境就不是矛盾的，就能够既發展工業，又能造福於人民，而工業發展中帶來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唐克還從人類環境，談到了世界前途。他提到：世界一定要走向進步，走向光明。人類總會有所發現，有所創造。在其他的方面如此，在人類環境的問題上，必然也是如此。因此，大家不必悲觀，人類總會想得出辦法來解決此事。隨着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只要各國政府爲人民的利益着想，爲子孫後代着想，就一定能够更好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也完全可以有效地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爲人類創造美好的環境。

唐克最後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還不高，我們在維護和改善人類環境方面還缺乏經驗，還要繼續作更大的努力。我們願意學習世界各國維護和改善人類環境方面的一切好經驗。」

唐克並沒有像弗拉托所期望的那樣，談到中國在這方面的成就，却在發言中談到了中國對於公害問題的一些看法和處理原則。這些看法和原則，也許就是弗拉托所說的成就能够實現的具體原因。

六、人類與環境的矛盾眞是無法解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着技術革新、工業發展的浪潮，許多國家生產大大提高。但

是，在一些國家裏，一種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浪費文化」也告蔓延起來。結果，污染物質和廢品棄品宣告泛濫。前者污染了環境，影響了健康；後者佔據了環境，改變着地貌。嚴重而深刻的問題，一一出現了。

在表面上看來，這是工業發展與人類環境的矛盾與對立，但是深入看來，人與人的矛盾與對立，才是主要的關鍵。

人與人的矛盾與對立能夠解決，工業發展與人類環境的矛盾與對立也就能夠解決。如果今後仍是不管別人，只管自己，不管別國，只管本國，那麼，人類環境不僅不能獲得改善，而且必然會出現更加嚴重的問題。

公害之所以在某些國家、某些地區日益嚴重，成爲突出的問題，那是國內制度、對外政策所孕育出的胎兒。

保護人類環境的口號雖然提出來了，但是人們也必須提防出現下列的情況：某些大國會以改善人類環境爲名，行控制和掠奪之實；它們會藉口維護環境，阻礙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它們會通過國際貿易，變相轉嫁環境保護費用。

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是擺脫別有用心的外國力量的控制和掠奪，從而發展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逐步建立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實現經濟上的獨立，以鞏固國家的

政治獨立。在這個前提下，採取積極的和妥善的步驟，去解決在發展過程中可能引起的環境問題，不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同幾個高度發達國家環境嚴重污染，甚至給別國帶來破壞，危害世界環境的情況，是有根本區別的。

人類環境會議雖是首次舉行，但是，通過會議的發展，人們的認識已經是一步一步向前推展。那就是，第一，某些國家的公害爲什麼特別嚴重，甚至幾乎無從解決；第二，爲什麼本來工業尚不發達、而只是處於發展中的國家也蒙受了嚴重公害；第三，在「只有一個」的地球上，是不是還有比起公害更大的禍害。

「地球只有一個」，這句話對。「地球是不能調換的」，這句話也對。但是，地球已有若干億年的歷史，人類也有若干萬年的歷史。時至今日，難道地球真正會逐漸無法居住下去？這一次舉行的前所未有的人類環境會議，多少已經給人提出了一些答覆。

朝鮮走向和平統一的開端

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朝鮮半島的南北兩側，同時發表一項內容相同的朝鮮雙方聯合聲明。

聲明宣布，雙方的高級官員曾經在五月份裏互相到平壤、漢城訪問，進行會談。會談的主題是討論改善雙方關係和統一被分裂的祖國的問題。聲明宣布，「雙方懷着早日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的共同願望，坦率地交換了意見，在增進相互諒解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朝鮮是怎樣被分裂爲南北雙方的？這次會談取得了什麼協議？它將對國際局勢發生什麼影響？朝鮮的和平統一前途如何？這裏，先從朝鮮近幾十年的歷史談起。

一、歷史的回顧

二十世紀的朝鮮歷史，就是一部朝鮮人民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歷史。老牌帝國主義沙俄與新興的日本帝國主義，爲了爭奪朝鮮及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一九〇五年在對馬海峽進行了一場海軍大戰，結果，沙俄戰敗，日俄兩國簽訂了樸資茅斯條約，從此，朝鮮淪入了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

一九一〇年八月，日本軍國主義强迫朝鮮簽訂了殖民條約，正式侵吞了朝鮮半島，將它列入日本版圖，派出總督，對朝鮮人民進行殘酷的統治。朝鮮八家人只能使用一把菜刀，一村人唯一的一把斧頭也必須鎖在井台上。這並不是天方夜譚式的笑話，而是朝鮮人民長夜漫漫被統治三十六年的活生生慘景。

然而，朝鮮人民並不是甘願接受這種血腥統治的。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三十六年間，朝鮮人民一直對日本統治者進行了英勇的反抗，反抗的活動連續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進行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盟國投降的那一天。

在日本投降之前，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舉行的盟國波茨坦會議，以朝鮮半島北緯三十八度綫爲界，劃出了美蘇兩國軍隊在半島上的對日作戰區域。三八綫以北爲蘇軍戰區，三八綫以南爲美軍戰區。這便是有名的三八綫的由來。會議同時約定，在日本投降的四個月到半年之後，兩國軍隊都撤出朝鮮半島，讓朝鮮人民自己決定國家的統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軍不久即告撤退，但美軍留在南朝鮮始終未走。不僅未走，而且把日本的「總督府」改爲「軍政廳」，進行變相統治。一九四七年，它向聯合國提出朝鮮問題，由聯合國通過成立「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這就成了美國通過聯合國干涉朝鮮內政的根據。一九四八年八月監督朝鮮成立大韓民國，一九五〇年發動朝鮮戰爭，都是打着聯合國旗號來進行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在多年來率領朝鮮全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金日成的領導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北朝鮮獨立。這便是兩個對立的朝鮮出現的經過。從南北朝鮮成立的過程，以及南朝鮮政府首先出現的情況來看，是美國從一開始就阻撓了朝鮮三千里江山的統一，這是不容否認的。

兩個朝鮮的土地和人口，分配大致如下。朝鮮土地總面積約三十二萬平方公里，北朝鮮約佔五分之三，南方約佔五分之二；朝鮮總人口約四千萬，北方佔三分之一，南方佔三分之二。北方人口密度低，南方人口密度高，這就反映出南朝鮮的地理條件遠較北朝鮮爲優越。

兩個朝鮮出現後未及兩年，朝鮮戰爭就從三八綫上開始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當時的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後來出任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國務卿）到三八綫向北窺

探，過了三天，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就告爆發。美國用了聯合國軍旗號，糾集了十幾個國家的軍隊，向北侵攻。這場戰爭在朝鮮人民的奮勇抗擊下，一共進行了三年多。由於美國將戰火燒到了中國邊境，當時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甚至要「洗靴鴨綠江」，中國曾派出人民志願軍協同朝鮮人民作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美國軍事代表到板門店簽訂了停戰協定。

停戰協定共五條六十三款。第四條的題目是「向雙方有關政府的建議」，全文如下：「為保證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雙方軍事司令官茲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在停戰協定簽字並生效後的三個月內，分派代表召開雙方高一級的政治會議，協商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及和平解決朝鮮等問題。」中國志願軍根據這一條款，全部撤出了北朝鮮，但是，美軍依然未撤，在那裏繼續阻撓朝鮮的統一。

在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的第二天，即七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向全體朝鮮人民發表了一篇廣播演說，裏面有這樣一段話：「不願同族間流血，深願國土完整和民族統一的我們與北朝鮮的全體愛國的政黨、社會團體和全體愛國人民，不問他們過去有任何活動和政見信仰有何差異，為了祖國的統一和獨立，應該共同携手……以期完成祖國和平統一的偉業。」

二十年來，南朝鮮的政治局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從李承晚，到宋堯讚、張都瑛、許

政、張勉，這些執政者像走馬燈似的，一個個上台，又一個個倒下去。到了一九六二年，軍人出身的朴正熙開始掌權。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中，朴正熙也講朝鮮的統一，但是，那並不是和平統一，他否認北朝鮮政府存在，他要用武力把大韓民國擴展到朝鮮半島全部範圍。而北朝鮮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初，一共向漢城提出了和平統一的一系列建議，共達一百三十次之多。這些建議，都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反應。

二、經濟力量的對比

兩個對立的朝鮮，這些年的經濟情況如何呢？

關於南朝鮮的經濟，漢城的一名朝鮮新聞記者曾經作了生動比喻：「一九七一年年底，美元向全世界宣告貶值，而南朝鮮的貨幣圜却還要對美元貶值，這真是貶值的貶值。」這句慘痛的話，就是把自己的經濟命運交到別人手裏以後的具體結果。

朴正熙政府執政十年以來，南朝鮮經濟一直遭受着外國資本的侵襲。外援、外資和外債，這三個「外」字，成了南朝鮮經濟的支柱。據報道，到一九七〇年年底，這三項款項合計起來，多達六十五億五千七百多萬美元。據一九七二年年初的消息說，漢城當局又與

美國、日本以及世界銀行等簽訂一系列協定，再借九億多美元外債，這個數目比一九七〇年的借款總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

外國資本在南朝鮮開設了大批工廠，據一九七〇年十月的統計，設廠的外國資本共兩億八千一百多萬美元，興建了三百多個企業。其中，美國投資一億一千六百多萬美元，開辦九十多個企業，日本投資近八千萬美元，開辦一百七十多個企業。美資錢多廠大，所以廠數較少，日資錢少廠小，所以廠數較多，這與在台灣的美日資本情況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外國資本已經進佔了南朝鮮各主要工業部門。其中，鋼鐵、石油、水泥、機械等重工業、紡織業和膠合板等加工工業的百分之三十到七十，已爲美日等國資本所控制。日本除了在浦項設立鋼鐵廠，這兩年又接連派出「漢城地下鐵道調查團」、「重工業調查團」、「對韓投資調查團」等，進行實地考察，研究更大規模的投資。

經濟命脉既然掌握在別人手裏，南朝鮮的工業企業，只不過是外國企業的附屬車間。大批中小企業受到外力的排擠和競爭，不是倒閉，就是負債纍纍。據南朝鮮官方一九七〇年夏天對十二個行業一千六百七十家中小企業進行的調查，其中有七百四十七家處於停業狀態。

南朝鮮現存的中小企業，還不斷受到西方經濟危機的影響。它的市場以美國爲主，美國先是限制紡織品進口，後是將美元貶值，南朝鮮受了一重打擊；它的進口原料以日本爲

主，最近各企業又連續借入日本貸款，日圓一升值，它又遭遇到另一重打擊。

因此，南朝鮮的對外貿易入超現象越來越嚴重。由於農業破產，工業生產不穩，進口外國商品數量激增，出口量相對減少，一九七一年入超達十三億二千六百多萬美元，比十年前增加了十億多美元。進口總額中，美日商品佔了近七成。日本貨則在連年傾銷下，已超過美國而佔南朝鮮進口貨的首位。

值得指出的是，南朝鮮過去曾出口糧食，被稱爲「朝鮮糧倉」，但是這幾年農情惡化，產量劇降，以致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每年進口大批糧食。例如，一九七一年一月，就進口了三百一十三萬噸，費了大量外滙。

南朝鮮經濟正在日益向着殖民地化發展，與此對比，北朝鮮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經濟有了相當大的增長。

在戰爭剛剛結束的五十年代裏，北朝鮮進行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在世界局勢變化甚大的六十年代裏，又進行了七年建設計劃；現在，自踏入七十年代以後，一個蓬蓬勃勃的六年計劃，又從一九七一年起展開了。

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七年的七年計劃是用十年時間完成的。初聽起來，一定有人以爲計劃的執行遭遇到挫折，但是情況並非如此。金日成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對日本「讀賣新

聞」記者高木健夫的談話中特別提到了這一點。

他指出，在七年計劃開始時，美國製造了加勒比海危機，擴大了越南戰爭，又在南朝鮮加緊新的戰爭準備，爲此，北朝鮮不得不鞏固和加强國防力量，以便應付新的侵犯。這一條經濟和國防建設並舉的新路線，使得原有的七年建設計劃，花了更多的時間。但是，在這期間，北朝鮮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非常之快，在六十年代的十年中，工業增長率每年是百分之十二點八。

在具體數字上，北朝鮮在一九七〇年時，每年可以生產出一百六十五億度電，二千七百五十萬噸煤，二百二十萬噸鋼，一百五十萬噸化肥和四百萬噸水泥。

一九七一年開始的六年計劃，規定工業總產值將增加一點二倍，每年增長率將是百分之十四的高速度。到一九七六年時，鋼產量將達到四百萬噸，發電量是三百億度，煤產量是五千萬噸，機床生產是兩萬七千台。（據金日成對高木健夫說，由於一九七一年把力量集中機床生產，機床產量在一九七一年已達三萬台。）

目前，北朝鮮大中小工礦企業遍佈各地，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設計、製造六千噸水壓機、電氣機車和內燃機車、大型挖掘機、三百馬力推土機、拖拉機、二十五噸載重汽車、大型高速鼓風機、水力渦輪機、五千噸船艦，能爲現代化工廠提供成套的設備。

在農業方面，北朝鮮已經完全解決了糧食問題，根據規定，糧產量在一九七六年將達到七百萬至七百五十萬噸，大約每兩個人有一噸糧食。

南北朝鮮的經濟，一個是靠人，一個是自主，結果就出現了這樣巨大的差別。

三、初步協議的內容

南北朝鮮的情況相去是如此遙遠，在軍事上的對峙又時起衝突。因此，七月四日的朝鮮雙方聯合聲明一經發表，世界各地都一致感到意外和驚異。

從朝鮮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來看，這次進行會談的兩個人，都是兩方面的重要官員。

代表北朝鮮出面的是金英柱，銜頭是平壤組織指導部部長。他是金日成的弟弟，在北朝鮮勞動黨中央負責人的名次中，排名第六位。

代表南朝鮮出面的是李厚洛，銜頭是中央情報部部長。他曾經担任南朝鮮駐美國大使館武官，駐日本大使，被稱爲是「朴正熙口袋裏的人物」。

五月初旬，李厚洛訪問了平壤，先後在那裏停留了四天。他是從漢城乘汽車到板門店，從板門店乘直升飛機往平壤的，除了他曾與金英柱舉行會談之外，金日成還與他進行

「長時間的誠摯談話」。到了五月底，北朝鮮又派出朴成哲代替金英柱前往漢城，與李厚洛舉行了會談，他還會見了朴正熙。

朴成哲原來是北朝鮮的外務相，後來升任爲第二副首相。他現在北朝鮮勞動黨中央負責人的名次中，排在第四位。

在這一來一往的正式會談和另外談話中，金日成提出了關於朝鮮統一的三項原則：

一、應當反對外來勢力的干涉，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自主地解決統一問題；

二、應當超越思想、信念和制度的不同，促成民族大團結；

三、應當以和平方法來實現統一，雙方都不採取反對對方的武力行動。

朴正熙在漢城與朴成哲談話時，也表示完全支持這三項原則。

朝鮮雙方的聯合聲明，一共達成了七項協議，而第一項協議，就是肯定了上述三項原則。應該說，這是雙方的接觸與會談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從這三項原則來看，大致可以抽出八個字來體會它所代表的精神。那就是：自主、團結、和平、統一。

關於自主，指的是由四千萬朝鮮人民自己來解決朝鮮人民內部的事務，來達到祖國統一的願望，而不容外國勢力的干涉。

朝鮮半島二十幾年來所發生的事情，就已經完全證明了這一點。美國軍隊在朝鮮半島駐紮了二十七年，朝鮮半島的分裂局面也就持續了二十七年。目前，美國還在南朝鮮擺着大約四萬軍隊(包括一個步兵師，一個空軍師，和它們的輔助部隊)，實行長期軍事佔領。在口頭上，他們是防備「北方入侵的威脅」，實際上就是以此來阻止朝鮮的和平統一。近年來，美國力量在亞洲遭到了挫敗，所以又採取拉進日本軍國主義到南朝鮮的辦法。因此，自主二字，指的就是不容美日兩國再對朝鮮的統一進行任何阻撓。

講到團結，在目前來説，當然不是没有困難的。二十幾年來，南北朝鮮所實行的社會制度有着本質上的不同，由於長期未曾會晤，雙方就更加存在着誤解和不信任。怎樣能夠克服這些誤解和不信任呢？這兩年來，北朝鮮已經針對此事，提出了具體辦法。例如，一九七一年四月，朝鮮勞動黨提出了八點建議，主張南北雙方成立邦聯制度。一九七二年六月。金日成在會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哈里森時，也再度强調了這一點。

所謂邦聯，與聯邦是大有不同的。參加邦聯的兩個或更多的方面，各自保留獨立主權，自己仍是國際法主體，只是在某些方面(如軍事、外交等)聯合行動。在邦聯制度下，雖有常設機關，但没有統一的立法和税收預算。朝鮮雙方有了這個邦聯制度，思想、信念和制度不同的障礙就可以逐漸得到克服。

當然，雙方的最終目標還是要通過民主選舉建立統一政府，邦聯制度可以成爲一種過渡，讓南北雙方現有制度原樣不動，再慢慢謀求統一。

談到和平，那是由於現在的南北朝鮮之間並不是和平的，也並不是真正按照三八線分界，而是按照軍事停戰線分界，不過，這條軍事分界線與三八線大致相差無幾。這一情況，表明了自一九五三年停戰以來，南北還在軍事對峙之中。

南朝鮮的兵力，除了美軍四萬以外，還有自己的軍隊六十八萬人。它的軍事預算，在一九七〇年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七一年佔百分之二十四，今年佔百分之二十六。據估計很快就要達到三成。這對於南朝鮮經濟，形成了重大負担。

金日成在對「華盛頓郵報」記者談話，已經明確表示，希望南北朝鮮從長期的臨時停戰而進一步達到和平協議。在達成協議之前，還應做到一系列的具體事情。例如，首先把雙方的軍事人員和軍事設施撤出非軍事區。其次，雙方各把武裝部隊減少到十五萬人到二十萬人。第三，締結和平協議，再把軍隊分別減到十萬人或十萬人以下。以南朝鮮爲例，軍隊如果從六十八萬人減到十萬人或以下，裁軍七分之六，這將是多大的變化。

自主、團結、和平這三條如果真正做到了，那已經是向着統一邁進了若干大步。通過這次會談，雙方已經決定今後不再中傷和誹謗對方，不進行武裝挑釁，要防止突然的軍事

衝突，實現各個領域裏的多方面交流，恢復聯繫，增進了解；在平壤漢城間設置「熱線」（即直通電話線路），以便進行急切聯繫，並且商定建立以金英柱、李厚洛爲負責人的協調委員會，負責實現這些協議。

這個聯合聲明，成了轟動全世界的大消息，在許多國家首都裏，被讚譽爲「良好的開端」。

四、南朝鮮的轉變

和平統一朝鮮的主張，二十年來一直未獲得任何積極效果。但是，到了一九七二年五月，南北雙方先是在平壤、後是在漢城舉行了會談，並且在七月初發表了初步協議。這個變化是怎樣出現的呢？

二十年來，倡導和平統一的是北朝鮮，偶然有人響應和平統一的主張即被投入監獄的是南朝鮮。因此，要想找到變化的原因，就不能不從南朝鮮的態度的轉變着手。

這裏面，關係到圍繞着南朝鮮的國際情勢的變化，也牽涉到南朝鮮內部情況的動盪和不穩。

首先要提出來的乃是：美國在亞洲政策的失敗，使得南朝鮮當局開始體會到，自己所倚仗的靠山，不過是一座並不牢固、隨時可以徹底垮台的冰山。而朝鮮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重起的警惕和反對，更不能不使南朝鮮當局有所顧忌。

一九七〇年七月，美國當局由於國內經濟情況的惡劣，通知漢城當局，要把駐紮在南朝鮮的美軍撤退一部分，三師六萬人駐軍，起碼先減少一師人。這一做法目的何在，後來就由美國官方的言論和行動逐漸暴露出來了。撤退的一師美軍，其裝備全部留給南朝鮮軍隊使用，而美軍當局又進行了一次「飛龍演習」，表現出美國軍隊可以用長程大量運輸的方法，朝發夕至，隔洋向南朝鮮增兵。越南戰爭「越南化」的政策，同時用到了南朝鮮，該地今後如再有戰爭，美國也一樣要實行朝鮮戰爭「朝鮮化」政策。它一方面說是要撤出朝鮮，一方面要長期駐軍朝鮮，用少量的部隊，維持着南朝鮮的佔領，以保持朝鮮半島的長期分裂。

情況不僅如此，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時，尼克遜和佐藤發表了聯合聲明，佐藤在聲明中竟然聲稱朝鮮與台灣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這一句話清清楚楚表明，佐藤政府已經充當起美國在亞洲的「管家」，公開覬覦朝鮮和台灣，希望重溫一九四五年以前的舊夢。

南朝鮮當局在一九六五年與日本簽訂了「日韓協定」，日本以無償援助三億美元，政

府貸款兩億美元，民間貸款一億美元，共計六億美元的代價，取得了對南朝鮮的發言權。其後，日本又恢復了下關（日本）與釜山（南朝鮮）之間的航線，日本勢力逐漸向南朝鮮伸展，在日本國會上被揭露出來的日本「三矢計劃」，就是美日在亞洲共同作戰的體制之下，怎樣展開軍事行動的全盤部署。

最近，南朝鮮當局由於經濟情況越來越糟，又向日本要求給予十億美元新貸款。日本佐藤政府把勢力一步緊一步地對於南朝鮮進行滲透，這一情況重新出現在曾經淪爲日本殖民地達數十年之久的朝鮮，就引起了極大的公憤。

釜山日本總領事在草梁洞興建大規模總領事館的工程，遭到了南朝鮮人民的反對就是一個實例。日本在本世紀初期侵佔朝鮮之前，早在德川幕府時代就由它的對馬藩（官名）在釜山草梁洞設有「倭館」，進行政治和經濟滲透。草梁洞從此成了日本侵略朝鮮的踏脚石。現在，日本官方似乎是舊情難忘，還想再續前緣，特別用高價在草梁洞投標買地，準備興工。推動這個工程的釜山日本總領事，在南朝鮮人民的嚴詞指斥之下，終於不得不縮回手脚。

與美日「合作」的南朝鮮資本家，被稱爲「十大財閥」。在過去十年中，一般南朝鮮人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四成，而「十大財閥」的平均資金却增長了十至十三倍。這些資本

家與官僚政客勾結在一起，操縱着南朝鮮的政局。

南朝鮮文壇上出現的「五賊詩」和「魍魎歌」，無情地諷刺了這種現象。作者使用了古典文學的傳統筆法，對於南朝鮮的邪惡橫行、水深火熱的情況，給予了無情的鞭笞。這些作品的作者雖然被投入了監獄裏，但南朝鮮人民要求驅逐外國力量、保持獨立自主、希望自由民主、要求祖國統一的願望，是越來越强烈了。

南朝鮮當局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宣佈了戒嚴法，鎮壓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又在十二月宣佈全境進入緊急狀態，「防止北方入侵」。然而，這樣的宣佈，只不過是從反面證明，南朝鮮人民要求改變現狀的呼聲是越來越高了。

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之後，亞洲太平洋國家理事會一九七二年六月在漢城開會，這是這個反共反華組織在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後舉行的首次會議。這次會議，表現出亞洲的風向已大有不同，許多國家要求將這個會議的政治色彩減弱，將經濟色彩加强。亞太理事會的發起人之一、前泰國外長科曼説道：由於有好幾個國家希望與中國建交，所以這個組織的前途是越來越黯淡了。

外部的變化，內部的不滿，使南朝鮮的政局更加失掉平衡，這些變化，驅使南朝鮮當局不得不改變了對和平統一的立場。但是，和平統一到底是它的真正目標，還是它的應付

難關的臨時手段，則要看事實的發展。姑不論兩者孰是，但南朝鮮終於走上了這一步，足可以證明，形勢比人還强。人們當然希望，南朝鮮當局是真正向着和平統一邁步的。

五、光明的前途，曲折的道路

在朝鮮雙方聯合聲明發表之後，朝鮮的和平統一問題是否就此一帆風順發展下去呢？對此，人們還需要保持審愼的樂觀。應當承認，在形勢比人還强的客觀環境下，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前進的道路絶對不會是一條直線，它必然還會是曲折和複雜的。

從樂觀方面來看，南北雙方的紅十字會會談又有了新的發展。自從聯合聲明關於雙方成立協調委員會的決定發表以後，南北朝鮮的接觸有了三個頭緒。

第一是朝鮮停戰以來，南北雙方有軍事停戰委員會，定期在板門店開會，那是軍事方面的會議。而這個會議上的談判，從來是具有鬥爭性的，因爲分界線上，經常出現大大小小的武裝衝突事件。

第二，從一九七一年九月以來，雙方紅十字會代表舉行會談，那是屬於人民團體之間

的接觸，辦理的是探尋隔離多年的家屬、親戚、朋友及互通音訊問題。這個會談，直到目前，還是預備性會議。它在一九七一年開始時稍有進展，到了一九七二年四月，速度就放慢了許多，一直到了五月中旬，才有獲得初步協議的眉目。現在看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由來，與李厚洛和朴成哲的平壤、漢城之行完全有關。

據漢城傳出來的消息說，平壤漢城間的高級會談之能够實現，雙方紅十字會在板門店的會談起了重要作用。而雙方聯合聲明中的七點協議也有一點特別提到，「要積極協助目前在全民族的巨大期待中舉行的南北紅十字會會談早日取得成功」。

因此，在第三個接觸點——協調委員會還未建立起來之前，雙方紅十字會的會談將是一個風向計。這個會談現已確定將雙方代表確定為七個人，今後輪流在平壤和漢城開會。這是一項新的進展。

但是，對於這種樂觀必須加上審慎的保留。因為，在雙方聯合聲明發表之後，雙方對於某些關鍵性問題的解釋並不一致。例如，李厚洛在漢城招待記者時表示，「現在是從無對話的對抗發展為有對話的對抗。」漢城當局甚至否認平壤有一個合法的政府。前者與北朝鮮所倡導的統一，後者與北朝鮮所倡導的邦聯制度，顯然有着很大的距離。

朴成哲在平壤招待記者時，特別提到了美軍的撤退是統一問題的關鍵所繫。但是，南

朝鮮却認爲美軍乃是「聯合國軍」，它的駐留並不能解釋爲外力干涉。而美國也宣稱，美國軍隊並無撤退之意。

不僅如此，就在朝鮮雙方聯合聲明於七月四日發表之後，南朝鮮軍方在第二天（七月五日）就動員了一支地面部隊，在三八線中段進行了一次稱爲「渡河演習」的戰爭演習。同一天，又進行了一次「山地演習」和「游擊演習」，說是要改善戰備狀態。這種行徑顯然與聯合聲明的精神大相逕庭。

因此，聯合聲明所列舉的各項協議到底能否實現，何時實現，到現在都還不能得出確切的保證。但是，朝鮮人民要求和平統一的願望乃是時代的潮流，不論經過多麼曲折的路程，它總要實現。

除此之外，在今後的聯合國大會裏，朝鮮問題將怎樣發展，也將受到注意。

這二十幾年來，「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已經改稱「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顧名思義，這個由美國一手操縱扶植出來的委員會，是想把整個朝鮮半島統一爲大韓民國。

一九七一年，有一些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中提出了兩項建議。第一，「撤出在聯合國旗號下佔領南朝鮮的美軍和其他外國軍隊」；第二，「解散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

在歷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由於美國的操縱，在討論朝鮮問題時，向來都由南朝鮮的代表列席，却拒絶北朝鮮派人到會發表意見。這樣的會議，當然不可能期望它能够對於朝鮮問題的公正討論。

一九七一年，上述的兩項提案雖然未能列上議程，但是，政治觀察家早已看到，在中國的合法席位問題獲得解决之後，在今後的聯合國大會上，美國如果想再躲避朝鮮問題，恐怕很困難了。

六、對局勢的影響

朝鮮南北雙方在自主的原則下，就和平統一祖國的問題達成初步協議，這不僅是朝鮮四千萬人民本身的一件大事，它對於世界的局勢和亞洲的局勢都會發生積極的影響。

以亞洲來說，從一九五〇年到現在，發生過兩場戰爭：一場朝鮮戰爭，一場越南戰爭，都是美國軍隊千里迢迢，跑到這兩個國家的領土上作戰的。

美國打朝鮮戰爭的目的是征服北朝鮮，甚至想把戰火燒過鴨綠江。但是，戰爭的目的没有達到，美軍却被推回三八線附近，雙方最後在板門店簽字停戰。直到現在，還是沿着

軍事分界線對峙。

美國軍隊未能率領南朝鮮軍隊征服北朝鮮，却在這二十年中達到了分裂朝鮮的目的。由於美國軍隊長期駐紮在南朝鮮，由於美國干涉朝鮮人民的內政，朝鮮南北雙方一直處於緊張的對立狀態。

越南戰爭的情況也是如此。在朝鮮戰爭停戰之後不到一年，越南人民獲得了奠邊府大捷，法國政府被迫在關於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同意將法國軍隊撤走，給予越南人民以真正的獨立。

法國的力量雖然撤離了越南，美國的力量却一脚插了進去。法國在軍事上宣告失敗，美國却代替它進行政治上的「收尾」。所謂「收尾」，即是做照美國用來妨礙朝鮮雙方進行和平統一的手法，妨礙越南雙方的和平統一。

周恩來在對「紐約時報」聯合主編蘇兹伯里的談話中，曾經表示，作爲日內瓦會議的參加國之一，中國方面做了一件錯誤的事情。那就是當時不應該輕信了美國不干涉越南內政的保證，以致越南的和平統一不但被拖延和破壞，而且越南人民又面對着一個新的外力侵略者，因而掀起一場抗美救國戰爭。爲此，中國人民有責任有義務全力支持越南人民作戰，直到徹底勝利。

美國代表在巴黎會議中的發言，以及尼克遜等人的講話，一再表明，美國不能放棄阮文紹政府。越南方面在巴黎會議內外則多次表示，並不要求在越南南方建立一個共產黨政權，他們主張的是一個反映越南南方真正的政治狀況的、由三方面的人組成的、廣泛的、中立化的民族和睦政府。這個立場，與美國所堅持的一定要維持住阮文紹政府，正是尖銳的對照。

正在越南問題發展到這一關鍵的階段的時候，朝鮮雙方就祖國和平統一問題所達成的協議，就有了超越朝鮮本身問題的意義。因爲，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表明，各個國家的事情應當由各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管。

在亞洲，到目前還未能完成統一而且形成對立的國家有三個：中國、越南、朝鮮。越南、朝鮮是因國際協議各自分成南北兩邊，中國的情況則與國際協議無關。唯其如此，朝鮮出現的新局勢，更值得中國人加以深思。

民族的團結，國家的統一，反對外國的力量干涉本國內政，乃是一切熱愛祖國的人的偉大民族願望。在這方面，朝鮮雙方雖然只獲得了初步協議，走上自主和平統一的第一步，然而，無論如何，它將對亞洲和世界局勢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結束語

西諺云：從一粒沙子可以看到世界。朝鮮問題正是一粒沙子。

朝鮮問題並不是孤立的。二十二年前的朝鮮戰爭，二十幾年來的兩個朝鮮的對立，以及目前的兩個朝鮮就和平統一問題所獲得的初步協議，都是世界局勢的反映。

有人認為，世界局勢發展得快。其實，這個快字的根源，就在於一兩個超級大國對於世界局勢的控制、對各國內政的干涉都遭到了空前的失敗。

然而，這並不等於說，它們所進行的霸權主義和干涉主義就將消聲歛跡。世界的局勢今後還將發生動盪，朝鮮局勢以及其他地區的局勢也必然如此。

蘇聯軍官「出埃及記」

聖經上的「出埃及記」，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上演了新的一幕。四萬名蘇聯人（一萬五千名軍人，兩萬五千名眷屬），被埃及總統用請求撤退回國的方法，變相地趕出了金字塔和尼羅河的土地。

蘇埃關係爲什麼有了這樣的轉變？中東「不戰不和」局面是怎樣出現的？埃及、利比亞爲什麼宣布合併？中東局勢今後將如何？以下是一些粗淺的認識。

一、「不戰不和」的局面

蘇聯版「出埃及記」上演以後，有人算了一算，認爲這是古國埃及自新生以來，在國內外形勢上出現的第四個高潮。

第一個高潮是一九五二年的「七二三革命」。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一批埃及青年

軍官發動起義，推翻法魯克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國。

第二個高潮是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國有化。在總統納薩的率領下，埃及人民宣布將運河國有，並且打敗了爲此而展開進攻的英法聯軍和以色列軍隊，維護了民族權益。

第三個高潮應該說是一個反高潮。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在美國的慫恿和支持下發動了「六日戰爭」，而埃及在蘇聯的「策劃」和「勸導」下，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致阿拉伯國家在這僅僅六天的戰爭中，遭到了空前大敗，分別丟失了大片領土。截至現在，埃及的蘇彝士運河以東的領土——西奈半島還在以色列的佔領之下，原是埃及經濟命脉之一的蘇彝士運河依然不能復通。

事隔五年，一個新的高潮出現了。這第四個高潮便是蘇埃關係出現了變化，蘇埃兩國在一九七一年五月簽訂十五年友好合作條約後，只過了一年零兩個月，一場把不受歡迎人物變相驅逐出境的「出埃及記」，便告演出。

以上這一意見是否適當？這第四個高潮到底算不算高潮？也許還有不同看法。但是，按中東局勢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蘇聯的經濟力量滲入埃及，是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國有化以後的事，它藉着協助修建阿斯旺高水壩，逐漸加强了對埃及的關係。埃及這個地方，左臨地中海，右臨石油蘊藏

豐富的中東，南邊是非洲大陸，地當歐亞非三大洲樞紐，早在帝俄時代，沙皇對它就曾覬覦已久，現在的蘇聯當局，爲了與美國爭霸，當然是不會放過這個戰略地帶的。

「六日戰爭」以後，埃及軍事力量大傷，與以色列比較起來，不可否認，處於劣勢。從這時起，蘇聯加强了對埃及的軍事滲透，供應了大量武器，然後又派遣大批軍事人員隨同前往，這些人，或是訓練埃及人員使用這些武器，或是自己操作、使用這些武器，或是到埃及軍隊充當顧問。這樣一來，埃及軍隊的大權就出現了旁落現象。

有人做過一番統計，指出這若干年來，蘇聯給予埃及的軍援共五十億美元，其中有三十五億美元是在「六日戰爭」之後給予的。單看這個數字，人們也許會得出蘇聯是在全心全意支持埃及對抗以色列侵略、收復已失領土的印象。但是，真實情況絕非如此。

這裏可先看一看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自從一九四八年以色列成立，成爲阿拉伯國家心臟上的一柄尖刀以來，美國援以款項共達一百零五億美元。這是美國爲推行它的中東政策而投下的資本。蘇聯對埃及的幾十億美元援款，也不外是同一性質。

其次，蘇聯所給予埃及的武器，都是性能比較落後，而且是防禦性武器。例如，它給埃及撥去的只是薩姆二型的「地對空」導彈，以迎擊以色列空軍的襲擊。埃及曾屢次要求給予「地對地」導彈，以對抗以色列從美國獲得的長程大砲，但蘇聯直至今天也沒有允予供應。

蘇聯口頭上聲稱支持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收復失土，而實際上却是强迫埃及與以色列進行和解。在美國支持下的以色列雖然也聲稱願意正式結束埃以戰爭，却拒絕退出所佔領的大片土地。埃及在這樣進退不得的情况下，陷入了極大的苦悶。想戰，由於軍事及武器完全受制於蘇聯，欲戰不能；想和，由於以色列堅不退出埃及領土，欲和不能。這就形成了埃以之間的「不戰不和」局面。

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用了一九六七年以後的五年時間，逐漸看清了這個「不戰不和」局面的實質。這個局面並不是偶然的因素滙集在一起而出現的，它完全是由於美蘇兩個大國爲了爭奪霸權而有意操縱和安排出來的。它們越是能够把中東的「不戰不和」局面盡量拖延，就越是能够在那一地區加强控制，一方面在那裏爭奪勢力範圍，一方面把那裏作爲它們主宰世界局勢交易的商談籌碼。

埃及人民、埃及輿論、埃及軍人對於「不戰不和」的局面產生了强烈的不滿，他們催促政府採取果敢的行動。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埃及總統薩達特曾宣布，要使一九七一年成爲「决定性的一年」。那意思是說，要使用一切可能的辦法，把失土收復回來。

莫斯科的反應却是異常冷漠。他們說，大國和大國之間固然不應冒核戰爭的危險，大國也不容許小國之間作戰而引起大國之間的核戰爭。他們從這一理論出發，完全忽視了埃

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收復失地的決心，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蘇埃關係的轉變。

二、蘇埃交涉的內幕

埃及前任總統納薩於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心臟病逝世，由現任總統薩達特接任。

從薩達特接任以來，蘇埃兩國似乎就保持着一種貌合神離的態度。兩國官方雖然沒有發表過正式的指責，但是，雙方頻頻來往會談的情況、公報的措詞、有關蘇聯拒絕供給有效武器的傳言，以及一九七一年五月在開羅所發生的破獲薩布里（副總統，據說受蘇聯支持企圖推翻薩達特）政變事件，在在都表明了暗中的磨擦已嚴重存在。

這一次，埃及當局宣布驅逐蘇聯軍事人員，蘇聯方面當作啞子吃黃連，有苦自家知，避免多談。而薩達特本人由於飽受一肚子怨氣，這股氣一旦爆發，便透露了不少內幕。

蘇埃的正式交惡，據說始於一九七一年三月薩達特到莫斯科的訪問。那次訪問是有目的的，埃及希望得到蘇聯米格—二三式飛機，以對抗以色列從美國拿到的F四—鬼怪式飛機。但蘇聯對於埃及駕駛員不表信任，只同意在供給米格——二三式飛機時，派遣蘇聯駕

駛員駕駛，薩達特被迫同意。

薩達特回到開羅後，飛機沒有到，蘇聯支持的薩布里政變却到了。五月，埃及宣布破獲政變計劃，抓起了薩布里，薩達特雖然沒有公開揭穿是什麼人站在薩布里的背後，但是，大家對於這樣的事情已是心知肚明，也無須揭穿了。緊接着，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樸哥尼率領代表團在薩達特並不同意的情況下到達開羅，說是要「彌補關係」。彌補關係的辦法之一，是樸哥尼隨身帶來「蘇埃友好合作條約」草案一份，要求薩達特簽字。

薩達特感到這是一次「突襲」。他要求展期兩個月再談，以便他有時間詳細研究。樸哥尼則非要對方立即簽字不可，並當場保證。簽字之後四天之內，第一架米格—二三式飛機就會到達埃及。薩達特在這樣的高壓及保證之下，終於在友好合作條約上簽了字。所謂友好，所謂合作，真相便是如此。

簽字劃押後的文件，帶回莫斯科去了，飛機却不見蹤影。四天、八天、四個月都過去了，樸哥尼的保證完全沒有實現。

薩達特在十月二日訪莫斯科，提出保證的樸哥尼稱病不見。薩達特這一次是與柯西金會談，勃列日涅夫到最後一天才露了一面。雙方又達成了協議，蘇聯重新保證在年底以前供應埃及所需要的軍火。

薩達特回到開羅以後，蘇聯運軍火的飛機到了。不過，那只是過境，而且帶走了一些已經運到埃及的軍火，飛往印度，去支持印度進攻巴基斯坦。

十二月初，蘇聯答應供應的軍火依然未到。薩達特於是通知蘇聯，希望年底以前三訪莫斯科，並催促實現協議。蘇聯當局却一直拖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才饗以閉門羮一碗，要他在次年（一九七二年）二月前往。

到了二月，薩達特才看清楚，這兩個月的拖延，葫蘆裏藏着什麼奧妙。蘇聯邀請了中東盛產石油的國家伊拉克派出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訪問，兩者隨後也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同時，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馬佐洛夫訪問了叙利亞。叙利亞是與埃及共組聯邦的國家，而蘇聯竟然直接下手了。

過去，蘇聯把埃及當作中東、北非地區的主要國家，有事先要與它商量。而現在，莫斯科採取了「分散主義」的手法，繞過了埃及，與一些國家直接拉攏關係，薩達特二月訪蘇之行又告失敗，自不待言。

然而，薩達特還沒有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訪蘇之後作出必要的結論，他在四月又四訪莫斯科。那時正是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蘇前夕，薩達特希望，在美蘇會談之中，蘇聯能够站在支持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收復失土的立場。但是，五月底，美蘇會談公報一經發表，薩

達特發現自己的四訪莫斯科之行又告失敗，於是在六月一日向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一份七點質問書，內中說明，埃及今後的立場要看蘇方如何答覆而定，希望蘇聯明確表示態度。

七月七日，蘇聯駐埃及大使維諾格拉多夫要求會見薩達特，當面宣讀蘇聯方面的回信。長達三頁的回信，只不過是攻擊埃及「金字塔報」總編輯海克爾（薩達特的親信）破壞蘇埃友好。對於薩達特的六月信件，隻字未提。

四訪莫斯科迄無結果的薩達特，事後自稱，這時他再也忍不住憤怒了，於是當着蘇聯大使維諾格拉多夫宣布了四項決定：

一、駐在埃及部隊中的蘇聯顧問，在從七月十七日開始的十天之內，必須全部離去。

二、一切蘇聯軍事設施移交埃及管理。

三、蘇聯的一切裝備，必須全部售給埃及，否則帶回去。

四、埃及同蘇聯的一切進一步談判，必須在開羅，而不在其他地方進行。

以上便是根據埃及總統薩達特自己講述出來的蘇埃關係在這一年半中的變化，再加上一些其他方面的材料，重組出來的幕後經過。這一段歷史，對於認識現在的蘇聯當局，是頗有幫助的。

三、兩個「五月文件」的實質

以上的經過說明，一九七一年五月下旬和一九七二年五月下旬，對於蘇埃關係都是關鍵性的時刻。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樸哥尼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突然到達開羅，與埃及總統薩達特進行會談。據「金字塔報」報道，蘇聯方面只不過是前一天（五月二十四日）將行程通知埃及，成了徹頭徹尾的不速之客。

樸哥尼坐催薩達特劃押簽字的「蘇埃友好合作條約」於五月二十七日簽字。這項條約一經宣布之後，立即引起了各種不同的反應。

條約全文共十二條，有效期間十五年。當時，有人認爲應該注意的是第八條。這一條的原文如下：「爲了加强阿聯的防衛能力，雙方根據兩國之間應該簽訂的協定，繼續發展在軍事方面的合作。這一合作，保證對阿聯提供武器援助，以便協助訓練阿聯軍事人員，提高消除侵略後果及對付一般侵略的能力。」（註：當時埃及尚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改名埃及共和國。）

在這些評論家看來，這項「友好合作條約」，在前一部分雖然用了極大篇幅談到「加强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方面的合作和交流」，但是，最主要的一點還是在於軍事方面的合作，因此，應該把這條約視爲軍事條約，而文中所提到的「消除侵略後果」，指的就是收復被以色列佔領的土地。

但是，也有一些看法並非如此。他們認爲，條約的第七條才是蘇聯的真意所在。這一條的全文這樣寫道：「基於對和平和安全深表關心，爲了和平鬥爭，必須重視在國際舞台上的行動一致。雙方今後將就兩國有關的問題，通過各種級別的定期會商，取得協議。當從雙方的立場認爲出現了威脅和侵犯和平的事件時，雙方爲了排除對和平的威脅，而調整雙方的立場，應立即進行接觸。」

因此，另外的這些人認爲，這項條約實際上是一個限制和束縛埃及手脚的條約，它不許埃及爲收復失地而向以色列作戰。在第八條中，蘇聯只保證供應加强阿聯「防衛能力」的武器，而第七條中更加明確規定，不但在埃及準備展開軍事行動之前，必須與蘇聯進行協商，就是什麼才算是和平受到了威脅，也要從「雙方的立場」來共同判斷。

隨同樸哥尼到達開羅的蘇聯代表團，裏面包括蘇聯黨政軍三方面人士。黨的代表是黨書記波諾馬廖夫，政府的代表是外長葛羅米柯，軍的代表是國防部副部長巴伯洛夫斯基。

巴伯洛夫斯基的地位，只是地面軍隊總司令，連國防部第一副部長都不是。單是從代表團的組成來看，蘇聯的目標並不是把軍事合作作爲「蘇埃友好合作條約」的重點，已經是很清楚的了。

一年多來的事實證明，後一種看法是比較正確的。埃及所希望的友好合作，與蘇聯所「施予」的友好合作，並不是一回事。若非如此，又怎會有勒令薩達特在兩天之內在所謂「友好合作條約」上簽字的事情出現呢？

一九七二年四月底，埃及總統薩達特再度飛赴莫斯科會談，距離一九七二年二月莫斯科之行，只有兩個月時間。據當時的西方通訊社報道，此行是由於尼克遜訪蘇之行已定，薩達特特地赴蘇，轉達埃及以及阿拉伯國家有關中東問題的立場。

這個看法大致是不差的。因爲薩達特離開莫斯科之後，即飛到阿爾及爾，與阿爾及利亞首腦布邁丁、利比亞首腦卡札菲舉行會談。三國會後發表的共同公報說，「爲了進行對以色列的戰鬥，爲了全體阿拉伯人民有明確目標和共同行動，阿拉伯各國將訂立一項『一切爲了解放』的計劃。」這一宣布，當然是對美蘇兩國高峯會議的一種間接表示。

但是，到了五月底美蘇會談公報發表出來，阿拉伯人民在公報中所看到的這兩個大國有關中東問題的立場，却是另一番模樣。

美蘇兩國的公報這樣寫道：「雙方各就中東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立場。雙方再度確認，支持按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和平地解決中東問題。」公報然後又提到，兩國支持聯合國中東特使雅林的活動，並準備繼續檢討緩和中東軍事的緊張局勢的措施。

阿拉伯人民看到美蘇這一段聲明，以及尼克遜臨離莫斯科時與蘇聯官方所共同發表的美蘇基本關係十二項原則，也就徹底認清一件事，那就是中東的「不戰不和」局面，並不是美蘇兩國在無意間所造成，而是這兩個國家在世界範圍裏共同推行霸權主義，從而在中東地區又有爭奪、又有聯手的必然結果。

「華盛頓郵報」在七月十九日的社論中這樣寫道：「薩達特總統可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由於大國的實現和解（指美蘇莫斯科會談），因此，如果指望莫斯科再提供任何認真的幫助來結束以色列的佔領，那是不現實的。」開羅的「金字塔報」在七月二十日的社論中說：「我們坦白地講，莫斯科會議的結果，使得有必要採取薩達特總統所提到的客觀立場。」

一九七一年的五月和一九七二年的五月，無獨有偶，蘇聯當局向埃及人民兩次暴露了它的真面目。

四、有多少蘇聯人在埃及？

蘇聯這許多年來，派了多少軍事人員在埃及？對埃及給予了多少援助款項呢？其控制情況又如何呢？

在薩達特總統宣布驅逐蘇聯軍事人員以前，到底有多少蘇聯人在埃及，由於兩國沒有宣布正式數字，言人人殊，各有不同。但一般的看法多認爲，軍事專家和顧問共一萬五千人，眷屬共兩萬五千人，合計是四萬人。

貝魯特「今天報」曾有過一項估計。埃及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欠蘇聯的總債務是七十億美元，相當於埃及全部耕地面積的總值。該報說，蘇聯的軍援每天合五百萬美元。

設在倫敦的戰略研究所，就蘇聯所控制的埃及防空工程作了如下的叙述：七十個薩姆—二式「地對空」導彈發射場，每個發射場有六個發射器。六十五個薩姆—三式（也可能是薩姆—四式）導彈發射場，每個發射場有四個發射器。一個雷達網。六個中隊的米格—二一式截擊機。一百五十架米格—二一式噴氣機（或許還有米格—二三）。

只有在蘇彝士運河附近的少數導彈發射場，在「驅逐」令下達前，是由埃及人操作的。

埃及空軍所用的飛機全部是蘇聯製造的，海軍的骨幹四艘驅逐艦，也是蘇聯製造的。另外，蘇聯在亞歷山大港和馬特魯，擁有能接待潛水艇的基地設備；還在曾經是英國重要基地的開羅西部，擁有大批空軍設施。

在這樣情況之下，蘇聯在埃及的軍事人員大概分爲如下三種：

一、空軍駕駛員，大約二百名。在埃及一再要求下，蘇聯撥了少數米格—二三式飛機給埃及，但不許埃及駕駛員駕駛，只能由蘇聯駕駛員使用。

二、薩姆「地對空」導彈操縱人員，以及派在埃及各部隊的軍事顧問。埃及武裝部隊共三十萬人，蘇聯的顧問已安插到營級單位裏進行直接控制，共萬餘人。

三、教官，共兩千不到。

以上是軍事方面。在經濟方面，情況則也大致相同。

到一九七二年夏天爲止，埃及是中東、北非地區接受蘇援最多的一個國家。蘇聯援助主要項目有下列幾項：

一、在總投資爲十一億美元的阿斯旺高水壩工程中，援助三億二千萬美元。

二、在總投資爲二億八千八百萬美元的埃及農業電氣化計劃中，提供一億七千七百萬美元的設備，還提供專家。

三、參加總投資爲八億美元的赫勒萬鋼鐵廠，數目不詳。

四、在這些主要項目之外，已經爲農業電氣化拿出四億二千萬美元，爲墾荒拿出四千萬美元，爲棉花、穀物和水泥項目拿出三億一千二百萬美元。

憑着這些軍援和經援，蘇聯於是緊緊地將埃及抓在手裏，操縱、控制和干涉，三管齊下。例如，蘇聯協助埃及修建了阿斯旺高水壩，便以此作爲干涉埃及的藉口。他們說，阿斯旺高水壩修來不易，一旦再與以色列作戰，水壩並非完全沒有被轟炸坍圮的危險，因此必須避免輕啓戰端。同時，蘇聯以保護阿斯旺高水壩爲名，在水壩附近設置了「地對空」導彈，從來不許埃及人員操作，只能由蘇聯軍事人員負責。就是這樣，一座阿斯旺高水壩，反而變成了埃及人民的包袱。

變成埃及人民的包袱的，還有這四萬名君臨埃及的蘇聯人。在工作上，他們頤指氣使；在生活上，他們享受特權，把尼羅河中的桑馬勒克島變成「小莫斯科」。埃及軍官和蘇聯軍官、埃及人民和蘇聯顧問發生磨擦的事情時有所聞。謝拉頓酒店的俱樂部有蘇聯顧問在賭博，開羅的黑市有蘇聯眷屬在插手。

有人把埃及的蘇聯軍官作了一番比較，說道：「他們在那裏是被當作壞傢伙的，正如美國人在越南一樣。」

五、埃及利比亞合併

一事剛過，一事又起。就在薩達特總統宣布下令蘇聯軍事顧問撤出埃及之後，埃及又宣布將與鄰國利比亞合併，兩國併成一國。

關心中東、北非形勢的評論家一致認爲，埃利兩國合併計劃如能實現，對於中東、北非甚至地中海地區都將有較大的影響。

利比亞也是一個阿拉伯國家，由於它多年來處在外國勢力及封建王朝統治之下，再加上沙漠地帶佔了國土的較大部分，所以在文化和經濟上都比較落後。它的國土比埃及大出三分之二，而人口只及埃及的十七分之一。它本來是個王國，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青年軍官卡札菲等發動政變，推翻王朝，因此稱爲「九一革命」。

在卡札菲領導下的新興國家利比亞，對於鄰國埃及所面臨的「不戰不和」局面表示反對，它一再聲稱，應該用武力收復一切阿拉伯失土，包括收復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家園。因此，利比亞被某些評論家戴上了「最好戰的阿拉伯國家」的帽子。

卡札菲對於蘇聯對埃及的牽制也表示不滿。他一再主張，應該將「七二三革命」（指

埃及）和「九一革命」（指利比亞）的精神集合起來，將兩國合併成一國，將兩個政府和兩個議會合併爲一個政府和一個議會，將兩國的人力、財力、物力共同調動起來，堅決從以色列手中收復失地。

卡札菲的正式建議是在薩達特一九七二年二月三訪莫斯科之後提出的。薩達特雖然在莫斯科再度碰了釘子，對於利比亞這位首腦的建議，却並非沒有顧慮。

第一個顧慮是納薩在世時，埃及曾在一九五八年與叙利亞合併，成爲阿聯，但是，這個關係只維持了三年便告拆檔。合併而不能長久維持，其政治效果會適得其反。第二，利比亞的積極反攻論調與蘇聯立場截然不同，如果答允了合併，則會影響到埃及對蘇關係。

但在另一方面，利比亞的合併建議也並非完全不可以考慮的。一旦合併，則可以增加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尤其在主張採取積極行動的國家中）的政治聲望，而且，利比亞的出口石油每年可賺回二十四億美元的外滙，對於負債累累的埃及不無小補，埃及還可以利用切斷對外國的石油供應，來作爲迫使這些國家不得支持以色列的手段。

當時，薩達特的回答是過五個月提出正式答覆。七月十七日，蘇埃關係出現了正式變化，而薩達特對利比亞答覆的五月期限在七月底也告滿期。在這一情況下，薩達特給予了肯定的答覆，雙方經過會談，於八月二日正式宣布同意合併。

合併的宣言說：「埃及人民和利比亞人民聯結在一起，對阿拉伯民族負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這責任和義務，便是「不顧任何阻礙來實現最高民族目標，並且要求他們作出緊急的共同努力，來實現阿拉伯對統一的希望」。

宣言宣布，兩國將開始研究統一計劃，合併的措施最晚將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完成。

這個日子，距離宣言正式宣布有整整一年時間。對於這一年的準備時間，各方評論有着不同的解釋。

有的人認爲，兩國合併並不是一蹴可即之事，一年的準備並不爲多。另有人也認爲，這表現着薩達特與利比亞的立即積極反攻主張還有分歧，因此，它希望用一年的時間作爲衝緩，進行調整。

提出後一個論調的人，其主要根據在於，蘇埃之間雖然上演了最近的一幕蘇聯軍官「出埃及記」，但這兩國的關係依然要繼續下去。在蘇聯來說，他們與埃及完全鬧翻，失卻了重要據點，並不會帶來任何好處，那會影響他們在中東北非以及地中海地區的地位。現在，他們一聲不出地把軍事人員撤走，一方面可以間接向美國表示願意改善美蘇關係，另方面却可以繼續設法對埃及有所控制。在埃及來說，它對蘇聯欠着幾十億美元的債務，身

上既然還綁着閻王債，就是在主觀上想變成自由身，也是談何容易。

就是那一名被蘇聯官方文件大罵的「金字塔報」總編輯海克爾，最近還在這樣下筆：「我們應當始終牢記，埃及和蘇聯的友誼是戰爭時期和和平時期具有戰略意義的友誼。」這幾句話，也正是埃及目前處境的一種反映。

因此，埃及今後政策的方向到底如何，在蘇埃關係出現新階段後不久的今天，一時很難看出端倪。

英國外交部曾表示，埃及利比亞的合併是合理步驟，埃及如向英購軍火，英國將予考慮。法國官方則表示，法國雖然在供給「蜃樓」式飛機給利比亞時，言明不得將飛機轉交給對以色列的交戰國，現在埃及與利比亞合併，但合併期間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因此法國將繼續供應軍機給利比亞。美國官方也通過宣傳機構作了暗示，認爲「埃及下一步的做法，將是要求美國壓迫以色列，要以色列採取彈性政策」。

這些國家是否暗中已有行動，埃及的反應如何，目前還難知曉。人們在表面上看到的則是埃及依然在與蘇聯進行交涉，蘇聯將派遣代表團重新進行會商。由此可見，在身不由己的情況下，抽身、轉身均非易事，在此時機，需要的是决心和勇氣。

六、從蘇埃關係看蘇印關係

埃及總統薩達特在七月十八日第一次發表的驅逐蘇聯顧問的講話中，也曾經提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戰爭。這場印巴戰爭，看來對於埃及當局的決定，起了一定的影響。薩達特在談到一九七一年是「决定年」時，這樣說道：「但蘇聯供應的武器却遲遲不到。印巴戰爭在蘇聯某種程度參加之下爆發，這事實促使我改變我們的計劃。」

這一段講話，起碼透露了三點：

第一，蘇聯參加了印巴戰爭，儘管是「某種程度」的參加。

第二，蘇聯號稱不願意小國發生戰爭，以免把大國拖入核戰，但印巴戰爭說明，蘇聯並不是完全不希望出現局部戰爭（或稱小戰），然而，那必須服從蘇聯爭霸世界的需要，而不是別的需要。

第三，印巴戰爭使埃及對於局勢有了一些新認識，於是，埃及「改變計劃」。

這樣的認識，來得並不奇怪。因爲在實際上，埃及與印度的處境也頗有相像的地方。蘇聯爲了把勢力伸入地中海和中東、北非地區，幾年來不遺餘力地滲入埃及；蘇聯爲

了把勢力伸入印度洋和印巴次大陸，這兩年也不遺餘力地滲入印度。

蘇聯在一九七一年五月與埃及簽訂了一項友好合作條約，通過這條約，企圖進一步把埃及控制在手中；蘇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與印度簽訂了一次和平友好合作條約，通過這個條約，企圖進一步把印度控制在手中。

蘇聯把飛機、軍艦、坦克等等軍火供給埃及，控制着埃及軍隊，蘇聯海軍使用亞歷山大港等港口向地中海擴張；蘇聯把飛機、軍艦、坦克等等軍火供給印度，頻頻派遣將領到新德里訪問，蘇聯海軍把印度的維沙卡帕特南港作爲潛艇基地，向印度洋擴張。

所不同的，是蘇聯利用蘇埃條約，綁住了埃及的手脚，不許它對以色列進行收復失土的反攻，以便在中東維持住「不戰不和」的局面，從中取利。而在另一方面，蘇聯則在一九七一年年底，利用蘇印條約，用「某種程度參加」的方式，在印巴次大陸上推動印度發動了對巴基斯坦的全面進攻，並把巴基斯坦的東部强改爲孟加拉國。

然而，人們從中東局勢的發展，也可以對印巴次大陸的局勢作出一項進一步的分析。那就是：蘇聯在這一場印巴戰爭之後，是不是也希望在印巴次大陸上造成一種「不戰不和」的局面，以便凌駕在印巴兩國之上，坐收漁人之利呢？

埃及總統薩達特既然能够從印巴戰爭得到了新的認識，從而有助於他改變了計劃，處

境與埃及有許多相同之處的印度當局，會不會也從蘇埃關係和這一次埃及事件得到一些認識，從而避免走上埃及的覆轍，或起碼知道有所警惕，以免積重難返呢？

對於這幾個問題，這裏雖然暫時還提不出答覆，在中東地區與蘇聯共同維持「不戰不和」局面的美國當局，却已在預測印巴次大陸上的新變化了。美國新聞處出版的「共產主義問題」雙月刊在一九七二年五—六月號上刊載了一篇題爲「莫斯科和南亞」的文章，作者威廉·伯恩斯便提出了蘇印之間同床異夢的看法。

在威廉·伯恩斯看來，蘇聯的想法乃是，一方面要「極力謀求在這個地區建立牢固的地位，從而把美、中勢力排擠出去」，一方面又認爲南亞是一個機會和風險交錯的地區，「進一步大規模地增加援助可能是得不償失」。「在此情況下，莫斯科今後可能變得謹慎和耐心，保持次大陸現狀，鞏固已取得的成果，小心地向前邁步，而不是大步前進。」

威廉·伯恩斯又認爲：「印度認爲蘇聯的援助有助於它實現支配次大陸、進而取得亞非國家領導權的目標。爲了繼續得到這種援助，它將盡可能支持蘇聯的政策，並在不影響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接受蘇聯的一些要求。但是，印度不想變成蘇聯的一名小卒；在維持印蘇友誼的同時，它將盡力擺脫外部對它內外政策所施加的限制性影響。」

這分析，很可能成爲美印兩國今後改善關係的依據。這樣的發展，與美蘇兩國在印度

洋中所進行的爭奪，看來也是完全符合的。

自從一九七一年年底出現印巴戰爭，並出現了一個孟加拉國之後，有些人認爲蘇聯在印巴次大陸上得了手。然而，事情的真正發展並非如此。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互有影響、互爲因果的。印巴戰爭影響了蘇埃關係，蘇埃關係的變化又勢必成爲其他與蘇聯存有比較密切關係的國家的參攷。蘇聯一九七一年在印巴次大陸上有所得，在整個世界上却有所失（聯合國以一百〇四票對兩票通過印巴應停火案，表明了蘇聯大敗）；就是在印巴次大陸上，它的暫時所得，也未嘗不是今後在那裏遭到大敗的前奏曲。

結束語

薩達特用變相驅逐的方式，趕走蘇聯顧問，表現了收復失地的決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埃關係出現了變化，乃是蘇聯幾年來推行對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貌爲支持實爲玩弄、與美國一邊爭奪一邊聯手的政策的必然結果。

這是蘇聯在阿拉伯世界的重大失敗，也是它的世界戰略的重大失敗。

再進一步來看，這一事件的最後引發點乃是美蘇莫斯科會談公報。這兩個大國爲了推

行霸權主義，合寫了這樣一篇自供書。這篇自供書，將在世界局勢中起着怎樣的作用，對於它們的利弊如何，人們將通過更多的實例，一步比一步深入地看個清楚。

田中訪華的國際影響

在北京政府的歡迎和邀請之下，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在上台的八十天之後，到達北京，進行國事訪問。

據日本報紙轉述田中本人及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的話說，他們此行將正式接受中國提出的政治三原則（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二、台灣省是中國的領土。三、日蔣和約必須廢除），並將在北京與中國正式宣布建立正常關係，準備簽訂中日和約。

如果中日建交，那就是日本跑到了美國的前面，因爲尼克遜雖然曾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到過北京，却未走上這一步。

如果中日締結和約，那就是日本在和約的締訂上，對華早過對蘇，因爲日蘇雖然在一九五六年建立邦交，互換大使，和約問題却一直拖到現在。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中日關係的新變化意味着什麼？它將給亞洲帶來什麼影響？過去

簽訂的美日軍約今後是繼續存在？還是廢除？以下，是所能看到的一些外國輿論的初步介紹。

一、美國「舊金山體制」的失敗

有人說，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創下了一個紀錄，糾正了一項錯誤，衝擊了一項體制，對兩次「震盪」作了一次答覆。

他所創下的是日本首相第一次來中國訪問的紀錄。正如在尼克遜之前美國總統從未到過中國一樣。自從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首相從未到過中國（東條到過僞滿時代的東北，近衛到過敵僞時代的南京，都不應計入），以田中角榮爲來華的首次。

他所糾正的是戰後的日本政府與偏處台灣的蔣介石締結了「中日和約」的錯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日本却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與蔣政權締結了「和約」。由於這一項錯誤的存在，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戰爭狀態，在戰爭結束之後又多拖延了二十年。

這項錯誤當然並不是技術錯誤，而是當時的日本吉田政府明知故犯的錯誤。這幾年，

日本有人爲吉田辯護說，當時的日本處於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爾。然而，人們在這二十幾年中看到了日本某些人一再高叫「台灣地位未定」，一再鼓吹並策動「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也就完全可以明白，這種辯解不過是徒勞的。

田中所衝擊的是美國這二十幾年來在亞洲所部署的「舊金山體制」，「從美國的保護傘下離開半步」（「產經新聞」八月二十六日評論），與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出現了參差。

所謂「舊金山體制」，指的是美國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在舊金山安排出來的對日片面和約所代表的概念。據美國前任駐聯合國代表約斯特的分析，這個體制共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宣稱共產黨中國是敵人，是實行擴張主義的，正在威脅整個東南亞」，美國因此要進行封鎖和阻遏；第二個方面，「日本是一個馴服的盟國，可以指望它遵循美國的政策的主要方針，儘管在經濟上時有爭論。」在這個體制之下，美日簽訂了以安全條約爲名的軍約。

約斯特說，經過二十年來的事實證明，這兩個方面的概念都已「過時」。北京以自己的行動否定了美國在第一方面所提出的讕言；而第二方面的事實證明，日本雖然還是盟國，却已不是美國當年所想像的那樣「馴服」，經濟上的「時有爭論」成了美日兩國之間出現鴻溝的越來越大的根本因素，日本在「遵循美國的政策的主要方針」之外，也要考慮自己

的政策的主要方針了。

日本「產經新聞」因而認爲，田中訪華之行是對於「舊金山體制」展開衝擊的「第一步」：「總之，日本爲擺脫一九五一年以來的舊金山體制和以在這個體制下的冷戰結構爲背景的美國保護傘這個政治框框，將跨出第一步。」「關於對中國政策，日本和美國已不再採取同一步調了。」

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得剛上台的日本田中政府走上這一步呢？各國有許多評論對此提出了答案：是美國在一九七一年一連給日本施加的兩次「尼克遜震盪」。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尼克遜宣布將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到中國訪問，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是在這一項宣布之前三分鐘才接到訊息的，日本的政壇立刻出現了滾滾波濤。這是第一次「尼克遜震盪」。

不到一個月，尼克遜又於八月十五日宣布了美國的「新經濟政策」，停止兌換黃金，並展開關稅戰和貿易戰，日本經濟吃了一大悶棍。這一次，是消息宣布之前十分鐘通知佐藤的，是爲第二次「尼克遜震盪」。

前面提到的約斯特分析文章因此指出，「總統在去年搞了一連串的『尼克遜震盪』，顯然低估了這使我們的主要亞洲盟國日本的感情受到的傷害，日本人再不會像以前那樣

相信我們和接近我們了。」（八月三十日「華盛頓郵報」）英國「衛報」記者佐爾札也說：「美國在經濟變動時對待日本的那種傲慢態度在一個長時期內留下了不能治愈的創傷。」

然而，儘管有人認爲田中上台不久即行訪華，是對美國兩次「震盪」的答覆，國際間還是有些評論保持着美日兩國關係「有所改變、也有所持續」的看法。

瑞士「日內瓦日報」認爲，「日本和美國都走到了十字路口。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它們是走在一起的；今天，它們的道路出現了歧途，夏威夷之會是一次告別會晤。這絲毫不是斷絕，而是突然一下子它們的關係失去『特殊性』。」

以上所介紹出來的各種言論是否中肯，有待田中北京之行結束後才能判斷。不過，中日兩國關係的新轉變，表現着過去二十幾年來的「舊金山體制」的失敗，預示着亞洲局勢將會出現更新的變化，却可以在此確定。

二、美國希望不要這麼快

日本首相田中在訪華之前，先與美國總統尼克遜有了夏威夷之會。在這一次會議中，

關於田中的中國之行，他們談了一些什麼呢？

美日兩國報紙對於他們兩個人在兩天之內的五小時會談內容，並沒有什麼過多的透露，就是事後所發表的十二點公報，也只是在第三點中提到了尼克遜的上半年訪問中蘇之行，以及即將到來的田中訪華之行，而表示希望這些訪問會對緩和緊張局勢作出貢獻。

在另一方面，美國官方人士在發言中屢次表示，田中訪華之行既不會影響到日美關係，而且是與美國的願望相符合的。「紐約時報」在八月三十日的社評中這樣寫道：「事實上，現在尼克遜是到夏威夷去表示他支持田中訪問北京，而不是設法改變訪問的內容。」這句話，表現了美國當局無可奈何的心情。

這是因爲，美國總統本身在一九七一年夏天通過秘密會談的安排，自己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親自到北京進行了訪問。以己推人，他當然沒有理由可以阻止任何一個國家的行政首腦，也走上他所走過的道路。前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的約斯特說得好：「鑒於我們自己創造的先例，設法勸阻他，將是不明智的，或許也是無益的。」

話雖如此，尼克遜對於田中訪華之行雖無異議，但對於田中的訪華時間和田中所預定的改善中日關係的日程表，看來却並非沒有不同意見。

法國「世界報」在八月三十一日發表了一篇題爲「日本擺脫束縛」的社論，就發表了

這樣的看法。該報說，「田中極快地發展他同北京的關係，使美國措手不及，美國仍在繼續支持台灣，而尼克遜肯定不能在選擧前這個時期公開背叛『一個老朋友』。美國在今後幾個月裏非常希望日本同台北保持外交關係。」

這一段話的意思顯然是說，尼克遜即或想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採取什麼新的行動，起碼也要在他一九七三年就任下屆總統（假如他能當選的話）之後，因此，希望日本不要在一九七二年之內有所行動，以免使美日之間在對華政策上出現了極大差別。如有新措施，也希望能在大家共同方便的時機進行。

日本報紙似乎也看清楚了這一點。因爲，有好幾家報紙對於尼克遜爲什麼迎田中於半途而在夏威夷見面，尼克遜爲什麼親自到夏威夷機場迎接田中下機，尼克遜爲什麼還偕同夫人去迎接沒有偕夫人前往的田中，都從這個角度作了解釋。

「朝日新聞」九月一日的評論說：「戰後我國首相訪美時，美國首腦出面迎接，以及像這樣盛大的歡迎，是空前的。但，這似乎反映了即將進入新的困難季節的兩國關係。」

同一天的「每日新聞」則還有進一步的解釋。它說，「在美國政府看來，担心日本外交獨自走得太遠，爲了用一個框子把這一單幹外交框住而表現出來的，就是尼克遜總統所創造的『美日間的友好協調』氣氛。尼克遜想通過這一氣氛，使日本自覺地認識到日美關

係應當建立在以日美安全條約爲中心的遠東力量對比的現實上……尼克遜現在强調『日美關係友好協調』，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遠在瑞士的「日內瓦日報」對於美日今後是否能協調關係、齊一步伐，有它自己的看法。這家報紙的文章如此寫道：「自從田中上台以來，日本在一種熱烈、焦急和狀似狂熱的氣氛中突然決定不惜任何代價地執行一項同中國拉關係的政策。這種氣氛清楚表明，日本今後不再穿過太平洋面向美國了，而是相反，它吸取了最近幾個月全球政治動亂的教訓，堅決地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它的目光受到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以後要盯住北京。」

從九月上旬出版的美國兩家週刊——「時代」和「新聞週刊」來看，尼克遜希望田中放慢脚步的要求，並未獲得接受。但是，事情是否真像「日內瓦日報」所說的那樣，真正出現了那麼大角度的轉變，則還要看今後的變化。

三、會引起「東南亞的雪崩現象」嗎？

關於日中關係的新發展，已經有人提到，它會不會引起「東南亞的雪崩現象」？

從一九七〇年，這種「雪崩」現象每到秋天似乎就會出現一次。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

日，加拿大同中國建立邦交，緊接着，便有十幾個國家步上了同一道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决議，從此，通往北京的道路一如山陰道上，賓客絡繹而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一九七二年的秋天又到了，隨着日本、西德同中國建交之舉，是不是會給北京帶動更多的外交活動呢？

「世界週報」駐華盛頓分社社長在他的報道中，就透露了美國的担心。前面已經提到，美國認爲，日本在走向北京的道路上「走得太快」。這篇報道由此提到：「如果日本的速度太快，美國就會感到難辦。爲什麼呢？據説明，這是因爲將給南越、柬埔寨、老撾和泰國等帶來很大的衝擊。美國早晚要從越南撤軍。那時，這些國家就有必要同中國改善關係。但是，關於改善關係的速度，美國有一定的時間表，美國方面的設想是根據這個時間表，在這個地區逐漸地形成新秩序。在那種情況下，美國政府不希望因日本的行動而打亂形成這一新秩序的速度。另外，如果日本急不及待地承認中國，那麽，可以預料，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當然會追隨之。這又會造成打亂美國的時間表的結果。」

從美日檀香山會議後的情況來看，文中所提的美國時間表，是否將在東南亞這一地區被打破，這一點可以保留。但是，東南亞國家已經有若干活動顯示出一些新跡象，却是事實。

提出東南亞會不會也發生「雪崩現象」的，是日本共同社記者松尾。他早在兩個月前（七月三十日），就從曼谷發出電報說：「東南亞國家的視線，目前正集中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動向上。各國的報紙也在詳盡地報道在東京迅速出現的日中之間『解凍』現象。」松尾認爲，「從二月份的尼克遜訪華一直到最近南北朝鮮關係正常化的動向，在亞洲形勢的這種解凍現象中，這似乎是反映出東南亞國家作爲『生死攸關的利益』，終於要求改善同中國的關係的氣氛。」

在這樣的氣氛之中，人們看到：九月初旬由亞洲乒聯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亞洲乒賽，有了泰國和菲律賓代表隊參加；中國首次派遣了「安亭」號輪船將中國救濟菲律賓水災災民的物資運到了馬尼拉；泰國乒乓代表團的特別顧問在北京與周恩來總理進行了會談；中國的貿易代表團、乒乓代表團曾分別到吉隆坡、新加坡訪問；就是印尼外長馬立克也一再表示，雅加達要鄭重考慮與中國的復交問題了。

這些活動將在這些國家與中國今後的關係上，發生多大作用，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氣候正在開始有所變化，却是可以看到的事。

至於澳洲，它的情況還另有不同之處。這個國家在一九七二年年底以前將進行大選，總理麥克馬洪的執政黨是否能够繼續執政，把握已不太大。澳洲工黨領袖惠特拉姆在一九

七一年七月曾到中國訪問，在回程時已經表示，只要工黨能在澳洲大選中獲勝，一旦組成新政府之後，便立即宣布與北京建交。澳洲政局今後變化如何，看來也會成爲與亞洲局勢互爲因果的因素。

日本記者筆下的「雪崩」現象固然已經在前兩年一再出現，但是，這幾年來，與中國新建外交關係的國家，大都集中在非洲和歐美；在亞洲方面，也只是西亞國家。日本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其最大的特點，在於兩國的戰爭狀態，經過戰爭結束後二十七年的拖延，終於將宣告結束。但是，不容否認，另一個特點，却在於日本是近年來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在東亞的國家。在這個地區內，還有中國的好幾個鄰國，在地理上雖較接近，在政治上却還疏遠，這大概是那一名提出會不會發生「東南亞的雪崩現象」的日本記者，還沒有提出具體答覆的原因吧！

四、「蘇聯努力防止中日接近」

田中上台之後，第一次出國訪問，是前往夏威夷與美國總統尼克遜進行高峯會談。這一行動，已經是近年來的公式，每逢日本首相上台，或甚至改組內閣以後，都會有美國之

行，大家早就見慣了。

美國之行之後，田中馬上就有了中國之行，商談日中關係正常化問題。這就有了不同之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英法等國一九五一年與日本在舊金山簽訂了沒有中蘇兩國參加的片面對日和約。到了一九五六年，日蘇兩國經過談判，決定恢復了兩國關係，互派大使，但因蘇聯一直還佔領着日本的北方四島，蘇聯對日和約一直到了現在還沒有簽訂。

不僅如此，就在田中臨來中國前夕，日本的北海道人民舉行了「向蘇索還北方領土大會」。這個大會一方面催促蘇聯從速與日本簽訂和約，一方面提出要以蘇聯歸還北方四島爲簽訂和約的先決條件。這個大會雖然是民間召開的，日本總理府和外務省却派人參加，表示支持。

蘇日和約的簽訂看樣子還要拖上一段時間。這次田中訪華之行，如果是同時簽訂了中日和約並決定交換大使，那就要比日蘇關係進了一步。

作爲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蘇聯，面對着這種情況，口中儘管不說，心中却難免有遭到冷漠之感。因爲，就在美國總統尼克遜一九七二年二月訪華前夕，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一改過去五年的「高姿勢」，在一月份跑到日本去笑臉迎人，並曾約定，兩國首腦要盡早進行互訪。

而現在，正如日本「世界週報」駐莫斯科記者所寫：「田中首相爲什麼拋開蘇聯，先訪問北京呢？提出這個問題，大概表現了蘇聯當局的真實感情吧！」

蘇聯在六十年代末期，曾經提出了「亞洲集體安全制度」的概念。這個招牌雖然說來動聽，其實是想締結一個在蘇聯領導下的亞洲軍事組織，其目標何在，大家自然也心知肚明。方案雖然有了，無奈登高一呼而缺人響應。蘇聯計不得售，於是改了做法，將「集體安全」，變爲分頭締約。一九七一年八月締結的「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就是這樣出現的。這個變相軍盟一經實現，南亞次大陸馬上失掉了和平，巴基斯坦的國境也馬上失掉了安全，蘇聯的「集體安全」何解，也就在事實面前現了原形。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日，就在尼克遜剛剛結束了在中國的訪問後不久，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舊事重提，再度發表了有關「亞洲集體安全制度」的演說，希望亞洲各國重加考慮。後來，「消息報」評論員馬托維耶夫特別接見了日本「每日新聞」駐莫斯科記者吉岡，對他間接透露了兩點主觀願望。

第一，馬托維耶夫表示，「亞洲集體安全制度」應由亞洲各大國一起參加，因此，日本的參加是重要之舉。

第二，亞洲局勢非常複雜，這一制度的建立需要很長時間。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從兩

國間的協議擴展爲多國間的協議。

據說，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一九七二年年初訪問日本時，已經透露出了這一設想。不過，由於當時正在中美會談前夕，蘇日兩國對於當時的蘇聯建議不願多作透露。一直等到中美會談結束之後，才用這另外的形式正式發表出來。

蘇聯這一手法，其實在其他地區已經上演過好幾次。上述的蘇印條約是其中之一例，一九七一年五月簽字的蘇埃條約又是一例。不過，這兩個條約所帶來的實際效果如何，已經爲世所共睹。前者在不及三個月時間之內，就導發了一場印巴戰爭；後者在僅僅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之內，就引致出一場埃及驅逐蘇聯軍官的熱鬧場面。同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蘇聯簽訂條約，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大家已是有跡可尋了。

蘇聯對日本的招徠，沒有獲得接受，相反，日本首相在去了夏威夷一次之後，緊跟着就到了現在的蘇聯所不喜歡的地方——北京。因此，難怪日本「世界週報」駐莫斯科記者這樣寫道：「據說，最近日本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一碰到蘇聯外交部人士和黨務人員，就常聽到『孤掌難鳴』這樣的說法，彷彿是說，蘇聯方面如此對日本伸出友好的雙手，爲什麼日本對此不作出反應呢？」

蘇聯目前的領導人早就把中國在世界上所發生的影響，稱之爲「黃禍」。據英國「衛

報」駐華盛頓記者佐爾札的通訊說，「克里姆林宮預見的今後年代的『黃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它担心中日接近的心情的影響的，蘇聯的外交已經在努力防止這種情勢的出現。」

五、美日軍約「恢復針對蘇聯」之說

蘇聯不僅是在外交上「努力防止中日接近」，甚至還故意展開了軍事活動。

八月十六日，中國上海舞劇團在日本訪問演出完畢，日本方面爲了表示友好，特別派出兩架航機運送全團一百多人，從東京直飛上海。這是戰後二十七年以來，中日兩國出現的第一次民航飛機的通航，過去要繞道廣州、香港的長途旅程，這一次只消兩個半鐘頭就告結束。連駕駛飛機到中國來的日本機師也不禁嘆道：「啊！原來是這樣近的鄰國！」

中日兩國之間試航成功，當日本首相田中訪問中國時，專機不僅飛抵上海，還一直飛到北京。

但是，就在東京—上海航機試飛成功以後，蘇聯的兩架轟炸機於八月二十三日竟然從西伯利亞的海參崴地帶南飛，據日本報紙說，不僅過了日本九州島以西領空，而且接近了通往上海的地區。當時，日本軍機也因此而起飛警戒。

戰後二十七年來，蘇聯轟炸機南飛到如此遥遠地方，也屬首次。對於這一次飛行，雖然蘇聯當局毫無公開表示，其目的何在，誰都明白。

在珍寶島事件前後，蘇聯飛機屢次飛侵中國東北、新疆領空，中國曾多次揭發和警告。這一次，它們故意揀着海上通路而來，顯然是想針對新的情況，表示某種姿態。

這種姿態是針對中國而來？還是針對日本而來？是針對中日關係而來？還是針對美日關係而來？答案還難分曉。但是，起碼有一名日本評論員認爲，蘇聯這幾年來一直是想在軍事上切斷日本與美國的聯繫。

這名名叫齋藤忠的評論員，曾任戰時的海軍省外交委員，他在日本「民族和政治」雜誌一九七二年七月號發表文章，對於蘇聯插手印度洋給予極大注意。他作出了這樣一個判斷：「印度洋事實上已經在蘇聯的支配之下，他們已經現實地把養育日本生命的海上交通線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了。」

這一判斷，來自日本對於中東石油的依賴。「在我們列島上貯藏的石油總量僅能維持我們五十天的需要。如果這個運往日本的油船交通路被切斷的話，那麼我們一億同胞僅僅兩個月就非在海上挨餓不可。我們整個生產就將停止。一億日本人將輕易地在孤島上自我毀滅。」

齋藤忠甚至認爲，蘇聯海軍有可能在台灣海峽出現，其意圖「在於用它所提倡的亞洲

集體安全體系趕走日美安全體系」，「蘇聯的目的是企圖在東方切斷自由亞洲和美國的聯繫，破壞亞洲各自由國家的團結和孤立日本。」

人們看了這段主張加强美日關係的評論員的文章，再看一看共同社記者三喜田從夏威夷發回的一篇報道，也就對於以美日安全條約爲名的美日軍約的動向，增添了一個新的看法。

三喜田是隨同日本首相田中赴夏威夷採訪美日首腦會談的新聞的。他在九月一日拍發的電報說，美日兩國之所以認爲日中關係正常化與美日安全條約並無衝突，是「由於兩國都對蘇聯有警惕」。「特別是在越南戰爭結束後，美國從台灣撤退這種情況下，蘇聯將大舉向遠東擴張。對這一點的估計，日美兩國取得了一致意見。」

在這個前提之下，這名日本記者寫下了這樣一個結論，即：「由於中蘇對立和日中邦交正常化，日美安全條約在逐步恢復當初的針對蘇聯的性質。」

這句話雖然說得含混，但是其用意看來是這樣的。美日都希望，在對華政策上的步調雖然不能一致，在對蘇政策上則還要繼續協調。美日軍約將繼續下去，不過，它的性質，將從針對中國向着針對蘇聯而轉變。

有人認爲，尼克遜一九七二年五月訪蘇，使兩國關係向前推展了一步，不過，它們遠東的關係是極其動盪不定的。日本政府人士提到，美國認爲，與其說中國，不如說蘇聯是

亞洲的最强大的對抗者。

因此，美日軍約的今後動向如何，將是一個值得特別注意的課題。

六、西德同中國談判建交

與中日關係正常化同時傳來的，還有西德將與中國建交的消息。爲此，是西德先於日本同中國建交呢？還是日本先於西德同中國建交呢？這樣的問題就不斷出現在外國報紙上。

自從西德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施羅德訪問北京之後，這樣的傳說就不斷從波恩散播出來。施羅德此行之所以受到注意，可能有兩點原因。

第一點是他的身份。他是前任外長，現在是議會中對外政策最有力量的人。第二點是他的活動。據他回到波恩之後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我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進行了將近四天的長時間會談。討論的題目很廣泛，可以歸納起來稱爲深談世界大事。雙方取得了共同的看法，對於不久建立外交關係，没有任何障礙。書面寫下了這個看法，並簽了字。我回來的第二天，在聯邦總理的同意下，向外交部長詳細報告了這一點。」

到了八月中旬，西德和中國即將談判建交的聲音便在西德更加響亮起來了。西德政府發言人宣布，外交部長謝爾將有北京之行。八月十八日的西德「法蘭克福滙報」也報道出來，在西德議會裏，沒有人反對走上同中國加强關係這一步。這是因爲，無論是執政的布蘭特政府，還是以施羅德爲代表的反對黨，對此問題終於有了相同的看法，而且正在爭先表示，是他們自己首先做出了同中國進行談判的步驟。

西德「新萊因報」八月十四日刋登了西德聯邦總理布蘭特的談話，就充分表現了這一情況。該報記者問：「施羅德博士先生訪問了中國。反對黨試圖用遠東政策代替您的東方政策，您想怎樣對付這種嘗試？」布蘭特則答道：「事實上情況是這樣的：是別人（指西德前政府，即施羅德那一黨的政府），而不是我們，中斷了在六十年代進行的與中國的談判。我一九六七年作外長時在東京曾說過，我們願意同俄國和中國有關係，當時的聯邦總理試圖否定我在訪問日本時的行動，使我放棄這種與中國建立關係的努力。」

日本報紙對於西德的動態非常注意，似乎有意催促政府與西德競賽同中國建交的時間。「日本經濟新聞」早在七月底就發表了「西德出現對中國建交熱」的報道。八月二十六日的「朝日新聞」也發表了一篇述評，指出西德因爲「經濟和內政聯繫在一起，急於同中國建交」。

「朝日新聞」的文章是這樣分析的：「衆所週知，西德同台灣既沒有外交關係也沒有領事關係。因此，對中國方面來說不存在可以看成是障礙的問題……。西德同中國的貿易總額僅次於日本而佔世界的第二位。一九六七年對中國出口是八億多馬克，而一九七一年是四億多馬克，減少了一半，在產業界甚至出現了焦急的情緒。可以說，這樣一種呼聲也加快了政府的建交談判的速度。」

已知的消息說，西德外長謝爾將於十月訪華。銷路在西德首屈一指的「明鏡」週刊，甚至於用「金色的十月」爲題報道此事，說謝爾「將在北京以中國人所希望的『特別莊重的方式』簽署建立外交關係議定書」。

西德雖然不是亞洲國家，而是遠在萊茵河畔的西歐國家，但是不容否認，西德與日本這兩個國家一東一西地同時醞釀與中國走上建交的一步，對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樣發生着相當重大的衝擊。

從美國來看，日本和西德是它在戰後扶植起來的得力助手，是它在亞歐兩洲的左膀右臂。韶光無情，時代變化，這兩個國家現在竟然先後同中國談起建交問題來，一方面顯示了美國霸權的進一步衰落，另方面更加顯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

從蘇聯來看，布蘭特上台以後所採取與蘇聯和東歐國家修好的「東方政策」本來是值

得歡迎的，但是莫斯科萬未想到，西德的「東方政策」竟然向東跨越了幾千哩，發展成爲與中國建交的「遠東政策」了。

莫斯科的「真理報」竟大肆抨擊西德這一行動，說波恩這樣一來就破壞了蘇德關係。對此，上述的「法蘭克福滙報」那篇文章提出答覆說：「難道克里姆林宮由於北京和莫斯科之間依然存在的緊張狀態，就能把（德中）建立關係看成是對德蘇關係的破壞嗎？難道由此能對歐洲局勢產生不利於德國的東方政策、特別是莫斯科密切注視的兩個德國之間的鬥爭的影響嗎？」

日本「世界週報」對於蘇聯的這一反應，是如此分析的。它說：「尼克遜訪華以來，中國在國際政治方面的影響，超出了蘇聯的預料。蘇聯目前正設法通過召集全歐安全會議以穩定歐洲的現狀。但是它在那裏的對手美國的基辛格、西德的前外長施羅德和法國的舒曼外長等人已去北京參觀，英國的外交大臣許謨也將於秋天訪華。而且每一次訪問都是從北京傳來爲蘇聯所不喜歡的消息。」

這一項被蘇聯認爲是打破穩定西歐現狀的西德對華建交行動，將使蘇聯再一次接到「不喜歡的消息」。

結束語

進入七十年代以來，世界局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訪華。這兩名相繼而來的「稀客」，就是局勢變化的具體反映。

中日兩國人民有着上千年的友好歷史，只不過這幾十年來，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橫行，使得這種關係暫時中斷。但是，主流畢竟是主流。歷史的大河在浩蕩前進，一時的逆流縱然想阻擋住主流的流向，最後只能是徒勞無功。形勢迫人而來，該來的不是終於來了麼！

日本人民是勤勞智慧的人民，他們的國家是亞洲和世界上的重要國家。中日兩國之間的懸案在當前的局勢之下獲得解決，毫無疑問，對於亞洲人民的團結和世界局勢的發展，將會發生很大作用。

有人說，亞洲局勢會由此展開新的一頁。這話說得正確。對於國際問題的觀察，除了看主流之外，還要看問題的本質和發展，新的一頁今後還多，讓我們一頁頁地仔細翻看下去吧！

不安全的歐洲安全會議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下旬，歐洲國家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將舉行歐洲安全會議的籌備會議。如果籌備會議開得成功，歐洲安全會議定於一九七三年夏天舉行。

參加歐洲安全會議的歐洲國家，將達三十餘個，此外還有與歐洲隔着大西洋的美國。

這是因爲，這個會議的舉行，實際上是華沙條約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兩個軍事集團在會議桌上的對陣。而會議的終於有了舉行的可能性，乃是蘇美兩國首腦一九七二年五月在莫斯科會談的一個結果。

歐洲安全會議是如何而來的？歐洲的和平與安全問題癥結何在？蘇聯美國及歐洲國家各自的打算如何？行動如何？這裏是對於這個錯綜複雜問題的一些粗淺認識。

一、「西線無戰事」與蘇聯「七年之癢」

舉行歐洲安全會議，是蘇聯近幾年來的一貫主張。有人並且明確指出，蘇聯對於這個會議，確實已有「七年之癢」。

在這七年之中，蘇聯的做法存在着抑揚頓挫。有的時候推動得很賣力，有的時候則稍見鬆弛。這一鬆一緊之間，其實都是與世界局勢大有關聯的。

蘇聯第一次提出舉行歐洲安全會議的主張，是在一九六五年。那時正是中蘇兩國在一九六三年展開大論戰之後，赫魯曉夫於一九六四年垮下台去的第二年。承繼赫魯曉夫衣缽的勃列日涅夫，在那年召開了「世界共產黨會議」，中國拒絕參加這個會議。在歐洲方面，法國總統戴高樂反對美國控制北大西洋公約集團的鬥爭正在展開。

據分析，蘇聯爲了一方面把注意力轉向中國，一方面拉攏歐洲力量、排擠美國在歐洲的勢力，因此發起了舉行歐洲安全會議的主張。當時的設想，是不準備讓美國參加這個會議的。這個設想，自然受到了美國的反對。

主張雖然有了，歐洲安全會議的客觀條件却並不成熟，此事遂告暫寢。但是，未過多

久，蘇聯此癢便再度發作。這次發作，據分析，是在幾項國際事件下出現的。第一，一九六八年八月發生捷克事件，蘇軍侵入捷克，使人看到了歐洲局勢並不是像蘇聯所說的那麼「安全」。第二，一九六九年三月發生了中蘇邊境的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這些事件，引起各國的强烈注意，而勃列日涅夫所提出的「有限主權論」——即「勃列日涅夫主義」，也引起了各國人民的强烈不滿。蘇聯於是在一九六九年春天的華沙條約會議上再度提出了舉行歐洲安全會議。由於美國用默認蘇聯對捷克的用兵、來換取蘇聯對美國侵越的緘默，這一次，莫斯科不再把美國排除在外了。

蘇聯此癢的第三次發作，則是最近的事了。據分析，最近國際局勢的發展，有着下面幾項背景。第一，中美、蘇美高峯會議的舉行；第二，蘇（西）德條約、波（西）德條約、四國柏林協議的簽字；第三，西歐共同市場集團的擴大。這一系列的動態，使得歐洲安全會議有了實現的可能性。

歐洲安全會議的背景是極其複雜的，以上所提到的幾點，只不過是從蘇聯的角度，提出可以注意的一兩個方面，視野極不週全。但是，從這幾點，人們也大致可以覰到蘇聯對於這一會議的「七年之癢」，到底懷有怎樣的目的。

法國「世界報」從歐洲的角度來看，認爲「蘇聯企圖通過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使它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的一切利益合法化。召開此會，是同㈠使西方認識歐洲戰後國界已告確定、㈡東德這國家合法存在、㈢蘇聯統治東歐，這三點相聯繫的。蘇聯要表現出自己主張和平，會議即或開不出具體結果，也可以說成責任是在西方。因此，它的目的是，鞏固東歐，擴大在整個歐洲的政治影響。」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前秘書長馬尼洛·布羅西奧對美國記者談話時，則從更大的範圍談到這一問題。他說：「俄國人將設法得到盡量多的東西。他們想在他們的西部邊界上以最小的風險和最小的代價得到最大的安全，主要是因爲他們在東部同中國的邊界上遇到了大問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在分析一九七二年五月蘇美莫斯科高峯會議時，也指出了這一點。文章認爲，「蘇聯希望把注意力專門放到中國這一邊，而使歐洲安全化」，因此有了這一建議。

所謂使「歐洲安全化」，是不是使蘇聯可以專門把眼睛向着東方而無後顧之憂呢？英國「政治和金錢」月刊的看法並非如此，而認爲「今後一個時期，歐洲將是國際鬥爭的重要焦點」。這家月刊這樣寫道：「俄國在歐洲的起碼目標是鞏固現狀，而保證它對東歐的霸權。這一目標實現後，就會作出努力來加强蘇聯對西歐的影響。在貿易和投資方面進行

的大規模合作，將會產生在某種程度上使西歐的力量支持俄國的政策的作用。不管俄國到頭來對中國多麼担心，此時此地，西歐在工業、技術、貨幣與類似的力量因素方面遠比中國發達，因此俄國打算擴大它對西歐的影響。西歐是處於分裂狀態的，它的三億人民在意識形態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對我們預見到的蘇聯的這種壓力是無準備的。因此，在今後一個時期，歐洲將是國際鬥爭的一個重要焦點。這種鬥爭勢必是複雜的，它的表面情況常常同骨子裏的實際情況是不一致的。」

這些意見雖不全面，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蘇聯是一方面企圖製造出一個「西線無戰事」——歐洲緩和的假象，以便它在東線對中國有所圖謀；而在另方面，在歐洲則藉此加緊控制東歐，同時想向整個歐洲進行滲透。

它既然想向整個歐洲擴張勢力，那便不能不牽連到與另一個超級大國在歐洲的既聯手又爭奪的關係。

二、美國的態度如何

最初被蘇聯排擠在歐洲安全會議之外、後來又共同籌備舉行此會的美國，對於歐洲安

全會議的看法又如何呢？

關於美國的態度，國際間現在存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爲，美國同六十年代期間一樣，根本不願意參加此會，但因宥於西歐盟國的意見及客觀情勢，不得不參加。另一種則認爲美國現在樂於參加此會，是希望將此會的內容扭轉到美國的步伐上。

前一種意見，見於「大西洋共同體」季刊夏季號刊載的美國前副國務卿喬治・鮑爾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是「一九七二年的蘇聯與西方」。後一種意見，見於法國「世界報」九月十六日刊載的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勒格沃爾德的文章，題目是「美國和歐洲之間趨於新的平衡」。

這兩篇文章的意見，在表面上看來可能被認爲是對立的，但在仔細分析之後，如果說後者是前者的延長和結果，也許並不是武斷之言。

鮑爾在文章中，首先肯定了「莫斯科專心對付中國似乎是無可爭議的」，然後指出，「蘇聯正致力於對實現其戰略十分重要的兩個目標：第一，極力促使美國力量和影響從歐洲撤走。第二，盡一切可能阻止西歐國家建立共同經濟和政治行動的有效機構。」

鮑爾然後透露了美國的被動心情：「蘇聯充分利用了歐洲對『正常化』的渴望，提出召開歐洲安全會議，利用一種虛幻的『緩和』分化西歐。我可以肯定，美國政府清楚地看

到了這個會議可能帶來的危害，但是，對於一些歐洲國家一心要開會的狂熱願望採取堅決反對的立場是笨拙的，美國的否决會深深觸怒許多歐洲人。」

文章寫到這裏，對於現在的美國政府提出了規勸，希望把美國的注意力從其他地方收回，重新注意到歐洲問題：「我用很長篇幅闡述了這一背景，因爲我認爲，當美國的注意力轉向世界其它部分時，我們不應減少對歐洲的興趣。歐洲畢竟是歷史上兩次最大戰爭的策源地，它仍將是世界均勢的中心。我一刻也不懷疑，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險仍在於以莫斯科和華盛頓爲首都的兩大集團之間的鬥爭。因此，美國應繼續積極指導和支持西方盟國，並堅决避免採取撤出、或大量削減駐歐力量的輕率行動」。

鮑爾的文章雖然是在夏季號刋出的，撰寫的時間顯然是在春季——即尼克遜五月訪蘇之前。在這次訪問中，蘇美兩國就歐洲安全會議問題大致取得了一些共同的看法。其後，蘇聯在舉行中歐地區撤軍會議問題上，也作了一些讓步。勒格沃爾德的文章，顯然就是美國的新做法的一些解釋。文章說：

「歸根到底，美國領導人之所以不是違心地接受召開一次或一系列的歐洲安全會議，而是在這個問題上給予全力支持和協作，這是因爲他們有自己的意圖。這是目前使美國加强其對歐洲承担的義務和使這種義務正式化的最好的時機。華盛頓認爲，頂好是使這種衝

突將產生的不利因素縮小，這樣來使美國避免一種潛在的新的孤立主義，也防止出現使他們感到爲難的孤立。」

這一段話的最末兩句，說得雖然較爲含蓄，內中的含意却是相當明顯的。

所謂「潛在的新的孤立主義」，指的是美國國內一些撤退駐歐軍隊的主張。例如，正與尼克遜進行總統競選的民主黨候選人麥高文，就公開主張將美國在歐洲的三十萬駐軍撤回十七萬人，以減少開支。對此，尼克遜必須在歐洲問題上做出一些表示，來抵消這一壓力。

所謂「使他們感到爲難的孤立」，針對的是西歐對於美國的不滿和蘇聯在歐洲力量的擴張。勒格沃爾德認爲，美國在美元問題上過於採取了利己主義，傷害了它與西歐的關係，而「當前，蘇聯在歐洲佔據着對美國的極明顯的優勢。」因此，美國無論從經濟、政治，還是從軍事角度上來考慮，都必需防止被動地被人從歐洲驅趕出去。

這一形勢，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歐洲形勢。美蘇之間的「冷戰」，是美國發動的；歐洲的第一個軍事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美國創建的；美國對西歐的直接私人投資，佔美國在海外的全部投資的三成；美國對西歐的出口貿易，佔美國出口總值的三分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會自動離開西歐、或被迫離開歐洲嗎？這當然是值得懷疑的。前幾年，曾經有一種「美國戰略東移」的說法出現，事實會進一步證明，這種說法並不正確。戰爭雖是在亞洲進行，但美國的大賭注還是落在歐洲。

最近，基辛格曾經代表尼克遜，訪問西歐各國首腦。英國「每日電訊報」九月十八日刊登的華盛頓通訊中，透露了尼克遜的一些安排。據說：「尼克遜希望强調，他在謀求東西方緩和的努力中感到，大西洋的聯繫應該加强而不是削弱，但是要在比過去更爲平等的伙伴關係的基礎上。……在他看來，『大西洋聯盟仍然是整個和平結構的基石』，他期望在『國內緊急事務』一旦許可時（意思是指選舉結束之後），馬上就和西歐各國首腦加緊進行磋商。」

三、一些歐洲國家的想法

除了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外，位在歐洲的國家，對於歐洲安全會議又有什麽看法呢？

在六十年代裏，隨着中蘇關係的惡化、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的陷入深淵的戰爭、日本

經濟力量的抬頭，人們的目光曾經一時轉移到亞洲來，但是，歐洲的形勢，其實也有了深刻的變化。

在一九七一年裏，英國第三度加入共同市場之議終於獲得成功。以國民生產總值來說，從此，西歐經濟集團囊括了從世界第四位到第六位的國家，把它們的力量以及其他國家的力量拼湊在一起，發揮出强大的經濟力。原有的西歐六國，加上新加盟的英國、愛爾蘭、丹麥等三國（另一個國家挪威因公民投票反對加入，終於退出共同市場），其國民生產總值共佔全世界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三。連美國總統尼克遜在一九七一年夏天談到世界各大經濟力量時，也不能不對西歐經濟集團刮目相看了。

西歐共同市場的組織，是基於前法國總統戴高樂的政治概念而形成的。因此，儘管它是一個經濟組織，但是，不容否認，它有着戴高樂的「從直布羅陀海峽到烏拉爾山脈」的大歐洲概念的背景。（直布羅陀海峽在西班牙南端，烏拉爾山脈在蘇聯歐洲部分的西界。戴高樂這一提法，是把整個歐洲考慮在內的。）

在這個概念之下，戴高樂曾經在一九六六年親自訪問蘇聯，開了東西歐接觸的先例。這兩年，其後任總統蓬皮杜曾熱烈歡迎羅馬尼亞元首喬治烏德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蓋萊克到法國訪問，這也都是按照戴高樂的脚步前進的。

與此同時，西德總理布蘭特在上台以後採取了「東方政策」，先後與蘇聯、波蘭簽約。據分析，西德的目的，也是想以此爲契機，逐漸將它的勢力伸入東歐境內。

它們的做法，大致都是以先與蘇聯打好關係爲手段，然後在蘇聯不便反對的情况下，逐漸加强與東歐國家的往來。

情况既是如此，西歐集團的抬頭，就勢必與兩個超級大國發生矛盾。它既要擺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原已存在的美國對西歐的控制和干涉，又要抵拒蘇聯對歐洲各國所進行的擴張，並且希望與東歐國家設法聯起手來，反對兩個超級大國對歐洲的控制。

這個局面，的確是一個頭緒極其繁雜的局面，何况，西歐各國之間，既有共同的目標，也有彼此矛盾的地方。但是，照目前形勢來看，西歐國家的趨向團結對外屬於主流，彼此的矛盾暫時還處於從屬的地位。

爲了進一步加强團結，西歐集團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所舉行的包括英國在內的最高級會議，是一九五九年共同市場成立以來的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因爲它意味着，共同市場組織經過這次擴大，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這次最高級會議中，除了對於西歐經濟和貨幣聯盟有具體部署之外，還加强機構，以便做到「逐步的統一」，加强政治合作及對外關係的合作。

英國「金融時報」九月十一日發表了該報駐共同市場戴爾所寫的一篇題爲「一份歐洲藍圖」的報道，他指出，這份藍圖的重點之一，就是「在它同東方集團（指東歐）的關係方面，決心擬定一項合作政策，以便促進歐洲的和解」。

西歐國家的着眼點之一既是加强與東歐的關係，因此，這一年多來，北約集團國家每一次談到歐洲安全會議時，總是希望在會議中得到兩個超級大國不再控制和干涉各國內政的表示，換句話說，它們希望蘇聯保證不得重新做其類似捷克事件的行動。

正是由於如此，西歐這些國家對於一九七二年五月的蘇美首腦會議感到了强烈的不滿。因爲蘇美兩國在會談後發表了一個所謂「相互關係十二項準則」，其內容等於美國完全默認了蘇聯用爲入侵捷克根據的勃列日涅夫所謂「有限主權論」。這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外交，引起了更多的懷疑與憤怒，西歐國家已經認爲蘇美協議起了限制各國外交活動的作用。

因此，在未來的歐洲安全會議上，人們可能看到的情況將是一個相當混亂的局面。在表面上，它將是以蘇聯與東歐國家爲一方，以美國與西歐國家爲另一方之局，但是，在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既聯手又爭奪的情況下，歐洲國家在某些問題上會不會聯起手來自成一方，也是值得注意的。

四、兩個軍事集團空前大演習

蘇美兩國領袖五月在莫斯科高峯會談時，作出了很多項和平、友好的表示，到了九月中旬，以兩國分別爲首的兩個集團，却進行了空前規模的大演習，而且彼此公然宣稱是以對方爲假想目標，這對於不斷將「歐洲安全」掛在口邊上的人，形成了莫大諷刺。

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的聯合武裝部隊，從九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捷克境內舉行了稱爲「盾牌七二」的軍事演習。（所謂「七二」，即是一九七二年的簡稱）。參加的有蘇聯、匈牙利、東德、波蘭和捷克的武裝部隊，包括摩托化部隊、工兵部隊、坦克部隊、砲兵部隊和空軍大約十萬人。

據捷克通訊社宣稱：這是「華沙條約武裝部隊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布拉格電台九月十一日說：「盾牌七二」是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挑釁性演習的回答。

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没有參加這次演習。對此，英國路透社從布拉格發出的電訊說：「這裏的觀察家們認爲這一個跡象表明，這次演習的重要目的是檢驗華沙條約組織在有限的戰術核武器戰爭的條件下的西部防禦能力。」

蘇聯國防部部長格列奇科、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華沙條約締約國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雅庫鮑斯基等，都親自到捷克，組織、指揮和觀看了這次軍事演習。

無獨有偶，繼華沙條約組織在捷克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之後，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北大西洋集團也唱了一齣對台戲，舉行了一次號稱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

據北大西洋集團總部宣布，這次演習的代號為「堅固快車」，有美國、英國、西德、意大利、法國等十多個國家參加。

其特點是海陸空三軍聯合演習，範圍遍及北大西洋及其周圍地區，包括北美洲東部海岸、挪威、北海、英吉利海峽、伊比利亞半島。內容有多種海空軍事演習，還在挪威進行了兩次登陸演習。

英國「泰晤士報」九月十三日在評論這次軍事演習時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這次演習，是對過去幾年裏蘇聯在北部地區舉行的一些大規模演習的某種政治回答。它反映了對蘇聯部隊在北部地區擴張的軍事關心。」

北約集團雖然以北線為重點，也沒有忘記蘇聯在地中海所進行的擴張。為此，北約集團還從九月十六日開始，在地中海東部進行名為「深溝七二」的一年一度的軍事演習。參加這次演習的，有美國、意大利等國的武裝部隊。這兩個集團之間，或蘇美之間的鴻溝是

何等之深，顧名思義，可想而知。

西德的德新社從波恩及奧斯陸發出的電訊，也對於北線的活動給予最大的注意。一則說：「『堅固快車』是對華沙條約組織於一九七〇年春天舉行的『大洋』演習的答覆。『大洋』演習證明莫斯科和它的盟國的海上力量能伸展到遠在它們自己的領海之外。」再則說：「『堅固快車』是試驗一下北翼的力量，因爲有保護那裏的供應線，以免受到華沙條約組織在挪威海和波羅的海的優勢兵力的威脅。」

對於這一些說法，蘇聯塔斯社評論員丘帕耶夫則總括一句，認爲「『堅固快車』是北約集團侵略意圖的新證明」。

但是，在公說公理、婆說婆理之外，位在兩個集團之外的歐洲國家則有不同於兩者的看法。例如，南斯拉夫的一家週報，針對這兩場演習發表了意見。它認爲，「軍事演習，特別是聯合軍事演習，越來越帶有顯示軍事威力、進行政治訛詐和在心理上施加壓力的性質。」從一九六〇年以來，華沙條約武裝部隊總共舉行過二十三次大的聯合演習和演習，同一時期，北約集團舉行的性質類似的聯合演習和演習達三十五次以上。這篇文章的題目說得直截了當：「顯示威力的不足取的做法」，對於兩者都做了批評。

代表南斯拉夫國防力量的機關報南斯拉夫「人民軍隊」認爲，這兩場演習「是和平環

境的戰爭」，以圖「不斷完善戰爭機構，積蓄戰爭潛力和實行軍備競賽。」

南斯拉夫「陣線」畫刊，九月二十二日發表的題爲「歐洲的危險遊戲」的評論説，這兩場演習「有多方面目的。可以説，這些演習基本上是作爲加强集團的手段、施加壓力的手段、進行干涉或者侵略的手段、威脅和顛覆的手段、掩蓋其他目的和意圖的手段。……這些演習本身帶有很大的危險性，並在國家之間和各國人民之間散布不信任。因此，是制止、限制或有效控制這種做法的最後時刻了。」

五、蘇聯依然在擴軍

十月上旬的美國報紙，報道了蘇聯航空母艦「基輔」號將在一九七三年開始服役的消息，造成了很大的轟動。

對於蘇聯正在趕建新級別航空母艦的動態，西方國家早已加以注意了。所謂新級別，指的是蘇聯在已有的兩艘直升飛機航空母艦（「莫斯科」號和「列寧格勒」號）之外，另建可以載運其他作戰飛機的大型航空母艦。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七日的「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軍事評論，指出蘇聯的黑海港口

尼哥拉耶夫的造船廠，已開始建造巨型新艦，據估計噸位約爲兩三萬噸，與美國現有的艾塞克斯級航空母艦級別相埒。

「紐約時報」的那篇軍事評論，恰恰發表於美國總統尼克遜向國會提出國情咨文之前，因此曾有人估計，兩者完全起着配合作用，以便要求增加撥款。在美國大選就將到來的前一個月，美國報紙把有關蘇聯「基輔」號航空母艦的動態加以公布，其目的大概還是一樣的：它配合着尼克遜的競選，來抵制麥高文的削減軍費的論調。

美國的航空母艦十年前有二十四艘，近年因艦齡已老，經費不足，現在只剩下十六艘。除了「企業」號一艘是核動力之外，還有兩艘核母艦在建造中。另以十億美元爲經費，建造第四艘核母艦，本是海軍部的願望，但因遭到各方面反對，遲遲未能實現。

美國海軍人員當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强調蘇聯海軍的威脅性。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美國「芝加哥論壇報」刋登該報倫敦辦事處主任維齊發自倫敦的一篇報道，標題是「美國海軍上將說：俄國海軍已開始了砲艦外交的時代」，這就顯得更加清楚了。

這一名美國海軍上將，是美國駐歐洲海軍司令威廉·布林格爾。他對該報負責人說：「蘇聯海軍有二百二十五艘大軍艦、三百五十艘潛水艇、一千架飛機和一萬五千艘遠洋艦艇，共有一千六百艘貨船作爲後盾。這個規模還在繼續擴大中，它使蘇聯政府可以利用它

來支持在全世界的對外政策。」

對於蘇聯艦隊規模的估計，大家在這幾年所看到的數字是差不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名駐歐洲海軍司令對形勢的估計。

他首先提出了蘇聯正在建造新型航空母艦。「我們如果看到某種遠洋空中掩護力量的出現，將不會感到意外。因此，最近十年的蘇聯海軍的發展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了美蘇在海上的地位，參謀人員已指出，美國今天已不可能像在甘迺迪總統時期那樣，阻止蘇聯把導彈設置在古巴了。」

針對着這一情況，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從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四日起，一連五天舉行了號稱該集團自成立以來的最大規模陸海空軍演習，並且特別以海軍演習作爲重點，這就使人更加可以看到來龍去脈了。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評論」一九七二年七、八月號刊登的「華沙條約的軍事力量」文章，也曾作過一次最新的分析。

這篇分析文章指出，華沙條約組織國家一共有二百二十五個地面師，其中屬於蘇聯的地面師是一百六十五個，屬於其他國家的是六十個。而在總數之中，有一百七十五個是作好戰鬥準備的。

這篇文章認爲，「這一百七十五個師中，有八成以上是面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迄今已完成在中國邊界的不斷增兵，而沒有削弱在歐洲針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兵力。」

此外，蘇聯空軍的飛機總數現在約爲一萬一千五百架，華沙條約其他國家的空軍約有二千五百架。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評論」估計，華沙條約組織的陸空軍力量都可能不再增加，但裝備、指揮等等都向着近代化改進。也就是說，不再進行引人注意的量的變化，而只進行不引人注意的質的變化。新的裝備，强調通過改進機動性、增强火力和加强突擊行動，來加强核和非核進攻能力。

蘇聯到處宣傳「裁軍」，但是隱藏在「裁軍」背後的，却是三軍都在進行如此的部署和行動。

六、「災難性的會議」、「無結果的談判」

從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兩個超級大國嘴裏所說的是和平安全，手中所做的都

是軍事演習、互相炫耀武力；嘴裏所說的是削減軍隊，手中所做的却是增加軍力。這種口是心非的表現，到底會把歐洲局勢推動到什麼地步，是國際間認爲值得担心的事。

美國前副國務卿鮑爾在前述的那篇文章里這樣寫道：「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一次不成熟的會議更具災難性了，它只會進一步鼓勵在西歐政治體系中已很明顯的離心力量，並引起一種安逸感，令人覺得冷戰確已結束，不再需要用軍事力量保證西方安全，東西方問題都可以在互相諒解的氣氛中得到解決。」

他這個論斷的觀點，完全是站在維護美國在西歐的利益的立場上的。但是，他指出了有人故意利用舉行歐洲安全會議來製造歐洲緩和的假象，這個看法，却是相當正確。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各國人民，普遍關心歐洲的和平與安全問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話雖如此，大家却需要進一步看一看，歐洲的和平與安全直到現在還爲人所關心，其關鍵到底在哪裏。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二十七年了，許多歐洲國家的領土上駐紮着大量的外國軍隊，處於這個超級或那個超級大國之下。華沙條約集團有二百三十萬軍隊，其中蘇聯佔一百七十萬，並在匈牙利、捷克、東德、波蘭直接駐軍。北約集團有二百一十萬軍隊，其中美軍

三十萬，在西德等地直接駐軍。

一方面是這四百四十萬軍隊對峙並不斷進行演習，另方面是兩個超級大國利用這一對峙局面，既力圖控制自己的盟國，又互挖對方的牆角。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談得上歐洲各國人民真正的和平與安全呢？

蘇聯目前正在利用歐洲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採取種種手法，極力掩蓋歐洲和平與安全仍然面臨威脅的實際情況，製造歐洲緩和的假象，以便它把注意力集中於中蘇邊境。最近，它故意放出風聲，通過某一家西方報紙，宣稱又調了三個機械師到西伯利亞地區，其目的之一，也無非是想對歐洲做出一個和平與安全的姿態。

但是，事實已經教訓了歐洲國家。蘇聯在它認爲需要的時候，可以出動大量軍隊突然襲擊並佔領號稱盟國的捷克，就說明這種「軍事同盟」決不是什麼和平的保障。任何一個國家當它實際上還處於被佔領的狀態下，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安全。

最近的英國報紙，有好幾篇報道認爲，蘇聯所提倡的歐洲安全會議，將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會議，它到底能不能談出任何具體結果，是完全值得懷疑的。

八月三十一日的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該報美國新聞版主編劉易斯所寫的一篇文章，題爲「美國和防務會談，歐洲處於較易暴露的地位」。劉易斯認爲，「無論如何在開

始時，歐洲安全會議是最不重要的。這次會議的預備性的討論，預料將在晚些時候在赫爾辛基開始。它的規模臃腫，並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以緩和緊張局勢爲它的目的，預料這次會議不會在一個時期内產生任何具體的結果。」

九月二十九日的英國「每日電訊報」也有同樣看法。該報外交記者約翰·米勒指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的官員們，「根本不相信蘇聯的關於緩和的談論」。「他們指出，克里姆林宮迄今只是講些模糊的話。他們展望前景，認爲將會出現涉及到三十五個歐洲國家甚至包括列支敦士登和聖馬力諾的一系列漫長的和無結果的談判。」

中國出席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大最近的發言中，談到了歐洲問題。他說：「我們認爲，要真正保障歐洲的和平與安全，就必須堅決反對超級大國的侵略、干涉、顛覆和控制，就必須解散軍事集團，撤退外國軍隊，在尊重獨立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實現歐洲各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否則，所謂歐洲安全會議只能是兩個超級大國利用軍事集團劃分勢力範圍的别名。這樣的會議，與其稱之爲『歐安會』，倒不如稱之爲『歐危會』。」

英國「政治和金錢」月刊，也有着類似的看法。它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舊的國際格局正在迅速消失。一種新的格局正在鬥爭中形成，這種鬥爭將加劇，而不是緩和。不管

關係緩和的局面和協議的表面情況怎樣，從根本上來說，隨着資本主義內部的緊張局勢加劇，隨着蘇聯和美國都力求擴張，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歐洲的和平與安全是值得注意的，歐洲安全會議舉行的方式和原則，也同樣是值得注意的。越來越多的國家要求所有歐洲國家應該一律平等，以同樣的權力參加歐洲安全會議籌備工作，反對集團對集團的方式，更不同意由兩個大國背着大家，包辦一切，擺佈歐洲各國人民的命運。這反映了歐洲人民的深切願望。

利銘澤黃瑤璧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JUN 08 2026

HONG KONG POLYTECHNIC STUDENTS' UNION
PRESS COMMITTEE

DATE DUE

Book returned after the latest date shown is subject to a fine.

3 1761 11926324 2

A_HK

H. K. $ 4.50

76